**目** **录**

[**这不过是春天** 李健吾(1)](#bookmark1)

[卓文君 郭沫若(66)](#bookmark2)

[**虎符** 郭沫若(103)](#bookmark3)

**这不过是春天**

李健吾



**人** **物**

警察厅厅长， 年四十余。

厅长夫人， 年近三十。

女子小学校长， 前者堂姊，未婚，年三十余。

王彝丞， 厅长秘书，年约三十。

白振山， 密探，年约五十。

冯允平， 年约三十。

男 仆

**地** **点** **：**北平。

**时** **代** **：**北伐中某年春天。

**时** **间：**第 一 幕 某 日 下 午 。

第二幕次日下午 。

第三幕又次日上午 。

**第** **一** **幕**

一间富丽有致的内客室，近代布置，用起来舒服，看 起来上眼。右方通大客厅，从斜斜挂起的绒帘底下， 传出欢笑的声音。后墙靠近左角，有一小门，通内 院，或出或入，总是顺手关住。

从大客厅进来一位衣饰华贵的少妇，一句话不说，站 住噫了口气，然后三脚两步，全身倒在沙发上，闭住 眼，疲倦极了的样子。她睁开眼，发现男仆立在帘子 一侧，捧着一封公函。

夫 人 ( 恼了起来，翻身坐直。)站在这儿干什么,不把帘子

给我放下来! 男 仆 是，太太。

〔他回身放下绒帘。 夫 人 你手里谁的信?

男 仆 (向前。)厅长的公事。

夫 人 那你跟着我! 男 仆 是，是。

〔他转身趋向小门。 夫 人 回来!什么公事?

男 仆 上头下来的公文，王秘书看过，叫我呈上厅长。

夫 人 哪个上头?拿给我看看!

**男** **仆** **是。**

〔他趋回，递上公文。

夫 人 (看了一眼封皮，扔到圆几上。)左不是些鬼事，有什

么着急的! 男 仆 是。

夫 人 你先去告诉姨小姐，说我有点儿头疼，请姨小姐替我

张罗张罗客人。 男 仆 是 。

〔他过去掀起绒帘，随即侧身而立。 男 仆 姨小姐。

〔女子小学校长进来。

校长(向夫人。)好个自在人儿，偷偷躲在这儿!你就像一 块磁铁，大家一不见你，就别想黏到一块儿。有的拉 长了脸，就欠打座入定的份儿；有的走开找自个儿的 人，去说自个儿的话，倒像不是在谁家客厅，是在什 么陶然亭。一句话，这叫做各奔前程。

夫 人 我懒的应酬，说过来说过去，全是些耳朵听腻了的老 生常谈。

校 长 你不是懒，你是赖。

夫 人 赖也罢，女子一赖就是懒。 校 长 你忘了心字旁儿也成。

夫 人 还是没有心的好。(向男仆。)办你的公事去，老在这 儿干什么!

**男** **仆** **是，太太。**

〔他趋前，拾起公函，转向小门，下。

校长(过来坐下。)你做了好些年阔太太，脾气像是更大

了 。

夫 人 你还当发脾气只是女孩儿家的事。做了阔太太，头 一桩事就是练着使性子。

校 长 我这多年的老姐，不说什么的话，越来还真越不了解 你。外人看，还只当我们浮面儿生活不同，刨开根 儿，满不是这么一回子事。你有你的小性子，我有我 的出发点，自来走不到一条道儿上。

夫 人 不过，有时候一个人，我会无聊到了万分，就跟现在 一样，像个糖稀人儿，躺在椅子里头，热的眼看要归 了原，想——对了，想，想着你的世界，想着我以外的 现实。全是不可知，全在我的能力以外。幸福吗? 也许。反正我没有进去看过。可是叫我打进那层花 纸罩儿，混在里面过活，不客气，我真还没有那股子 邪劲儿。

校 长 其实姐妹里头，还就是你沾个玲珑透剔的边儿。 夫 人 可是我日子过的腻极了，你叫我怎么办?

校 长 听我讲，你可以拿钱买日子过。

夫 人 亏你这小学校长!我问你，谁有钱再买一个丈夫?

再买一个家庭?一个环境?一个世界? 校长问题在谁有钱换的掉自个儿的心。

夫 人 对!还是姐姐，一针见血。告诉我，你怎么那么拿的 稳自个儿?

校 长 我也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不信的话，我的校长让 你做两天。

夫 人 (摇头。)我怕透了你那一群小孩子。

校 长 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小孩子：淘气，顽皮，又残忍，又好 奇，又任性，冷起来井水一样凉，热起来小命儿也忘

个干净，回头玩儿久了，又要说不出地厌烦。 **夫** **人** 你忘掉一样：我不像小孩子那样天真。

校长所以你才愧见我那群小学生。你还记得吗?前年我 请你到学校讲演，你站在讲台上就不知道叽咕了些 什 么 。

夫 人 是的。是的。我想起来了。让我告诉你，我是一道 儿哭着回来的。看着那群小孩子，我觉得——我什 么也不觉得，就觉得伤心。(站起。)我要到里头歇

歇，你代我张罗一下客人。 校 长 你坐下，我有话告诉你。

夫 人 我听腻了，准是学校募捐。

校 长 那也是一桩事。不过，坐下听我说，你一辈子也想不 到。

**夫** **人** 啊!?(重新坐下。)是不是太阳打西出来?

**校** **长** 我不像你那么悲观。太阳不会打西出来。地球也不 会停着不转。

夫 人 我看你带了好风儿来。说罢，我那点儿要困的意思 也溜了个快。

校长有 一 个朋友打远地方来看你。

夫 人 看 我 ? **校** **长** 看你。

夫 人 讲在前头，要是谋事，我不见。

校 长 你简直忘记天有多高，地有多大，人有多少。 夫 人 你也熟识?

校 长 托 你 的 福 。 夫 人 老朋友?

校 长 你多年不见的朋友。

夫 人 冯允平!

校 长 我瞧他这一趟不白来。你还没有忘掉他的名字。 夫 人 你怎么晓得他来?

校 长 他上午到学校看我。 夫 人 于是向你打听我。 校 长 不错。

夫 人 他要见我一面。 校 长 不 错 。

夫 人 老天爷，我的心要跳出腔来。

校 长 我以为你把他忘干净了，所以听到他讲起你，我才答 应给他做先容来的。

〔男仆由小门上，打算溜出去。 夫 人 你放心，我没有什么。

校 长 (瞥见男仆。)回头有位谭先生拜会太太，你一直领到 这儿来。

男 仆 是，姨小姐。

〔他走向客厅。

校长(叫住男仆。)喂，你先给太太倒杯茶。 男 仆 是 。

〔他由客厅下。

夫 人 他一直到这儿来看我?

校 长 请问，不是这儿，倒是什么地方?

夫 人 (嗫嚅。)自然啦，自然啦。我是说他一直来?

校 长 难道还像当年你做小姐的时候，叫人家曲里拐弯儿 地来?

夫 人 看你把我说的!

校 长 我不说了，你先喝口茶再讲。

夫 人 你这刁难的姐姐!(呼唤。)高陛!你把茶倒到哪儿 去了?

〔男仆应了一声：“来啦!”用茶盘托上两杯茶，放在她 们面前。他停了停。

校长(向男仆。)记住领谭先生到这儿来。 男 仆 是 。

〔他由客厅下。 校 长 请 茶 。

夫 人 我不渴。

校 长(加重。)请茶，厅长太太。

夫 人 (叹气。)是啦，校长先生。(抿了口茶。)你说他马上 就来?

校长我们约好了时间，是我先来你这儿等他。 夫 人 其实用不着。

校长(站起。)我倒这么想来的，不过，我怕你小孩子脾气， 先说一声，你好有个准备。

夫 人 停住，姐姐!(起立。)我还是不见他。 校长(看着她。)你不见他?

夫 人(气馁。)我见他。(沉默。)你刚才说他姓谭?

校长是的，他改了名姓，叫作谭刚。这是上海姑爷的姓。 夫 人 那么,我称他表哥?

校 长 随你便儿。倒说，你帮我募的款呢? 夫 人 我捐五百。

校 长 谢谢厅长夫人。厅长呢? 夫 人 也写上五百。

校 长 现在我该走了。

夫 人 还有句话。好些年没有见，你看他变了多少?

校长我看他还是那样，比以前也许多了点儿风尘气息。 夫 人 停住!你看我现在还有往日好看吗?

校 长 (折回。)妹妹，你别胡涂。现下我们全上了年纪，各 人有各人的正经，你要是不怕人家打搅你，也得防你 担搁别人。他来看你，是老朋友；你接见他，是老朋 友。款待的好一点儿，应该；款待的坏一点儿，没有 人挑剔。可不是，你得想到自个儿名声，——还有你 那位厅长大人。

夫 人 是啦，我的老师。你不多坐坐吗?

校长我不走。刘大夫的太太病了，他自个儿，还有三个外 国大夫，都诊不出是什么缘故，据说来了一个捉鬼 的，病就好了。我倒要听刘大夫讲，到底是怎么回子 事。是个什么样儿鬼。你不到客厅来?

夫 人 到客厅去听刘大夫的连篇鬼话?我耳朵留着还有旁 的用处。

校 长 你像一点儿不赏识他。他知道了，不晓得要多么伤

*心* *。*

夫 人 他自个儿明白，不是我不赏识他，是我的胃病不赏识

 他 。

〔男仆由客厅上。 男 仆 太太，谭先生。

夫 人 请到这儿坐。 男 仆 是，太太。

〔他由原路下。

夫 人 怎么好，这儿也没有个镜子!你先替我陪陪他。(驰

向小门，回身。)我去照照镜子就来。 〔校长等着客人。男仆让进冯允平。

男 仆 (看见太太不在了，微微一惊。)谭——谭先生。 **校** **长** 谭先生，请坐。

**冯允平** 厅长太太—— **校** **长** 马上就来。

〔男仆由小门下。 **冯允平** 你说过我来看她?

校 长 我说过了。(让他坐在沙发上。)怎么样?不像你想 的那样紧张，是不是?你以为侯门似海，她见客不会 自由。现在你可以证明你多错误。你走过客厅，看 见的许多男男女女，都是女主人的客人，男主人向例 不闻不问，这正是新式富贵人家的好处。你不知道， 你这一来就往里面儿请，马上会招那群男女客人美 嫉。我希望你过不了两天，便自动流放到外边那群 南北杂烩、中西合璧的例客里头。

冯 允 平 (微笑。)两天以后，我该走了。 校 长 走的话，你顶好不来辞行。

冯 允 平 噢 ! ?

校长你奇怪吗?好些年了，我们姐妹绝口不谈你，就跟世 上没有你这人活着一样。不过，人就这样儿怪，别瞧 她表面上跟你不相干，别瞧她做了厅长太太，她还在 想着你。方才她在这儿坐着，听见你来，她转身跑到 后院，不是躲你，是为照照镜子。

**冯允平** 我可没有准备来做爱。 **校** **长** 现在准备还来得及。

**冯允平**(微笑。)是准备接受，还是准备拒绝?

**校** **长** (笑。)这应当问你自个儿。(转念。)不，应当问你的 责任。

冯允平 我姓谭，她不疑心?

校 长 她一时分心不到这上头。

**冯允平** 你想，我瞒她能够瞒到底吗?我还真怕。你听我讲。 我不是怕我泄漏我自个儿的底细，是怕我往年爱她 的那颗心会死灰复燃，出卖了我自个儿。我这颗心 十年前受够了苦，我怕它不大不小来上一个报复。 那我就毁了，我就全部毁了。

校长我相信你不会。我要是不相信你的话，我绝不会给 你险上添险。

冯允平 十年前我尝够了爱情的风险，所以，我怕——你知 道，已经走到这儿大门口，我还直想不进来，要不是 底下人冲我吆喊：“你在这儿探头探脑做什么?”我十 回有九回怕要爽约了。你说她没有忘记我，她还像 爱我——

校 长 我觉得，可不是，我正这样想：她的爱情是一种方便， 不但不妨害你，反而对你有利。这是一种保障。

冯允平一种保障?你是说-

〔男仆推开小门，侧身而立。

男 仆 厅长太太。 〔客人起立。

〔夫人飘了进来。她换了一身衣服。她向冯鞠躬，向 校长微笑。

夫 人 (站住，回男仆。)打电话请白先生来，厅长等着见他。 男 仆 是，太太。

〔男仆向客厅下。

校长(向夫人。)我上前边去。 夫 人 你不多坐坐?

校长我前边替你照料客人。 **夫** **人** 敢情好，谢谢姐姐。

**校** **长** (向冯。)谭先生，失陪。

〔她向客厅下。

**冯允平** 好些年没有见，这回好容易来到老地方，决定先看看

你 。

**夫** **人** 多谢你的决定。我们这边儿坐下谈，好不好? 〔彼此客客气气地就坐。

**夫** **人** 喝茶吗?这是才刚给姐姐倒的，她还没有喝。 冯允平 谢谢。

夫 人 也许有点儿凉了，再给你换杯热的。 **冯允平** 不用了。

〔夫人并没有站起叫人换茶。她不愿意有人打搅他

们谈话，可是她一时想不起话说。 **冯允平** 你还是那样好。

夫 人 是吗?我自个儿倒不觉得。有时候闹点儿胃病，有 时候来点儿肝气，其实日子过得舒坦坦的。大夫的 话就跟大夫的药一样，我觉得全没有意义。

**冯允平** 记得老早你就有胃病，不想一直跟到如今。

**夫** **人** 所以我也就宝贵起它来，更不肯一下子把它治好，不 说别的，先是个老伴儿，天晴也罢，天阴也罢，到了它 要来的时候，自来没有错过一分一秒。比起热锅上 的蚂蚁，我是说，比起情男情女们的寒暑表，不知道 要准多少!

**冯允平** 是的。

〔反而沉默下来。

夫 人(故意。)你说什么,Mr. 冯?

**冯允平** 你忘了，我姓譚。

夫 人 对不住，从前叫溜了嘴，虽说隔了若干年，究竟熟的 占先，可是你也怪，多年不见，回来怎么连姓也换了 呢?不过，这年头儿，共产共妻全可以，你可不要怪

我多此一问。

**冯允平** 你早应该问。

**夫** **人** 那么,为什么呢?

**冯允平** 其实说起来也可笑。 一个人做事，做了好久没有想 到为什么,等后来想到了点儿意义，怕是任吗儿意义 也没有的时候。譬方说，你穿一件衣服，一点儿没有 穿旧，样子也还时髦，可是你不高兴穿，就是不高兴 穿，当着一柜子衣服，你就许挑了一件又旧又不时髦 的东西，老妈子站在旁边瞪着眼睛看你，怎么样?你 一摔头，披上身，走出了屋子。为什么,就是自个儿 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夫** **人** 我也许有这种不快活的时候。不过，这太反常，只能 算做例外。

**冯允平** 不快活，就是他一个人一不快活，做什么也带点儿蛮

不讲理。他不快活，并非不想快活，他想尽方法欺哄 自个儿，明明是自个儿，他偏以为改个名，换个姓，好 比孙猴子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一个新人似的。实际 满不是这么回子事，不过这样因循惯了，久了，全社 会接受了他的改换，他还真以为自个儿连皮带肉都 改了模样，要是有人冷不防叫他一声旧名字，他反而 吃一惊，吓一跳，心想人家叫错了他。

夫 人 原来改名换姓还有这样一番大道理，我可头回听见。 你现在一定很快活。

12·

**冯允平** 不敢说快活，至少日子过的有点儿意义。

夫 人 你是说从前日子过的没有意义。(拦住他开口，)不 用辩。喝茶。好不好?还不太凉。

〔冯端起茶杯。夫人隔着茶杯端详他。 一时断了话 绪。

冯允平 我可以见见厅长吗?

夫 人 当然可以。不过昨儿晚晌打了一夜牌，现在刚起床，

在里头用早点。(尖而且利。)你有事由儿见他吗? 冯允平 没有。不过既来看你，似乎应该拜见一下你丈夫。

夫 人 (讥嘲。)多年不见，你竞彬彬有礼起来。可是你知 道，凡是我的客人，没有一个特地要求见一下我丈夫 的。

冯允平 我也不是特地，只觉得规矩上，应该有这么一句就是 了。

夫 人 我就觉得你跟从前有点儿不一样，越听你的话，越证 实我的印象。我还记得你走的时候，好多年了，你也 许一点儿不记得。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女孩儿家，一 个自作聪明，却又傻透了的年轻姑娘，如今我老了， 真个的，老得不成话了。我才刚进来的那个当儿，不 是姐姐在，你敢认我吗?

冯允平 我特地声明一句，我丝毫没有恭维你的意思。我看 不出你跟从前有什么不一样，更有风韵也难说，除 去……

夫 人 除去上了点儿年纪。

冯允平 不，除去如今多添了点儿威严。

夫 人 谢谢你的盛意，给我挑了这么一个望而生畏的字眼 儿。其实用在警察厅厅长夫人身上，倒是一确百确，

不亏你这多学的才子。

冯允平 (微笑。)你一点儿不像厅长夫人，倒像厅长秘书，前 清应该是衙门里的师爷。你很有深文周纳的本领。

夫 人 承情之至!你可千万别再给我添上一个形容师爷太 太的字眼儿。那我可就离进棺材不远了。

冯允平 的确是我言重了。(预备告辞。)改一天我再来赔罪。 夫 人 倒说，你住在哪儿?不，我不放你外头住。你行李存

在什么地方?我打发人搬过来。 **冯允平** 我还是住在外头旅馆方便。

夫 人 住在我这儿有什么不方便?我派两个听差伺候你， 随你支使。

**冯允平** 用不着底下人伺候。

**夫** **人** 那更好。你高兴几点钟睡，几点钟睡，几点钟起，几 点钟起。你出门，顶多下人站起请个安，你回来，顶 多再一个安，没有一个人盘问你的底细。

**冯允平** 我也许不辞而别。

**夫** **人** (起立。)跟往年一样?(微笑。)你这个怪人!可不 是，你这么多年都在什么地方?

**冯允平** 没有一定，差不多哪一省我也走过。 **夫** **人** 你全看到些什么?

**冯允平** 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尽的。

**夫** **人** 好罢，留着慢慢讲。这些年，你一定恨我恨透了，不 是吗?

**冯允平** 爱人的人没有恨。我有的也就是觖望。

夫 人 你说这话，也许是因为你后来忘掉了我，可是起初那 一年呢?

冯允平 我想法子体谅你。

夫 人 究竟是表哥，处处留情分。你是我表哥，你知道吗? 冯允平 这太体面了我。

夫 人 你高兴跟我演这出戏吗? 冯允平 什么戏?

夫 人 新名词儿，就叫人生罢。不过在我们合演以前，你得 先叫我知道你的一切，例如你的性情，你的喜好，你 的动作，你的来历，等等。

**冯允平** 你愿意先知道哪一样? 夫 人 先说你打哪儿来的?

冯允平 汉口。

夫人 真个的?(稍缓。)你在汉口做什么? 冯允平教书。

夫 人 那么,你不好好教书，跑到北边做什么?

冯允平 回来访访小时候青梅竹马的痕迹。 夫 人 这只是一个原因。别的呢?

冯允平 一个还不够?原因太多了，反而不知其所以。 夫 人 此之谓遁词。

冯允平 口试了半天，你看我还合格吗?

〔夫人正预备答复，小门忽开。厅长进来，手里拿着

那封公文。 〔 冯 站 起 。

厅 长 (向冯。)对不住，请坐。(向夫人。)白振山还没有来? 夫 人 电话早打了去，该是来的时候。(指冯。)你们不认识

吗?这是 谭，谭先生。我们是亲戚。(向冯。)这 是厅长。

〔冯鞠躬。厅长点点头。

厅 长 (向夫人。)记得你有个姑家姓谭。

夫 人 这正是那面的表哥，你还有事吗?

厅 长 我等白振山

**夫** **人** 那，你们俩在这儿谈谈，我去叫人收拾一间屋子出 来。

**厅** **长** 你留谭先生家里住?

**夫** **人** 你猜了个对。(向冯。)少陪，谭先生。

〔她由小门下。

**厅** **长** 谭先生请坐，不用客气。 **冯允平** 是，是。

〔彼此坐下。

厅 长 (始终拿着那封公函。)台甫 —

**冯允平** 刚，单名，没有字。

**厅** **长** 还是起个字儿，好称呼。 **冯允平** 是，是。

厅 长 我早已听内人说起令尊，好像在南方经营什么公司

来的。

冯允平 是的。说不上经营，只是尽力维持而已。

厅 长 开在什么地方?上海? 冯允平 是上海。

厅 长 关于哪一方面的? 冯允平这 … …

厅 长(哈欠。)记得是纺织，是不是? 冯允平 是纺织。

厅 长 我晓得有好几家，公司虽说开在上海，工厂可全在浦 东。

冯允平 工厂设在中国地面，比较省钱。

厅长 不过资本也过分小不得。令尊那方面不知道是独力

经营，还是集股合办? 冯允平 这……独力经营。

**厅** **长** 少说也得十万资本。

**冯允平** 总在十万以上，我向来不经心，不大清楚底细。 厅 长 我听你说话不带上海口音。

**冯允平** 我从小儿在北边上学，嗣后又不在上海做事，自然没 有上海口音。

**厅** **长** 我就说来的。(哈欠。)这几年你在什么地方贵干? 冯允平 我在汉口教书。

厅 长 教 教——教书也就够苦的，你有位表姐，内人的 堂姐，办了个女子小学，成年闹穷，天天拿着簿子募 捐。(若有所触。)你既然在汉口，广东的消息总该靠 近些。你没有听到什么风声?

**冯允平** 也不过是报纸上每天登出来的消息。我动身那天， 据说革命军已经出了韶关。

厅 长 (意想不到。)出了韶关! **冯允平** 我看的是汉口英文报。

**厅** **长** 北边消息沉闷得很，简直不知道。(喃喃自语。)出了

韶关!也许我管的是警察，不是军队，所以总部没有 告诉我。(醒觉。)呵，呵，就你看，所谓革命，有没有 成功的一天?

冯允平 眼下完全是军事问题，胜了就成功，败了就不成功。 没有什么道理。

厅 长 不过，这也要看人心的倾向。我听说，现下教育界全 成了革命党。

**冯允平** 不见得全是。例如我也教书，我就没有加入。我的 同事里面，也极少听说是。

厅长 这跟前清末年一样，秘密结社集会，外人很难探出底

细。倒说，你在什么学校教书? 冯允平 在 一 个私立中学。

厅 长 那就差多了，勿怪乎你不清楚。 冯允平 是的。

〔厅长的注意力有些涣散，打了一个哈欠，发觉并不 雅相，急忙站起掩饰，可惜又是一个懒腰。

厅 长我的精神实在不济，昨儿晚晌打了 一夜牌，早晨才困 的觉，不等起床，就有公事等着办。

〔他看着手里的公文。 冯允平 厅长过于辛苦。

厅 长 又是一件麻烦事，总部不知道接到了哪儿来的报告，

净是些无踪无影的题目。 **冯允平** 是的。

〔厅长在圆几旁边踱着。冯预备起立。

厅 长 你坐你的。我走走还振作点儿。(站住，牢骚。)其实 也不过是芝麻大的小事，捉一个无名无姓的人，回头 或许再放一个无名无姓的人，然而交代不下来，遇到 楣头上，就许为这一点点小事，坏掉自个儿的前程。 好些人憋着等你下台，专等机会攻上来。不做人家 官，不属人家管，这话的确有道理。还是经商好，令 尊实在具有先见。

冯允平 一样没有多大指望。 〔夫人由小门上。

〔冯站起。

夫 人 你们知道吗?丁香芽子褪出苞皮，简直要绿起来。 春天到了!这一冬天，又是风，又是冷，活不把人闷

死!

厅 长 小孩子!

夫 人 (鞠躬。)我不是同你讲话，厅长大人。

厅 长你一点不懂事，广东军队已经出了韶关!

夫 人 (扬头。)欢迎!我代表全华北欢迎 厅 长 你急死人!

夫 人 (行近。)得啦，别生气，看你也成了小孩子。韶关，韶

关，你还不照样儿做官! 〔厅长气不得，笑不得。

〔男仆由客厅上。 男 仆 白老爷到。

〔白振山由客厅上。

**白振山** (向厅长鞠躬。)厅长! **厅** **长** 我等了你好半天!

**白振山** 是，小的下回知道。(向夫人鞠躬。)厅长太太! **夫** **人** (点点头，转向冯。)我们上客厅坐坐。

**白振山** (向冯。)不敢请教。

**夫** **人**(向白。)谭先生，我南边的亲戚。(向冯。)这位是顶 顶大名的白振山，白密探。送到他手上的性命，一年 不知道要有多少。

**白振山** 多谢太太夸奖。(向冯。)以后盼望多加指教。

**夫** **人** (向冯。)走我们的。别理他这一套。全是假招子，等 你犯到他手上，他会一抹脸，直起腰来不认人。

**白振山** (笑。)看太太把我说的! 〔夫人偕冯走向客厅。

〔男仆过来收起茶杯，由原路下。 厅 长 (坐沙发上。)坐下，振山。

白振山 厅长尽管吩咐，我站着就成。 厅 长 你坐下，我有公事给你看。 白振山 是，谢谢厅长。

〔他似坐非坐地坐在沙发外沿。

厅 长 (递过公函。)你先看一遍。 白振山 是 。

〔他恭而敬之地看着函内的公文。 〔厅长捶着腿，打着哈欠。

〔白放下公文，抬起头。 厅 长 怎么样?

白振山 看起来很告棘手。这上面 一 点线索也不给。 厅 长 他叫什么来的?

白振山 (重看一遍公文。)叫冯允平，名字生生的，头回见到。

厅 长 上面说是广东派来的， 一定是呜啦呱啦的一口广东 腔 。

白振山 厅长想的到。

厅 长 车站上你得多留神。 白振山 怕是已经到了本地。

厅 长 各栈房的客簿子，你不妨加细调查。

白振山 (不耐烦，而又不得不耐烦。)是，小的知道。不过，厅

长…… 厅 长 你说。

白振山 总部行下的公事，我们自然加紧办理。不过， 一点着 落没有，平空逮这姓冯的，又不晓得他一点儿底细，

要是不出点儿赏额 …… 厅 长(倦容。)我记在心上就是。 白振山 不过，这 … …

厅 长 等我明天听了你的回信再说。

〔男仆捧上两杯茶，放在他们面前。 〔厅长欠身，意思是请茶，也是送客。 〔白收起公文，站起。

**白振山** 厅长请便，小的告辞。 〔王彝丞由客厅上。

厅 长彝丞，你来的正好。你陪振山谈谈，我到后面有事。 **王彝丞** 是，厅长。

〔男仆趋前开开小门。

**厅** **长** 记住后天请客。

**王彝丞** 是，厅长。还有，前天破的那个大赌案。(趋前，低

语。)厅长的意思是?

厅 长 你调查清楚了里头没有总部的人?

**王彝丞** 有一位财政部司长。 **厅** **长** 噢 ?

**王彝丞** 此外顶高的角色也就是些买卖人，东家，掌柜……还 有两三个窑姐儿。

**厅** **长** (思维。)先把窑姐儿一百块钱一个放出去。 **王彝丞** 此外那些人?

**厅** **长** 缴一千块钱的，打好铺保，先放出去。 **王彝丞** 是。(追上一步。)那位司长?

**厅** **长** 就当没有这人，多扣他几天。 **王彝丞** 是，是。

〔厅长走出小门，男仆随下。

**王彝丞** (走向圆几。)我看你这件事不好办。

**白振山** 厅长看事看的太容易。革命党不比毛贼，上头要是 不出点儿赏额，底下人没有法子着手。

**王彝丞** 这跟赏额也有关系?

**白振山** 平常捉贼的话，上头不声不响，我们也自告奋勇。这 里头出出入入全是油水。我自个儿奉公秉法，不在 乎赏额这几个钱，不过我那一把子人，不像我，单凭

厅长的情分。有钱能买鬼推磨，秘书明白。 **王彝丞** 不瞒你说，我不明白。

**白振山** 好比逮个革命党，不是哪个学校的穷学生，就是哪个 学校的穷教授；你踏扁了他们的屋子，左不过是堆烂 纸，再也不过是包洋取灯儿。这些年轻人，狂了起 来，比疯狗还难惹，比风地里的石碑还硬气，挤不出 一个销子。不是上头催的紧，我们宁可不理这当子 事。所以秘书明白，这得额外颁赏。

**王彝丞** 譬如要逮这个姓冯的，就你看，应该来个怎样的数 目?

**白振山** 少不过一千块钱。

**王彝丞** (摇头。)你贪心太重。

**白振山** 别瞧一千块钱，我不要一个销子，这全是赏给出力的 弟兄们。

**王彝丞** 我看有些难。厅长垫不出这笔款子。

**白振山** 垫当然垫不出，谁不知道咱们厅长两袖清风?(低 声。)我是说，随便哪儿挪动挪动，好比说，那个大赌 案 ……

**王彝丞** (不许他说下去。)你越说越不像话。

**白振山** (叹气。)好罢，我回去跟弟兄们商量商量看。 **王彝丞** 你心上有没有一个谱子?

**白振山** 我先叫人上各学校走走。(换题。)你看见太太那位 亲咸没有?

**王彝丞** 我才刚在客厅遇见。 **白振山** 他姓评，不是?

**王彝丞** 是吧，说同太太是姑表。

**白振山** 他是哪天来的?咱们就没有听人说到。 **王彝丞** 才打汉口来的。我们前头坐坐。

**白振山** 好的。(一边走， 一边说。)你应该多同他亲近亲近， 我看太太很信得过他。而且，你替我留留神，他也许

能够帮我忙，找出那姓冯的。

**王彝丞** 叫你一看，天下没有一个好人。 **白振山** 有一个，至少。

**王彝丞** 谁?不是你自个儿?

**白振山** 那怎么能是我自个儿?(手向内指。)我说的是我们 上 司 。

〔两人会意而笑，向客厅相让而行。

——幕

**第** **二** **幕**

还是那间内客室。

厅长踱来踱去，最后站住了，看着他的秘书。秘书坐 在沙发上，一边翻阅圆几上的文件，一边观望厅长的 颜色。

从客厅那面传来烦激的琴声。厅长过去放下绒帘。 琴声虽然微弱，还是传了过来。

**厅** **长** 你说是今天早晌送来的。

**王彝丞** 那位司长的太太亲自送来的，是一张五千块钱的支 票，票面开的是太太的名字。

**厅** **长** 这就好。此外那些人呢?

**王彝丞** 那两三个窑姐儿当夜就放出去了。来领她们的几个 老鸨缴了一百块钱，千谢万谢，直说大人清廉。此外 嘛，已经有两个缴了一千块钱，打好铺保放出去。不 过，厅长……

**厅** **长** 不过什么?

**王彝丞** 不过里面有一个人，怕缴不出这笔款。他女人亲自 央过一趟，说是一家子等他现挣现吃，就是卖了家

具，也凑不上来。 厅 长 没有钱也进赌场?

**王彝丞** 是，是。

**厅** **长** 这样办吧，随他缴多少，那就算你的吧。 **王彝丞** (喜出望外；站起。)谢谢大人。

**厅** **长** 你坐下。

**王彝丞** 是，是，(重新坐下。)那位司长—

**厅** **长** (思维。)昨天你发出去的请帖，说是有一个人不能 来。

**王彝丞** 是的。他自个儿作东。

**厅** **长** 好，你补一份请帖，送到那位司长家里。 **王彝丞** (莫明其妙。)可是他本人还在厅里押着。

**厅** **长** 回头你拿我一张名片，亲自把他放回家，就说厅长不 知情，请他原谅。然后用我的汽车把他送回去。

**王彝丞** (恍然大悟。)是，是。

**厅** **长** 这得你自个儿去。还有，请帖要在他回家以前送到。

**王彝丞** 小的知道。

**厅** **长** 白振山没有送信来?

**王彝丞** 没有。

**厅** **长** 那姓冯的一定要逮住才好。方才总部打电话，还提 起这个人来。

**王彝丞** 我再嘱咐白振山一声。(讨好。)今天早晌太太开了 一张支票，交我送给方小姐。

**厅** **长** 多少钱? **王彝丞** 一千整。

厅 长(惊。) 一 千整?我 一 个月的薪俸也不过五百!(过去 掀起绒帘，向外呼唤。)月华!停住!我问你一句话。 〔琴声陡止。

**王彝丞** (不安。)厅长，这……

**厅** **长** 你送去了没有?

**王彝丞** (站起。)我亲自送去的。

厅 长 你前面去。没有看过的信，留下给我看。记住告诉

白振山的话。 **王彝丞** 是 。

〔他拣起看过的文件，走向客厅；他掀起绒帘，正好夫

人进来。 **王彝丞** 太太。

〔等她全然进来，他走出去。 夫 人 叫我做什么?

厅 长 (反而不知道如何出口。)你弹了好半天琴，也不觉得 手指头累。

夫 人 你说有一句话问我。 厅 长 你听错了。

夫 人 没有别的话讲?

〔她走向客厅。 厅 长 你去做什么?

夫 人 接着弹我的琴。

厅 长 回来，回来，我真的有话问你。 夫 人 (转回身。)问吧，我听着。

厅 长 这……这……我听说你早晨开了 一张一千块钱的支 票。

夫 人 难道开错了数目? 厅 长 不是，不是。

夫 人 开少了数目?

厅 长 更不是，更不是。你过来坐下，我们好谈话。 夫 人 谨遵台命。(坐在沙发上。)说吧。

厅 长 你 太 — **夫** **人** 太怎么?

厅 长 太，太令人难堪。

夫 人 噢!换个样儿好吧。(作态。)厅长中不中意?

厅 长 其实我一个字没有说，你又何必生气? **夫** **人** 岂敢!我听大人吩咐。

厅长说正经，你花钱，我从来没有问过。不过，你也应该 有个节制。百儿八十已经不可以，要是见天价一千 一千地送人，我们可送不起。你没有经过折磨，不晓 得处世的艰难，这我不是不明白。不过目前这时局， 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变动，如今人心不古，我们宁可 负人，不要负已。能多存几个钱，多存几个钱。万一

我下了台，没有官做，你也不愁吃用。 夫 人 谢谢你这番指教。

厅 长现在告诉我，你送那一千块钱干什么用?

夫 人 你想知道吗? 厅 长 你叫我评评看。

夫 人 好吧。我还忘了告诉你，里面有五百是你捐给学校 的 。

厅 长 我几时捐的?一捐捐这么多?

夫 人 另外五百是我捐的。

厅 长 我捐了钱你还捐?这……这简直是阎王捐。我从来 没有听说过。

夫 人 现在让你听说听说。

厅 长 这样捐下去，不上一个月，我会一贫如洗。

夫 人 也不过是个返本还原，有什么希罕!你公家挤来十 万，我这儿还上一千，就把你难受了个皱眉头，瞪眼

睛，吹胡子，打心窝里疼起!

厅 长 你一点不知道钱进来多不容易。哪怕是一文钱，我 也费了老大心思弥补。 一捐就是一千，别人还当我 是财主。张扬出去，不等革命党打过来，这边军费先 就勒我一个死。

夫 人 我想不到做阔老爷还有这么多的苦衷。 厅 长 现在你也知道知道。

夫 人 这样吧，回头姐姐来，我让她捐簿上一总改成四百。 厅 长 太多，太多。

夫 ·人 二 百 。

厅 长 就算二百吧。可不要忘记报上启事也是二百。 夫 人 自然。

**厅** **长** (拿起圆几上的信件。)我到里面看看这些东西去。 (卖人情。)你那姓谭的亲戚，看谋个什么事相宜?

夫 人 他向你说谋事来的? 厅 长我想起来问问。

夫 人 不劳您操心。你们这些大人老爷们，不敢见个半生 不熟的脸，见了总以为是谋事的。倒像离开你们，人 人不用想活着。

厅 长 哪儿话!看你把我形容的还像人!(走向小门，转回 身。)你今天闲得很。

夫 人 我忙了一早晨，看人解开园里的稻草，又是洗，又是

浇，弄了我一身泥土。 厅 长你的兴致好了起来。

夫 人 可不是，我也随着春天换季。

厅 长 (搭讪。)我到里头看看这些信去。 〔他由小门下。

〔不过无聊没有跟出去。夫人伸了伸懒腰， 一言不 发，望着绒帘。

〔绒帘动了。王彝丞掀起绒帘，空着手，活像无事人， 轻轻走来。

**夫** **人** (动也不动。)厅长刚刚里头去。

**王彝丞** (行近。)不，不，我回来为的跟太太打听一件事。 **夫** **人** 噢!你请坐。

**王彝丞** 不敢，不敢。

**夫** **人** 得啦，坐下吧，沾了官字边儿的人，老是这么不爽快。 **王彝丞** 是，是。(就坐。)这是，今天晚晌我想约几位朋友便

饭，其中有谭先生，昨天才来的谭刚谭先生，算是接 风，也算是洗尘，我要打听的就是谭先生的大号怎么 称呼。

**夫** **人** 你预备下请帖? **王彝丞** 这样恭敬些。

**夫** **人** 你还是问他自个儿好。

**王彝丞** 已经认识了，再问，未免不好意思。

**夫** **人** 做了两年秘书，你学了许多礼貌。勿怪厅长屡次向 我夸你，说是年轻人里头，数你可靠，你能够在小事 上用心，足见平日为人谨慎。

**王彝丞** 太太谬奖。

**夫** **人** 我一点儿没有过分，这只是就事说事。不过就事说

事，我还有点儿建议。 **王彝丞** (诚惶诚恐。)是，是。

**夫** **人** (继续。)你巴结老爷，不要忘记巴结太太，说真个的， 只要一件事做顺了太太的心，不出三天，包你连升三 级。可是老爷，只有办公时候才记着你。

**王彝丞** (情急。)太太，太太。

**夫** **人** 你自个儿亲眼看见的，每天老爷接见的客人比我多，

可是能够见到我的，先有官做。 **王彝丞** 是，是。

夫 人 所以作官第 一个秘诀，是讨上司太太欢喜。因为你 人太老实，仅仅做过两年秘书，还缺点儿经验，所以 我特意一五一十告诉你。至于我那位亲戚的别号， 叫做允平。

〔她站起来，不等分辩，由小门下。

〔王出了一身冷汗，一副可怜相，结结巴巴想申辩一 句，却又怕分外触怒，只好唯唯否否。看见她走，他 想追上她，挽回他摇摇欲坠的命运，然而他立不起 来。仿佛一千斤担子的畏慑，羞愧，愤抑与渺小之感 压住他的两肩。等他恢复了常态，他才发现白振山 早已站在他的旁边，于是慌忙欠起身来。

**王彝丞** 请坐，请坐，我没有听见你脚步响。 **白振山** 你怎么啦?气色难看得很。

**王彝丞** (苦笑。)没有什么,我想点儿私事。那姓冯的有没有

下落? **白振山** 没有。

**王彝丞** 厅长叫我催你，说总部来了电话。 **白** **振** **山** 电话里没有提起赏额?

**王彝丞** 没有。

**白振山** 不瞒秘书，我派好弟兄们，上各学校侦察，不过能不

能够逮住这个姓冯的，全看赏额。 **王彝丞** 我不敢回厅长话，你这近乎要挟。

**白振山** 好在姓冯的没有下落，我们不妨谈谈别的。我进来

的时候，觉得有人刚从那边走出去。那是谁?不是 厅长?

王彝丞 不是厅长。

白振山 准是厅长太太。 王彝丞 就算是罢。

白振山 呵!(低声。)究竟怎么回子事?我向来口紧，你何妨 说说看。

王彝丞 说也没有什么。是我倒霉，碰上了她的脾气。我糊

里糊涂受了她一顿教训。

白振山 (有兴趣地。)哼，哼，她教训你。

王彝丞 早晌她开了一张一千块钱的支票，交我送给她堂姐。 白振山 一千块钱!你说的是方小姐?

王彝丞 正是那位小学校长。方才回公事，我信口把这事讲 给厅长知道。

白振山 噢，噢，你说，你说。

王彝丞 厅长马上叫进太太来。一看情势不妙，我溜出屋子， 放下公文，回来偷听他们说什么。

白振山 还是你有心眼儿。

王彝函 原来那一千块钱是太太应下小学校募捐的数目。

白振山 准我打一句岔。都像太太那样慷慨，顺水推磨，没有

一桩难事。可惜我是密探，不是府里的人，要我是 你，宁可少伺候老爷，也要多服侍太太。

王彝丞 对!她就这么教训我的。 白振山 看!这还算她厚待你。

王彝丞 不过她另借了一个题目。

白振山 自然!不是我说，你还真有点儿老实。

王彝丞 可是，你知道，——呵?(如有所触。)真怪!(沉住

气。)公文上那姓冯的，是否叫做允平? **白振山** 冯允平，一点儿不错。

**王彝丞**，这姓谭的，字儿也是允平。 **白振山** 他自个儿说的?

**王彝丞** 我打算晚晌给他接风，问太太来的。

**白振山** 可是他姓译，又是太太的表亲。 **王彝丞** (无话可说。)哎，就是这个不对。

〔两个人聚而复散， 一个立住发愣， 一个排徊思索。 **白振山** 谭先生在不在?

**王彝丞** 说是一早儿出门，到如今没有回来。 **白振山** 他来这儿做什么?

**王彝丞** 没有听人说起。他自个儿更少开口。这人不是有点 儿傻瓜，就是有点儿装蒜，问一句，答一句，像应声虫 儿，又像拘谨的君子， 随便你挑一样好了，反正

都是那么一回子事。

**白振山** 他是不是对你才这样? **王彝丞** 你是什么意思?

**白振山** 这，这很简单。他有心顶你秘书的位子。

**王彝丞** (其心如揭。)我怕的正是这个。十之有九，他存了这 心。即使他没有存下这心，看来也免不掉这一步。

刚才太太那套话，说不定是讽我辞职。 **白振山** (劝慰。)我想不会。

**王彝丞** 你叫我怎么办?我好容易混到这般地步，混稳了这 碗饭吃，要是丢了，别的不提，我那一家大小，老兄不 知道，我另外还有一个女人，另外还有一份儿家。从 大学毕业，混到今天这个秘书位子，这中间我呕了多 少心血!(不知如何方好。)我看他就是姓冯的那革

命党!他不会姓谭，那是骗人的!他父亲在上海开 工厂，为什么他反而打汉口来?

**白振山** 你不许人家汉口有分厂?

**王彝丞** 为什么他不在汉口，跑来抢我的位子? **白振山** 我簡直不明白你。

**王彝丞** 他在汉口还教书，不是革命党是什么? **白振山** 他教书?

**王彝丞** 他自个儿说的。难道这我也诬赖他? **白振山** 什么学校?

**王彝丞** 连厅长都不清楚，我怎么知道? **白振山** 你说晚晌请客，带上我，成不成? **王彝丞** 好的。

**白振山** (警告。)有人来!

〔他们分开，望向客厅那面。

〔男仆掀起绒帘。他闪在一侧，让进冯允平。后者捧 着一大把将放未放的桃花，瀟洒而且轻松。

男 仆 谭先生请坐。您用过午饭没有? 冯允平 用过了。太太呢?

**男** **仆** 在里头。我进去回一声。 〔男仆由小门下。

〔冯趋向王白；他们笑脸相迎。

**王彝丞** 哪儿去了一趟，带回这么好看的桃花? **冯允平** 从朋友园子掐来的。

**白振山** 真是到了春天，花儿全要开了。好些天没有上公园，

哪天也得走走。谭先生这次来，去过公园没有? 冯允平 还是以先在这边去的。

白振山 谭先生爱花，公园里花才齐全，海棠，丁香，牡丹，芍

药，另外一所玻璃房，一年四季有花看。哪天谭先生 高兴，我陪着走走。

冯允平 一定请教。

王彝丞 今天晚晌我想给谭先生洗洗尘，也算接风，不知道谭 先生肯不肯赏光?

冯允平 头回见面，的确不好意思奉扰。

白振山 头回见面，谭先生更不好意思推却。 冯允平 白先生可谓善于说辞。

王彝丞 谭先生慨然允诺，好得很。回头我再补一份请帖来。 可不!我太疏忽，还没有请教台甫是?

冯允平 单名儿刚。 王彝丞 表字呢?

冯允平 年轻人，还没有字。 王彝丞 冯先生太客气。

〔他向白眉目示意。白回了他一眼，然而差不多同 时，向冯微笑着。

冯允平 我想不到北方春天也会来的这样快!

白振山 这全是谭先生带来的。往年这时，记得还生着炉火。 王彝丞 可不是!天时也常常变动，一年一个花样。

〔男仆推开小门。 男 仆 太太到。

白振山 对不住，我先走一步。你们坐坐。 王彝丞 不，不。我们一块儿走。

白振山 好，好。谭先生请坐。 王彝丞 谭先生，晚晌再领教。 冯允平 不敢当。晚晌见。

〔冯把他们送到绒帘前，经过一番客套之后，他收住

步。

〔夫人上来，依然活泼，依然轻盈，说是三十岁，冯怎

么也不会相信。她的话差不多随她一同进了屋子。

夫 人 你不回来用饭，也应该来一个电话——(站住。)嗬!

桃花!

〔冯微笑着，迎上去，将花献给她。她接过花来，放在 颔下。

〔男仆由客厅下。

夫 人 还没有开，在热屋子里搁上两天，我怕全会开开。倒

说，我一手接过来，这可是送我的? **冯允平** 我亲自从树上掐下来送你的。

夫 人 我真得好好谢谢你。 一小枝一小枝光是花，没有叶 子，你说这不像冬天的梅花?自然啦，长在树上一蒲 篮，另是一个花世界。可是，你爱看春天哪种花儿 呢?我自个儿呀，与其说喜欢桃花，不如说喜欢海棠 花。

冯允平 它们不在一个时候开。

夫 人 这正是大自然的美丽美丽是从不同的变化得来的 好比——

冯允平 好比你一天换一身衣裳。

夫 人 我在说大自然。真个的，有好些美丽东西的美丽，固 然在它们的本身，却也在它们的迟早安排。好比桃 花现时受人欢迎，说不定是因为冬天刚去的缘故。 的正是时候，好比-

冯允平 好比我来。 夫 人 呵 !

〔男仆捧茶上。

夫 人 ( 向男仆。)茶放在圆几儿上。 〔男仆放好茶杯。

夫 人 这捧花交给我屋里赵妈。

〔男仆接过花，由小门下。 夫 人 来，坐下喝杯热茶。

〔两个人过来坐下，仿佛由於饮茶，反而绒默了。

冯允平 (努力从过去挣扎出来。)你说你喜欢海棠花，为什 么?

夫 人 因为它有一树的绿叶儿衬着。虽说开了一树花，一 点儿不嫌单调。而且那一团一团的小花球，走近了

看，个个精而神地站在枝儿上。你呢? 冯允平 我跟你一样。

夫 人 我赞成一棵树先长叶子后开花。不等叶子长出来，

先就开花，花也未免冒失。 冯允平 (微笑。)这叫做情不自禁。

夫 人 (不得不转题。)你还没有告诉我，你一早出去，都去 了些什么地方?

冯允平 我拜访了几个老朋友。 夫 人 他们留你用的午饭。

冯允平 是的。

夫 人 、他们知道你掐花为的我? 冯允平知道。

夫 人 知道为我?

**冯允平** (淡淡地。)知道为你。

夫 人 (有趣起来。)他们怎么会知道呢?是你讲的，是他们

猜的?

冯允平 他们猜的。

夫 人 你一定说在我这儿住来的。 冯允平 大概是吧。

夫 人 听你口气，好像不是。难道里头有我认识的人? 冯允平 也许。

夫 人 那一定是老朋友。说，说，是谁?还是在先的朋友有 趣，如今这些朋友一点儿意思也没有。

冯允平 (淡而又淡。)管他们谁那，过去事，如今谁也不会认 识谁。

夫 人 (受了伤。)呵!你是说我!你是说我!你坐在我面 前，这么冷，这么静，说出来的话，更加冷，更加静，像 一个一个小钉子，钉住我的手脚!我想打你身上，打 你说话上，打你声音上，找回点儿你来 ·是的，找 回你来!可是我白找!一点儿影子你也宝贵地不给 我!起先我说你没有变，你变了，变了一个厉害!

**冯允平** (站起。)你忘记你的身分。

**夫** **人** (冷笑。)我早已讲在前头，我是逢场作戏。

**冯允平** (走开。)你应该记住我的角色姓谭。 **夫** **人** 我就知道一个冯允平!

**冯允平** (警告。)低点儿声!(瞥见小门移动。)茶太热，你才

刚少喝一 口就好了。 夫 人 (莫名其妙，)什么?

〔男仆由小门上。他打算溜出去。 夫 人 (恍然；向男仆。)交给赵妈啦?

男 仆 交给赵妈啦，太太。

夫 人 你打电话给东兴楼，叫晚晌留一个房间。 男 仆 是。

冯允平 (向夫人。)晚晌我有王秘书的约会。

夫 人 (向男仆。)到前面看王先生在不在，在的话，就说我 请。

**男** **仆** 是，太太。

〔他由客厅下。

**冯允平** 你请王秘书来有事?

夫 人 我高兴。好比你无缘无故跑到北平。借口为了看 我。(不见回答；恨恨。)是的，那也只是借口。(自 言自语。)你听见一位十年不见的老朋友来看你，你 是一腔高兴在等他。他来了，不像一位老朋友，倒 像一位老管家。你不是张不见他的影子，就是望见 他绷着一张老脸，死活不透一 口人气。

冯允平 你跟从前完全一样。 一点儿没有改变。你人不但没 有老，心还照样儿年轻。(看着她，话不由连珠似地 滚了下来。)我晓得你不会变到哪儿去，可是经过了 这多年月，处在一个有钱有势的虚荣世界，我总觉得 你应该有很大的变动。不是面貌，因为在我回忆里 面，你永远是那样少艾；我是说精神方面，灵魂，或者 浅近点儿看，性情。你自个儿应当明白，你跟从前一 定有好些地方不一样。不过，我看不出来，当着你， 我有的也只是些零乱的感觉。你的存在折服了我一 切。(停顿。)我不能够用脑子想，坏处就在这上头。

夫 人 (并不恼怒。)不对，好处就在这上头。

**冯允平** 随你解释。你要我说话，我便说老实话。

**夫** **人** 我喜欢听。你说好啦，我好久没有听人讲一句老实 话了。

**冯允平** (经验之谈。)根本人世就没有几句老实话好讲。你 要是不怪罪的话，我还有两句牢骚。

夫 人 (两手拄着腮。)你讲，我在听着。

**冯允平** 譬方说，有一个女孩子，小时候跟你完全类似，自幼 儿娇生惯养，任性，好发小脾气，说话不饶人，一时换 一个主意，两只手又细又嫩又白，(夫人自动把手缩 回。)成天无事可做，看看电影，买几张心爱的明星像 片，还有，在教会学校挂个名儿，念念英文，一礼拜去 上三天两天……忽然，这一尘不染的女孩子，换了一 个相反的环境，或者家道中落，或者嫁给穷人，于是， 低下头，她辛苦了足足十年。十年之后，你说，她应 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夫** **人** 你是问我?

**冯允平** 我没有问你。(思索。)我是在问我自个儿。我永远 这样问我自个儿。这可怜的女孩子，她要变成什么 样子?晚霞不见了，天是灰的，地是灰的，人是灰的。 我这十年曾经为她想了许多样式，可是我拿的稳的， 顶可能的，是她变成一个俗里俗气的妇道人：俗里俗 气，你听了会浑身打冷战的。

**夫** **人** 所以我没有嫁给一个穷人，所以我还可以使使小性 子 。

冯允平 (诚恳地。)不是那么说。让我把我这十年的体验告 诉你：别瞧那些妇道人平常，过苦日子，其实问心无 愧，忠于所天，她们的灵魂也许顶纯洁。有时候，看 着我母亲的白头发，鸡皮手，或者对着她那样的白头 发，鸡皮手，我的眼泪会忍不住淌下来。(收敛。)对 不住，我险些成了一个感伤主义式的道德论者。

〔他退到后边。

〔王秘书由客厅上。

**王彝丞** (向夫人。)是太太叫我———

**夫** **人** 对不住。下午几点钟有车上天津? **王彝丞** 四点钟有一趟，还有

**夫** **人** 好，就是四点。你给我上天津去一趟。 **王彝丞** (出乎意外。)今天?

**夫** **人** 今天。

**王彝丞** (大为其难。)不知道去做什么?

**夫** **人** 你请彭大夫来，说我这两天又闹胃病。 **王彝丞** 可否打长途电话?或 —

**夫** **人** (一字一字。)我要你去。

**王彝丞** 是，是。不过，厅长那面…… **夫** **人** 啰嗦!难道我不应该支使你!

**王彝丞** 是，是。不过，我约下谭先生—— **夫** **人** (不耐烦。)我知道。改天好啦。

**王彝丞** 好好。改日子也一样。

**夫** **人** (看手表。)差一刻四点，你马上就走。 **王彝丞** 是，我马上动身。

〔他鞠躬，再鞠躬，然后满腹苦恼，由客厅下。 〔冯同情地望着他们。他重新走向前面。

夫 人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我变了样?

冯允平 我什么也没有觉得，你要逼我说的话，我觉得这一切 只是隐痛的另一面。你得的不是胃病，是精神病。

夫 人 (哀求的口吻。)哪儿去找对症的大夫呢?

冯允平 没有大夫能够治你的病。 夫 人 你也不成?

冯允平 (轻轻摇头。)不成。

夫 人 (跳起来。)那你跑来干什么?干什么?跑来叫我失

望!跑来叫我回味我一生的错误!你从来没有替我 想想!可是你还要给我添点儿痛苦!让我悔，让我 恨，让我不知道冲着哪儿出这一口怨气才是。我没 有白头发，我没有鸡皮手，我不值得你淌眼泪，请问， 你这十年做了些什么,不敢拿真名实姓见人，还东一 撇清，西一撇清，画个圆圈圈儿欺人?

冯允平 (强她坐下。)你戏演的太过火。

〔夫人无可为力，而且这样一闹，倒好受了些，能够静 静地抽噎起来。

〔冯也无可为力，站在她的背后，举起两手，原想安慰 她一番，然而他放下手，不做声，走到前面，只是静静 地站着。

〔听见自己的哭声，夫人反而不哭了，拭了拭泪，静静 地看着对面的男子。她知道她示了弱，索兴示到底。

夫 人 我也许从前错过了我的机遇。这回我可不会一点儿 力不用，看着放过去。你不能够走，你得给我留下。 你才刚看见那姓王的，我叫厅长辞掉他，派你来做秘 书。对了，你做秘书!你老在我身边，由我差遣，由

我使唤!答应我吧，打明天起你就是秘书! 冯允平 (微笑。)像姓王的那样做秘书?

夫 人 不，不，不全一样。(媚笑。)你还兼我一份儿差事。

冯允平 不要胡思乱想。人只有 一 回年轻。 一 时 一 个样子。

我告诉你，我不能够停留。 夫 人 不做秘书你也得停留!

冯允平 我跟你说过，我也许不辞而别。

夫 人 试试看，从现在起，我就不放你走。 冯允平 除非你派警察扣下我。

夫 人 我一发狠，什么也干得出来。

冯允平 做了十年纸醉金迷的阔太太，你还没有磨完你那点 儿 energy,你算令人佩服。不过，谁知道?试试看。

〔夫人气极了，恨不得一口吃掉他。然而他那样子太

不像是被人吃的人，她反而微笑起来。 〔男仆由客厅上。

男 仆 太太，东兴楼说，顶好晚点儿过去，早了腾不出房间。

夫 人 告诉八点半去。 男 仆 是。

夫 人 回来。王秘书动身了没有。 男 仆 马上就走。

夫 人 告诉他不用去啦，晚晌跟我们一块儿东兴楼吃饭。 男 仆 是。

〔男仆由原路下。

夫 人 (站起。)现在，你应不应做秘书? 冯允平(干脆。)不。

夫 人 (趋近。)至少你得住到夏天，然后我们一同上北戴河 避署，或者青岛，as you like it。就是我们俩，也许我 husband来住几天，不过也只是几天，他不能够离开 他的职务。这，至少，一夏天可以叫我快活。从现在 起，我数着动身的日子。可不，我们提前去。快点儿 去，早点儿去。住在海边儿，只有我们俩，只有我们 俩的梦，我们俩的- 我的话没有说完，不许你开 口。至于秘书，做不做随你。我不勉强你。而且，你 明白，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我绝不过问。我给你自 由。

**冯允平** 那么,我想吻吻你。

夫 人 (不嫌唐突。)我说过，我给你自由。不，停停，你还没 有见过我们的花园，我领你转转去。

幕。

**第** **三** **幕**

还是那间内客室，因为时间改了上午，不免有些发 黯，然而渐渐浅褪，直到最后，依旧亮了起来。

远远传来零碎的鸟声。

秘书带着密探等厅长出来。

**王彝丞** 要是真的话，你敢动手逮他吗?

白振山 (迟疑。)这得看事行事。现在我一点儿逮他的意思 也没有。不过，做主的不是我，我也不过是受人差 遣，我跟谁都没有恩怨。

**王彝丞** 姓谭的就是姓冯的，那倒是小事。问题在牵着太太。

**白振山** 所以我来跟厅长讨一个主意。 **王彝丞** 你应该先问清楚太太。

**白振山** 不，我先探探厅长口气。我向例主张，先办公事，后 讲交易。

王彝丞 这样一来，那姓冯的就算跟头栽定了。不瞒你说，我 讨厌这小子那份儿神气，只要不碍着太太，干掉他我 吃饭也吃的定心。

**白振山** 我把他打进监牢，你拿什么谢我呢? **王彝丞** 我 ?

**白振山** 别的不说，你的秘书位子先就稳了。

**王彝丞** 自个儿人，总好办。

**白** **振** **山** 厅长好像还没有起床。

**王彝丞** 厅长回头有饭局，自个儿做东，要出门也就快了。

**白** **振** **山** (行近圆几。)这儿有两杯茶，还有点儿热，像谁刚来 过 。

**王彝丞** 是那位小学校长。

**白** **振** **山** 她 一 定是送信来的。也好，先让太太有个准备。对

于花钱不在乎的人们，总得给点儿时间划算。 **王** **彝** **丞** 姓谭的一早儿出了门。

**白** **振** **山** 更好，这出戏正要背着他唱。

〔男仆由客厅上。

**男** **仆** 厅长用过早点出来。 **白** **振** **山** 不要紧，我多等等。

**男** **仆** 太太跟姨小姐就从花园回来。

**白** **振** **山** (会意。)好，好，我们前面儿等。厅长出来，烦你通知 一声。

(向王。)我们前面坐。

〔他们由客厅下。〔男仆过去开开小门，侧身而立。

〔夫人和校长手挽手，说着话，缓缓走上。 〔男仆由原路下。

校长你不如再想想。是我引他来的，如今还是我引他去。

你犯不上死心眼儿留他。害你自个儿是真的。 夫 人 他一早儿上你学校去的?

校长没有，直到如今，我没有瞧见他。 夫 人 我疑心是他叫你来的。

校 长 不，是我自个儿要来的。来，我们坐下细谈谈。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

夫 人 茶冷了，不要换一杯热的? 校长谢谢你，我不喝。

夫 人 你在这儿用午饭，好吗?

校长 你不用打断我的话头儿。好孩子，听我说。 夫 人 我听着，你说好了。

校 长 你得放他走。你这样恋着他，一不小心，有什么把柄 落在人家眼里，你这官太太就不用想体面。毁了自 个儿是小事，把人家也赔在里头，太犯不上了。再 说，一个三十岁的男子汉，也不是死气白赖可以留得 住的。他已经不是你爱而又爱你的那个学生，那股 子热情也早就用到别的地方。你跟他厮混了这两 天，看不出来，也该觉得出来。看着我，妹妹。你敢 说你没有觉到一点儿?你口硬，不甘心承认，没有勇 气承认，我全明白。

夫 人 你不明白。

**校** **长** 得啦，你那点傻劲儿，只是骗骗自个儿的遮眼罩子， 其实黑是黑，难受还是难受。人就是这样子。受人 奉承惯了，地位高了，离生活远了，就不相信天下会 有不如意的事。一心情愿，万一有个什么落空的话， 就不知不觉学了那些奉承的脸相，低首下心，自个儿 奉承自个儿。那才叫惨!惨透了，我的好妹妹!

夫 人 好姐姐，你也让我说两句真话。你才刚讲，万一有个 什么落空的话，不过，你应该知道，十年前我落了一 次空，跌的那样重，跌走了我的心，我的一切，把我跌 成了一个空壳儿。所以我不会再落空的，而且，我也 不要再落空。这回他来了，一看那张似熟不熟的脸， 那颗似热不热的心，我这才晓得我这十年来缺了点

儿什么。是的，我要留住他。就是我不留他，他也没 有离开这儿的必要。你那些话呀，就我看来，是叫做 替古人担忧。

校长可是，对着那张似熟不熟的脸，似热不热的心，你真 就不感到一点点幻灭，幻灭的悲哀?你不见得没有 感到，不过样子做的挺硬挣，像是哄得住人，哄得住 自个儿，其实你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先是奸细。得 啦，听我的话，打发他走。

夫 人 你那么相信我的势力?就以为我真有本领永远留得 住他，扣在自个儿身边?

校长如今你也许没有那种魔力，不过，你什么事都做得出 来 。

夫 人 你忘了一桩事。从前我那么年轻，那么好看的时节， 受不住我半句话的刺激，他一言不发，就离开了我。 现在我上了年纪，嫁了一个他看不上眼的男人，染了 许多他看不上眼的习气，你真就以为我能够挽得住 他 ， 一个飘荡了十年，见过千千万万女性的美男 子?谢谢你，究竟是姐姐，太看的起我。

校 长 咱姐儿俩可都是女人，我要说你说的太厉害，你得记 住全是为了你好。方才你把自个儿说的那么难堪， 看着我，我说，那是良心话，还是说来好玩?我可不 信你出于本心。天下没有一个女人甘心揭破自个儿 的底细，要是揭破的话，还是我那句话，她什么事也 做的出来。

夫 人 你以为我会杀人?

校长不，你没有那份儿胆子。 夫 人 我会闹离婚?

·47 ·

上

校 长 你?做了十年阔太太，回头闹离婚?好比鱼失了水， 你马上涸死。从前你嫌人家穷，现在你就不嫌了? 你一定还记得当年你跟他分手的情形。你把情用的 那样长远，把话说的那样弯曲，在你以为你满是好 意。你要是忘了，我还记得：什么“允平呀，你好好儿 干去，你别管我，将来有一天你成了名人，大名人，蔡 松坡一样的大名人，我就是给你做老妈子也愿意!”

夫 人 (打断；讥讪。)你的记性可真好!怪不得要去教书! 校 长 (不睬理；继续。)你以为人家受不住你讽刺，离开了

你。可是，现在过了十年，他回来了，连个小名人也 算不上，就是一点点儿名人边儿也没有沾上，你这样 死心眼儿留他，又算什么?

夫 人 好姐姐，我是一个活人，不是一个死天秤，由你摆上 摆下，加一个砝码儿去一个砝码儿地掂分量。

校长 可是，大家都是活人，不止你一个人是。你忘了别人 也有理想；他离开你，不是怕你挖苦，是怕你毁了他 的理想。

夫 人 这儿你就错了。别瞧我那时候讽刺他，就是我讽刺 他，也是因为我看他看的重，盼他盼的心切。我不要 他做一辈子的只知道谈恋爱的苦学生。我要他有志 气 。

校长别瞧你把自个儿叫做一个文明新女性，你就没有静 下一分钟理理你那些乱糟糟的思想。你做的是才子 佳人的梦，不知道那只是一群书生坐在书房里头发 呆的把戏。什么“蔡松坡一样的大名人”,简直是佳 人盼她情郎中状元!我这老姐姐也许把话说的太直 了，不过，你别生气，我有一句话还要直。这就是，冯

先生不是才子，你呀，你更不是什么佳人。 夫 人 你的话越说越离奇。

校 长 好，我就说不离奇的。方才我说冯先生离开了你。 过了两年，你就嫁了我们这位厅长大人。十年以来， 你没有得到他一封信，就是一张贺年片，你也没有接

过。(看着她。)不是吗? 夫 人 (伤了心。)没有。

校长我偶而接到他一两封信，这我从来没有对你说过。 有什么用呢?你过的很舒坦，他有他的事业。好马 不吃回头草，各人走各人的路，他是他的，你是你的。 你从前不留他，现在尤其不应该留他。难道你真就 那么糊涂，从前以为他不配做你丈夫，如今就可以当 你情人了吗?

夫 人 我没有叫他来，是他自个儿来的。

**校** **长** 人家由于友谊，你以为人家由于爱情?见天儿受人 奉承，你看不出人跟人还有区别。你要他跟你那群 人一样，见天儿过来巴结太太?说穿了，那也不全为 你 。

**夫** **人** 我一点儿不要作践他。

校长临了儿还不一样?过不上两个暑天，你照样儿会把 他打在秘书群里头。来，让我问你。你能不能够抛

下眼前的荣华富贵，跟他私奔? 夫 人 你发了疯!

校长哈!你不成，是不是? 夫 人 当然不成。

校长我想不到你回的这样斩钉截铁。好啦，我也不用再 问你，你自个儿明白。

夫 人 不过你才刚说的，我什么事都做的出来。

校长做出来满足你的私欲，是不是?你把人全看做填路 的石子儿，叫你走个快，走个稳，早点儿叫你称心如 意。

夫 人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可怕。 校长我不跟你拌嘴。

夫 人 你领他来，你领他走，不成!我不是纸扎人儿，你领 不了他走，我爱他，他也亲我来的。

校 长 你是一个顶倔强的小孩子，我不同你讲话。

夫 人. 你是一个顶别扭的小学校长，我跟你没有话说。

〔她虽说扭开身子，却又偷偷在看校长的脸色。 校长来，来，别撅嘴。

夫 人 (撒赖。)你得帮我想一个主意留他。 **校** **长** 他说他要走的?

**夫** **人** 他没有说，他叫我“试试看”。

**校** **长** 我简直不懂你们这些孩子话。为什么“试试看”?

夫 人 他说我留不住他，我说我留得住他，他说“试试看”。 校 长 我不管。

夫 人 你得叫他答应我当秘书。 校长你不成，我怎么能够?

夫 人 他听你的话。

校长可是你爱他，他也亲你来的。 夫 人 (站起。)你这叫吃飞醋!

校长谢谢你，我再也不同你讲话。 夫 人 你马上给我走!

校 长 对不住，我等一个人回来说一句话。 夫 人 不许你见他!

校 长 他会见我的。你看!回过头!

〔冯允平由客厅上。看见她们剑拔弩张的情势，他愣 住了，站在屋心，不再前行。

**冯允平** 怎么啦?

**夫** **人** ( 趋前。)不怎么!她爱你! 〔她冲出小门。

〔冯打算追她回来，迟疑了一下，立刻转回身，过来坐

在沙发上。

**冯允平** 你们吵嘴来的?

校 长 没有什么要紧，你知道她的脾气。她一会儿就跟我 好 。

冯允平 (疲倦。)我才叫跑的累!

校长说是你 一 早儿出了门。我等了好久。 冯允平等我?

校长我来告诉你一件怪事。昨天黄昏，有人打学校探听 你的消息。

冯允平 (凝神。)什么人?

校 长 起先门房上来回话，我只当是你的朋友。可是今天 早晌又有人来探听，据门房人讲，校门左近总有人转

来转去，像是守着什么人出入。 冯允平 噢?他怎么 一 个问法?

校 长 详细我不知道。不过就底下人讲，一个二十多岁的 年轻人，穿了一身蓝布长褂儿，样子怪像学生，一进

门房就问：有没有一位冯允平冯先生。 冯允平 奇怪!怎么会问到你那儿去?

校 长 怪的是今天早展又有人来问。这回换了一个五十多 岁的人，也是一进来就问冯允平冯先生。口气挺像

一个老朋友。门房回了一句没有这人。他就打听有 没有一位姓谭的。

冯允平 朋友里头没有人知道我姓谭，也没有过五十岁的人。

校 长 一定有人想知道你的行止。 **冯允平** (站起，徘徊。)很难讲。

校长谁能够知道姓冯的就是姓谭的呢?除非……我看你 马上就得离开这儿。你新从南方来，说不定引起官 方注意。要不然，就是有人在暗地里进行什么不利 于你的阴谋。

**冯允平** 也许姓王的怕我顶掉他的秘书位子。 校长你这两天出门，不觉得有人尾随?

〔冯摇摇头。

**校** **长** 好些人糊里糊涂失了踪，你得小心才是。 **冯允平** (站住。)你没有告诉令妹?

**校** **长** 没有。我怕她大惊小怪，反而弄坏了你的事。 **冯允平** 你觉得我真有那么危险吗?

**校** **长** 你自个儿不是没有谱儿。

〔冯点点头。两个人思维着。 校 长 你还在这儿住下去吗?

冯允平 不。我进去收拾收拾就走。我这儿没有事了。 校 长 全 都 顺 利 ?

冯允平 多亏同志们热心，替我跑了不少腿。

校 长 我怕女主人不放你走。你看得出来，她很恋着你。 冯允平 不过我走了，会跟我没有来一样。

校 长 是说你?是说她?

冯允平 都可以说，不过我的意思更指她而言。

校 长 你这回跟她盘桓了几天，该有点儿满足，补起十年来

的惦记。

〔冯点点头。

校 长 (站起。)那么你走好了。 冯允平 论理我应当谢谢你。

校 长 没有什么。我倒应当谢谢你，因为你，我学校多了一 千块钱基金。(两人握手。)你大概不会再到我那边 去 。

**冯允平** 我想不会。

〔夫人重由小门上。她笑嘻嘻的，差不多另换了一个

*人。*

夫 人 (向校长。)姐姐，怎么,你要走吗? 校 长 是的。这么快，你平了气?

夫 人 根本我就没有生气。

校长(向冯。)你亲眼看见她跑出去的。我倒不管她生不 生气，不过她毁谤我的名誉，我要提出抗议的。

夫 人 我留你用午饭，算和解了吧。

校长我出来了 一 早晨，这时得回学校看看。改 一 次，你恭 恭敬敬写 一 份请帖来，我再来领情吧。

夫 人 真的，你不要走，回头厅长出门，家里只我一个人。

校长(向外行。)我给你荐举 一 位陪客。 夫 人 我 要 你 陪 。

校 长 也 要 我 亲 你 吗 ?

〔她笑着向客厅跑出去。 夫 人 看我不掰掉你的嘴!

〔她追出去。

〔冯站在那里，唇边挂着微笑，静听遥遥传来的“再 见!再见!”他仿佛醒了过来，预备由小门下。

〔男仆由小门上，闪在一侧。

〔厅长披着一口钟①,戴着绒帽，从小门进来。他看见

冯，点点头。

厅 长早晨没有出去? 冯允平 刚回来。

厅 长 噢!天气还好。(向男仆。)请白先生这儿见。 男 仆 是，老爷。

厅 长 备汽车。 男 仆 是，老爷。

〔男仆由客厅下。

厅 长 谭先生有事，请便。 **冯允平** 是。

〔冯由小门下。

〔厅长行近圆几，坐在沙发上。

〔稍缓，白振山在帘边出现，看见厅长，远远鞠下躬 去，然后趋向前面。

厅 长 你坐下，振山。 **白振山** 不敢。

**厅** **长** 你坐下好说话。 **白振山** 是，厅长。

**厅** **长** 你快点儿说，我出去还有应酬。

**白振山** 是。(坐在沙发边沿。)这是关于逮捕那个姓冯的事。 厅 长 我记得，我记得。(用力在想。)他叫什么来的?

**白** **振** **山** 冯允平。

**厅** **长** 是的。你侦察的怎么样?有没有这人?



① 一口钟：当时无袖的披风俗称一口钟。

**白振山** 有这人。

**厅** **长** 好得很。逮住没有?

**白振山** 困难就在这上头。不敢欺瞒厅长，这得买通几个得 力的眼线，因为，厅长明白，我们队里没有人认识这 姓 冯 的 。

厅 长 他藏在什么地方?

**白振山** 现在不敢说一定。有些嫌疑地方，已经派好了人看 守。

**厅** **长** 那就好办。只要面生，形迹可疑，你就下手好了。

**白振山** 直到如今，还没有遇见这样人。他既然是南方派来

秘密工作的重要人员，一定轻易不拿把柄给人。 厅 长 依你说，这很难办。

**白振山** 厅长无妨先颁一个赏额。 厅 长 赏额?

**白振山** (斗胆。)是的。好些发方都得用钱。例如买通眼线， 就得一笔开销。依职下看，厅长拨下一千就成。

厅 长胡说!一千块钱逮 一 个革命党，还不定逮得住逮不 住!

**白振山** 现在革命党看着不要紧，将来里应外和…… **厅** **长** 放屁!这话也是你说的!

**白振山** 是，是，职下该死!不过，这是厅长的恩典，多少赏下

点儿来，底下人好欢欢喜喜办事。 厅 长 他们不关薪?

**白振山** 是，是。

厅 长 你们这些办官事的人，见月儿领了薪俸不算，处处还 要讲价钱。总部公事交给我的时候，说好了多少来 的?我这儿警饷没有着落，天天跟总部商量，你那儿

贼没有逮住，先叫上头开支票，有这种道理吗? **白** **振** **山** 是，是。

厅 长 你跟了我多少年，官场上这点儿事还不明白? **白振山** 是，是。

〔男仆由客厅上。 男 仆 厅长，车备好了。 厅 长 就 走 。

男 仆 是，老爷。

〔男仆由客厅下。

厅 长 (站起。)叫你手下人多用点儿心。

**白振山** (站起。)是，大人。

厅 长 (向外行。)等人逮住以后，那时候百儿八十，我再向 总部请。

**白振山** 全仗大人体恤。

〔他深深一躬下去，已经不见厅长的身影；他站直了， 回过身子，做鬼脸，吐舌头，仿佛恐惧过去了，起而代 之的是轻蔑，戏弄，报复。听见轻快的步声，他立即 严肃起来，装做要出去的样子。

〔夫人由客厅上。 一看意中人不在，她收住步，改了 面容。

夫 人 呵!白先生!

**白振山** (奉承。)是，太太。太太好?我这儿正有一桩事跟太 太报告。

夫 人 怪啦，你有事跟我讲!好，我们这边儿坐下谈。 白振山 是，太太。

〔他等夫人坐好了，坐到原来的地方。 夫 人 什么事?

56·

**白振山** 先请太太过目一样东西。(从衣袋取出公函，抽出公 文，呈上。)这儿是。太太请看。

〔夫人接过一看，大是惊恐，然而她不言语，极力表示 若无其事的镇静。现在她明白冯允平了，觉得自己 受了骗，心上是伤痕，这伤痕一直牵动她的尊严，所 以她不喊出口，反而哑着。

〔白观察她的表情。她也晓得他在观察她。她一抬 头，他就移开视线。

夫 人 是厅长交下来的? **白振山** 厅长交下来的。

**夫** **人** 你探出什么消息没有?

**白振山** 这，刚有点儿眉目，禀过太太，我就布置。 夫 人 你方才跟厅长谈的就是这个?

**白振山** 就是这个。不过，太太明白，上头向我要人，可是交 的出交不出，又是底下人的事。

**夫** **人** 假定你交不出。 **白振山** 遵照太太的意思。 **夫** **人** 我没有意思。

**白振山** 是，是，假定我交不出。 **夫** **人** 那，你怎么样?

**白振山** · 我回厅长一句话：人已闻风远遁。 **夫** **人** 那么,厅长呢?

**白振山** 厅长回总部一封公文，说：查得并无此人。 **夫** **人** (差不多扔出那封公文。)假定你交的出。 **白振山** 这，没有这个假定的道理。

**夫** **人** 为什么?

**白振山** 太太明白，上头没有赏额。

**夫** **人** (微笑。)厅长不给钱。 **白振山** 是的。

**夫** **人** 你的意思是多少?

**白振山** 我跟厅长说了个一千的数目，他骂我胡说。 **夫** **人** 譬方有人送你一千，你放他走吗?

**白振山** 我放。

**夫** **人** 是你说的?

**白振山** 我用人格担保。

**夫** **人** (站起。)等等，我出去就回来。 **白振山** 是，太太。

〔他站起来，快步过去拉开小门，弯着腰，等太太出 去。然后，他挺直腰，转回身，和水纹散开了一样，他 的老脸松适了。

**白振山** (自言自语。)一千块钱!我一个人吞!呵，呵，留下 你那百儿八十吧，我的厅长大人!逮住姓冯的，逮不 住姓冯的，是革命党也罢，不是也罢，我全不放在心 上。就是烧了这座城，毁了你的贪赃前程，我的厅长 大人，看着银钱分上，我也管不了你那许多!对了， 革命党，闹吧!把官儿都让女人做，我才开心!我们 太太真有她的!爽快，麻利，精明，慷慨，又年轻漂 亮，就是不给钱，人也情愿巴结。

〔听见脚步，他立即转回身，预备过去开门，但是夫人

已经进来，他只好闪在后面，卑微地掬着腰，笑着脸。 夫 人 这是一张五百块钱的支票。(把支票放在圆几上。)

还有五百，明天开给你。 **白振山** 是，谢谢太太。

〔他趋前取起支票，仔细审看。

**夫** **人** (鄙夷。)不是假的。

**白振山** (急忙收起。)哪儿话!全凭太太栽培。 **夫** **人** 你们只认识现洋。

**白振山** 不，不；是，是。

**夫** **人** 明天见过厅长，你再见我。 **白振山** 是，太太。我知道怎么交代。

夫 人 好，明天见。 **白振山** 是，太太。

**夫** **人** 对不住，过路烦你把王先生请进来。 **白振山** 是，太太。我明天早晌来。

〔他一口“太太”,由客厅下。

〔停了半天的鸟啭，忽然又在窗外喧叫。树枝影儿在 白净的窗纸上摇动。太阳正在中午。

〔夫人望着绒帘，动也不动，听着外面春天的音籁。 她的梦碎了。她静静走向沙发，扑在里面，呜咽着。 她需要哭，仿佛情感过分紧张，不得不发泄，却又不 能发泄。她不觉察有人由小门进来，站在她旁边，静 静地，同情地，看着她渐渐恢复原状。她发现冯允 平，因为无法而且无须掩饰，索性不言语。

**冯允平** 我说过也许不辞而别，不过，那太不近人情，我不应 该再犯第二回。(停了停。)谢谢女主人的恩情。

**夫** **人** (声音发哑。)你坐下。 **冯允平** 我特地向你辞行。

**夫** **人** 我知道。我正准备你走。你坐下，听我给你安排。 〔冯只得坐下。

〔王秘书在帘边出现。 **王彝丞** 是太太叫我?

**夫** **人** (打起精神。)对不住，王先生。你现在还是给我去一 趟天津，把彭大夫请来。

**王彝丞** 是。不过还得乘下午四点钟火车。 **夫** **人** 不用，坐我的汽车去。

**王彝丞** (踌躇。)我还没有用午饭。

**夫** **人** 你路上用吧。

**王彝丞** 好，好，一样的。

**夫** **人** 车备好了，请进来说一声。 **王彝丞** 是，是。

〔他由原路下。

**夫** **人** 要是你上天津的话，不妨坐我的汽车去，好在是个顺 路捎带。我想你不会不上天津。从天津可以搭船去 上海，从上海可以换船到广东，是不是?

**冯允平** (感动。)你安排得真好。(想吻她的手。)你是人世顶 高贵的女子。

夫 人 (缩回手。)少肉麻点儿!

冯允平 是我错。对于你，应该用静默感谢。

夫 人 (讥嘲。)谢谢你的静默。可是，我或许没有理由问， 不过话到了口头上，咽下去也没有用。现在，请问，

你的事情全办妥了吗? 冯允平 全办妥了。

夫 人 那么,请你原谅我的直率，你来真个是为我吗? 冯允平 不是。

夫 人 连原因之一也不是了，我的谭先生?(不等他开口。) 你欺骗我的热情，你欺骗你的老朋友，你欺骗我的一

切，你欺骗我，你知道吗? 冯允平不是欺骗，用不着欺骗。

**夫** **人** 那么,你这善于措辞的革命家，又是什么? **冯允平** 是隐瞒，一种事实上必需的顾虑。

**夫** **人** 顾虑我出卖你，卖给我那位厅长大人? **冯允平** 说实话，我没有向你解释的必要。

夫 人 (大怒。)利用我，是不是必要?闭住你的嘴，我不要 听你的!我听够了，听够了你的甜言蜜语!我也看 够了，看够了你无耻的行径!你把我当做一个什么 东西!我就这么不配做你的知己?昨天你还亲我， 对了!你还分的出心勾引我!你知道吗?昨天晚晌 我已经走到你的门口又走回去，你知道吗?你不知 道我多爱你!你看事看得那么高贵，看爱看得那么 卑贱，还不如一朵野花，一脚踩在鞋底下!那你为什 么来见我，你这么看不起我?你这人面兽心，你就没 有拿我当人看!不过，我也是人，我也做给你看，你 这负心贼!我还盼你跟我在一起，在一起避署，快快 活活过上一夏天!可是你打心里就没有我!好像只 有你一个人配活着，此外都是多余!可是我还偏活

着给你看!走，走你的!我不留你! 〔冯默然起立，伸手告辞。

夫 人 呵!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走!来，坐下说一句话， 直到如今我还没有听见你开口!(强他就坐。)我说 的太过火，你不见怪，是不是?(温柔地。)你不清楚 我多爱你。我性子一上来，就忘了分寸。我想爱人

的人都是这样，你敢说不是? 冯允平 我伤了你的虚荣是真的。

夫 人 管它那，你让我伤心倒是真的。说，让我听听你的声 音，以后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再碰见。就是碰见，我也

一定成了一个老太婆，——可不是，白头发，鸡皮手， 你一样也要为我淌眼泪!(恩爱地。)要是你再到北 方来，你还来看我，跟这次一样，是不是?

冯允平 (握住她的手。)我怕不能够。再来的时候，不像现 在，我会掺在我那一大群伙伴里面，兴兴头头，唱着 歌，喊着口号，换一个样子。你想不到的热狂样子。

夫 人 (苦笑。)我晓得，我晓得。我不会留在北平等到那一 天的。现在，我放虎归山，做成我自个儿的毁灭，你 该——你该原谅我了吧?

**冯允平** 原谅?

**夫** **人** 从前我不肯嫁你。

**冯允平** 用不着原谅。我早就觉得你我不会走在一起的。再 说，过去的事我也没有多少工夫想。

夫 人 你为党一定忙得厉害。见天儿早晌你都在外面，做 什么?我简直想不出来怎么一个革命法。跟你那些 朋友商量，联络，埋伏，破坏，对不对?你一定是一个 小头目，或者大头目。你知道吗?你的秘密我全晓 得了那。你奇怪，是不是?说起来也可笑，我花了挺 大的价钱买来的，有点儿不值，怕是。不管它，反正 我花一千块钱买来了点儿意外伤心，——我是头号 儿傻子，做的还都是头号儿傻事。

**冯允平** 有人想逮我，是谁?

夫人还有谁?那太上皇总部。

**冯允平** 没有人疑心你? 夫 人 疑心我什么? 冯允平 你我的友谊。

**夫** **人** 我当疑心我是革命党那。别的话，我们这样儿女人

也不放在心上。你以为我做了厅长太太，就真个正 正经经做起人来了吗?也许别的女人会这样子，我 虽说糊涂，还不至于一点人味儿不留给我自个儿。 我老想法儿活着。好比一盆花儿生在窖子里头，我 能够怎么舒展，就怎么舒展。

**冯允平** 这未尝不是一种生存的道理。

**夫** **人** 你的话倒像一回子事，口气怕没有那么恭敬。我再 傻也听的出来。不过，你要我怎么办?别瞧我是一 滩死水，见了缝儿也是钻。这正是我那点儿小得意 处。我不比你男人，一赌气，走遍天涯闹革命，闹得 丢不开手，命也赔在里头。你敢说，你闹革命不是赌 气?

冯允平 一个警察厅厅长太太绝不懂什么是革命的。

夫 人 至少她比一个革命家懂得爱情。 冯允平 我不知道。

夫 人 (跳起来，惨笑。)你不知道?我的允平，允平，你不知 道?喝，喝，喝，他不知道，我的小革命家那!(在他 面前站直了。)我不喜欢你这种寡言——寡味——连 动作也寡的英雄!(看见他的脸抽搐。)你身边没有

带颗炸弹，或者手枪? 冯允平 干什么用?

夫 人 要是我，先炸掉一个警察厅厅长。

冯允平 (微笑。)你以为他配吗?你太看高了你丈夫!

夫 人 (思维。)你的话有道理。到了性命关头，他头一个投 降。来，听我一句话，要是我跟你走呢?

冯 允 平 你 ? 夫 人 我 。

**冯允平** 马上? **夫** **人** 马上。 **冯允平** 我不信。

**夫** **人** 你跟姐姐一样，不信我会走。 **冯允平** 她对。

**夫** **人** 你那么看不起我?

**冯允平** 不，你看人生看得太儿戏。我们没有法子在一起。 不可能。

**夫** **人** (呆了呆，强笑。)可是你来看我。

**冯允平** 我来看我十年前爱过的女孩子，我理想里的，梦想里 的，一个已经死去了的女孩子。

夫 人 死去啦?

冯允平 (口气温柔。)好在我的记性还没有死。它会帮那女 孩子一块儿活下去的。

夫 人 你知道我现在想怎么样你?我想一枪打死你!(看 见他不言语。)不，我们永远是好朋友，不是吗?锣鼓 还没有响，戏就收了场，岂不有点儿太快?心里有点 儿遗憾，你不觉得?拉拉手，你真该走了!

〔冯珍重地同她道别。 一种凄凉的情绪堵住他，他低 下了头。

〔王秘书在帘边出现，看见他们握手，愣了愣，轻轻咳 嗽着。

〔夫人看见他，倒退一步。 **王彝丞** 车备好了，我这就走。

**夫** **人** 好吧。谭先生要到天津去一趟，捎带着他，你一道儿 也不寂寞。

**王彝丞** (意想不到。)谭先生跟我一块儿上天津?

**夫** **人** 他另外有事。

**王彝丞** 那好极了!怎么,马上就走?

**冯允平** 我们现在就一同出去。(向夫人。)再见! **夫** **人** 再见!(失了气力。)再见!

〔她向前送了两步，扶住琴几，便不动了，望着他们的 背 影 。

幕。

全剧完。

**卓** **文** **君**

郭沫若



**人** **物**

卓文君——二十四岁。

红箫——文君之侍婢，二十岁。 卓王孙——文君之父，四十岁以上。 程郑——文君之舅，四十岁以上。

临邛县令王吉——相如之友，三十四五岁。 司马相如——三十岁。

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苍头周大(四十岁)及家僮 秦二

(二十一二岁)。

**时** **间：**汉武帝初年。

**地** **点：**西蜀临邛县城外。

**第** **一** **景**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围绕，屋脊亭 瓴自山后耸出。

右手临池楼房一座，额题“漾虚楼”三字，窗轩敞 豁；下有游廊，隔墙有圆门一道，与右院通。院落不 可见。

楼房中有竹制桌椅诸事；临池诸面，有栏可凭 眺 。

林中多木莲，花正开。

卓文君与侍女红箫从侧门走上。

红 箫 哦，好月亮呀!什么都像嵌在水晶石里一样! **卓文君** 今晚上怕不早了吧?

**红** **箫** 月儿已经在天心了。 …… **卓文君** 怎么还不听见弹琴呢?

**红** **箫** 两个心中一轮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中有 你不呢?

**卓文君** 啊哈，你又在调弄人!(以手欲扑红箫。)

红箫奔驰上楼，卓文君随后。二人在楼上追逐，最后 红箫跪地求饶。

红 箫 姐姐，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卓文君** 嗳哟，你这没志气的磕头虫!说时顺口，说后顿首； 我如果打了你，也要污了我的贵手。

红 箫 (愤愤然起，偃凭正面凭栏上)嗳哟哟，你们小姐姑娘 们，真是高贵，真是有志气……你有志气为什么事事 都要求教我们丫头呢?

**卓文君** 啊，你生气了，你不要生气。(抚摩其肩。)

**红** **箫** 我们做丫头子的人哪敢生气哟，我们是没有气的垫 脚凳呢!

**卓文君** 啊，你别生气，怪我说顺了口。 木莲花香得很 呢!

**红** **箫** 唉，香得很，是特别为小姐姑娘们香的。

**卓文君** 你老是生气，请你打我出口气罢!(跪下)红箫姑娘，

请你高抬贵手，打我这个顿首的丫头! **红** **箫** (嗤然发笑)你这真是有志气呢!

**卓文君** 我就是没有志气了，嗳，我如果有志气，早就逃出了 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红** **箫** (扶卓文君起)你听，好像在弹琴呢!

**卓文君** (与红箫并肩坐)你别诳我，我没听见什么。啊啊，木 莲花的香气真好，我一闻着这股香气，就好像隔了一 世人生的一样。

红 箫 你往年一闻见木莲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吗?

**卓文君** 你不说我倒完全忘了。咳，真是使人伤心的木莲花 呢!

红 箫 为什么又伤心呢? 卓文君 红箫，你忘记了吗? 红 箫 忘记了什么?

卓文君 四年前我出阁的时候，不是正当这木莲开花的时候

吗?在出阁的前一夜，我们两人不是在这漾虚楼上， 在这木莲花的香气里面哭昏过一次吗?

红 箫 哇，是的，我记起来了。那时还是我的不是，我打听 得程家姑爷是目不识丁的人，我不该立地告诉了你， 你那时还想自杀过呢。

卓文君 我本来是欢喜木莲花的。我喜欢它那洁白的花瓣， 翡翠般的绿叶，浓烈的香气。但是我自从出阁以后，

我一闻着它的香气，我便要晕倒了。 **红** **箫** 今年却是好了。

卓文君 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自从前几天你告诉我，说这 儿可以听见他的琴音，我们每晚上便到这里来。我 们期待着，倾听着，便把什么都忘记了。我把我的病 也忘记了。我现在闻着这木莲花香，我处女时代纯 洁的前生又好像苏活转来了的一样。但是我不晓得 是什么缘故呢。

红 箫 怕是程家姑爷死了的缘故吧?

**卓文君** 怎么还不听见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 红 簫 连二更都还没有打。

沉 默 。

**卓文君** 你听，不是琴音吗?

红 箫 ……不是，是风在竹林里吹。 卓文君 是从下方来的。

红 箫 ……是水在把月亮摇动。 卓文君 是从远方来的。

红 箫 ……不是，不是，什么音息也没有。啼饥的猫头鹰也 没有，吠月的犬声也没有。……

卓文君 啊，没有。真的什么也没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

了 。

沉默。

远处更声二起。

红箫姐姐，你听，才打二更。

**卓文君** 啊，真的才打二更。我还怕他生了病呢。

红 箫 姐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听说他

正是因为有病才从梁国回来的。 **卓文君** 啊，是什么病呢?

红 箫 是文人害的忧郁病吧?是月儿害的消瘦病吧?他天 天晚晚高兴着弹琴，他又时常骑着白马在官马大道 上跑，想来也不会有什么沉重的病症的。但是月亮 一天一天地丰满了起来，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 去。说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单了的缘故吧!

**卓文君** 好新鲜的医案，你可算是女扁鹊了。

**红** **箫** 要姐姐才是呢!

**卓文君** 你又来了。——我记得从前读他的《子虚赋》的时 候，我以为他是个古人；不想出他才是我们西蜀的 人，更不想出在这临邛地方我们在呼吸着的浩气中， 他也在呼吸。啊，我们真是幸福!我们这偏僻的西 蜀出了他那样的一位天才。他将来是要同屈灵均、 贾太傅们在文学史上争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 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原、贾谊一 样，不得终其天年。

红 箫 姐姐，其实他是不会死的。他是永远不会死的。你 不是才说他要在文学史上与屈原、贾谊争光吗?

**卓文君** 但是呢，红箫!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这天地间总有 许多不合理的事情。有许多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在

世间上偏偏能够富贵寿考；凡是稍有天赋的人，总要 为贫病忧患所苦。

**红** **箫** 那是不可抵抗的运命呢。

**卓文君**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这天地之间，为什么会有这样 不合理的、不可抵抗的运命!——就如我自己 …… 啊，也是太为这黑暗的运命所播弄了!……我听从 父亲的命令嫁了程家……啊，我如今就好像成了个 破了的花瓶一样……(掩泣。)

红 箫 姐姐……姐姐……

**卓文君** 红箫，你是晓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不 想再和那老禽兽相见了!

红 箫 姐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 算是不幸中之幸呢。

**卓文君** 唉，普天下的儿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们误了! 红 箫 恐怕也不尽然吧!

**卓文君** 为什么? 红 箫 我不说。

**卓文君** 你说吧，说了有什么要紧? 红 箫 说了我怕你生气。

**卓文君** 我决不会生气，你说吧。 **红** **箫** 那么,我说……

**卓文君** 为什么要说又不说呢? 红 箫 姐姐，你真的不生气吗?

**卓文君** 我是决不生气的，我的红箫呀!

**红** **箫** 姐姐，我觉得说被父母误了的儿女，多半是把父母误 了的。自己的运命为什么自己不去开拓，要使为父 母的，都成为蹂躏儿女的恶人?像我这无父无母的

孤儿，我倒比姐姐们少费得一番心力，我的运命要由 我自己作主，要永远永远由我自己作主。我服侍了 姐姐多年，正因为你爱我，我也爱你。你不把奴婢待 我，所以我也就觉得和你是姊妹一样。不然，我早



**卓文君** 啊，红箭，你别说了。你的话是很好的教训。你从今 后是我的老师，我要永远服从你的指导。

红 箫 姐姐，你总是这样!你一谦虚起来，又要令人难受。 我认为各人的运命，是该各人自己去开拓的，别人不 能指导，也无从指导。姐姐，如今又有一个很大的运 命的试验，逼到你眼前来了!姐姐，你看这短笺上写 的是什么?(自怀中取短笺一纸授卓文君。)

**卓文君** (捧就月光中念出)

风兮凤兮归故乡， 遨游四海求其凰。 室迩人遐毒我肠， 何由交接为鸳鸯?

凤兮凤兮从凰栖， 愿托子尾永为妃。 交情通体必和谐， 中夜相从别有谁?

红箫，你这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红 箫 是方才秦二交给我的。他刚才对我说，他清早进城 的时候，路过都亭，便遇着那位司马长卿先生。司马 先生问他，前几天我们家中有琴音远扬，是谁人弹 的?他回答是姐姐。那司马先生便挽留着他，回转

身去写了这张短笺，教他回来时，面交给姐姐。他不 敢面交给你，便交给我转交了。

**卓文君** 啊，他真大胆呢。万一落到父亲手里，不会惹起一场 风波吗?

红 箫 姐姐，你到底怎样答复他?

卓文君 你叫我怎样答复呢?这种要求，我是万难答复的。 他怎么不向我父亲提说呢?

红 箫 姐姐，你毕竟还是要仰仗父亲。万一父亲不允许呢?

卓文君 ……嗳，我终竟是个弱者。……你等我，你等我再待 一会吧。

红 箫 低声些，有人的脚步声! 二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侧门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红灯前 行；弟可十岁。

卓 弟 有人在漾虚楼上讲话呢。

**卓** **妹** ……唔，那是姐姐和红箫了。姐姐，我们什么地方不 曾把你找过呀!

**卓文君** 你们别跑，看跌在池子里了!

弟、妹上楼，卓弟投入卓文君怀中。 卓 妹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卓 弟 白话!白话!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弹琴。 卓 妹 讨厌的小弟，你才不说白话啦!

**卓** **弟** 你才叫讨厌呢，别人家不说白话，你要说白话。

**卓文君** 你们不要闹吧，要规矩些，你们先回去，我随后就来。

卓 弟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卓** **妹** 我一个人也不回去。

**卓文君** 那么,红箫，请你和妹妹两人先回去吧。

红 箫 好，二小姐，我们先回去吧。 红箫、卓妹下楼。

卓 妹 (涉回廊上)红箫，你们又在楼上听琴吗? 红 箫 我们是在楼上望月。

卓 妹 我晓得的哟，你们这几天晚上，都在这里听琴，一直 听到半夜，我是晓得的哟。

红 箫 二小姐，你别到处乱说呢。 …… 红箫、卓妹由侧门下。

**卓文君** 爹还没睡吗? 卓弟还没呢。

**卓文君** 你怎么晓得我们在这儿呢?

**卓** **弟** 我们到你房里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说：你们一定到

漾虚楼去了，她说前两夜看见过你们来的。

**卓文君** 爹爹说过什么话没有? **卓** **弟** 说是明天要请客呢。

**卓文君** 请些什么人呢?

卓 弟 请程姻伯，请王县令，还要请一位……唉，姓两个字 的先生。

**卓文君** 姓两个字的先生?

**卓** **弟** 是呢，说是才到我们这县里不久的呢。我记不起了。 **卓文君** 啊。要他肯来才好啦!

卓 弟 姐姐你认得他吗?

**卓文君** 别作声!

舞台左隅有琴声幽扬而起，随后有低抑的男子 歌声。姐弟紧相依抱，立楼头谛听。

幕内歌声：

柳影耗耗，

四周如梦，

城上已是二更。

我对着明月鸣琴， 渐自觉心魂苏醒； 安得那月里姮娥， 前来慰我仃伶!

可怜我落拓半生， 无处把心魂寄定； 我好像辞枝落叶， 随风四处飘零。

我魂儿已倦游，

身儿又病，

回到故乡来， 故乡——

啊，也是一座愁城!

四处都是愁城?

何处是华胥国境?

几次想，仰我三尺长剑， 令我魂儿飞升!

卓 弟 姐姐，你怎么在流眼泪呢? 卓文君不语。

卓 弟 姐姐，你怎么在发抖呢?你冷吗?

卓文君 啊?……夜深了，冷起来了，我们回去吧。 二人下楼，携手步回廊上。

**卓** **弟** 姐姐，你认得那姓两个字的先生吗?

**卓文君** 他怕是住在我们这邻近的都亭中的司马先生吧? **卓** **弟** 是的，是的，是“死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马儿! **卓文君** (笑)不是死马，是司马呢!

卓 弟 管他“四马”也好，“五马”也好，姐姐，你怎么认得他 呢?

**卓文君** 我并不认得他，只是晓得他会弹琴 ……

**卓** **弟** 就跟姐姐一样啦! **卓文君** 会做诗赋 ……

**卓** **弟** 也就跟姐姐一样啦。 **卓文君** 看着路走，别跌倒了。

**卓** **弟** 姐姐，你听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好不? **卓文君** 好，你唱吧。

卓 弟 (手舞足蹈唱儿歌)

月光娘娘， 水里梳妆。 影在水中， 身在天上。

水间天上两相望， 一朵白云飞过江。

都朗朗， 都朗朗，

都朗朗朗朗朗，

一朵白云飞过江。

二人同入侧门，余歌在墙内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恼。

恼得星星昃眼睛， 一 朵白云过江心。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 朵白云过江心。

**——幕下**

**第** **二** **景**

华丽之客厅。

厅下为庭园，右翼及右后隅有林垣界隔。后通 后园。左翼前端有疏篱斜界，有门通外院。

厅上左手，以纸壁为门，壁上画松鹤遐龄图，可 通内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凹壁为龛，龛中以蓝色蜀 锦张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余壁敞豁，下以碧绒面 地。正中陈圆形朱漆矮桌一。

厅之前面，右翼，背面右三分之二，均有广廊回 护 。

红箫以白帕蒙头在回廊上扫除。

秦二由厅后绕上，两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红 箫脚下，斜坐回廊上。

红 箫 秦二，你到什么地方去来?

秦 二 我到司马相公那里去来，我是去催他来的。他在问，

昨晚上的信交到没有? 红 箫 我已经替你交了。

秦 二 有回信吗? 红 箫 不便写回信。

秦 二 (含笑)你请把头埋下来，我向你说句私话。

红 箫 有什么私话好说?(埋头就秦二。) 秦二两手抱红箫颈，亲其颊。

红 箫 (披秦二颊)你真胆大!别人看见怎好? … … 左侧有人脚步声。

红 箫 快走，有人来了! 秦二向篱内遁去。

卓王孙开左侧纸壁门，走上，卓文君与其弟随后。 **卓王孙** (向红箫)这么一大半天，怎么还在这儿扫地呀?

红 箫 刚才老爷插花的时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叶在这廊 沿上。

**卓王孙** 唔，你扫干净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来的时候

了 。

红箫下。

**卓王孙** 文儿，你看这客厅的陈设怎么样?

**卓文君** 唉，还可以敷衍得过去。但是这瓶牡丹花太孤单了。 司马先生不是会弹琴吗?我看不如把我的绿绮琴来 一道摆在这儿。

**卓王孙** 唔，不错，不错。王县令也是长于音律的。放架琴在 这儿是最雅致的了。 ——红箫!红箫!

*无应声。*

**卓文君** 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来好了。(下。)

**卓王孙** 这瓶花，也要有人来移动才行呢。三儿，你去叫周大 来。

**卓** **弟** (下厅，步入篱门内，叫)周大。

周大上。卓弟在园中自行取乐。

**卓王孙** 哦，周大!你来，你来把这花瓶移到这圆桌上! **周** **大** 是。(上厅移花瓶)老爷还有什么吩咐没有?

**卓王孙** 没有了，你去吧。 ——转来!席面是设在漾虚楼上，

你们没弄错吗?

**周** **大** 是，早已陈设好了。 **卓王孙** 现刻是什么时候了?

周 大 刚才才看了猫儿的眼睛，是一根线了。是已经交了 午时了。

卓文君抱琴上。

**卓王孙** 程老爷们怕快到了，你去吧。来了的时候，教他们引 到这里来。

**周** **大** 是。(由篱门下。) 卓文君置琴龛内。

**卓王孙** 不错，这样是雅致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怎么 样?

**卓文君** 也好。不过牡丹花，我总不很欢喜。

**卓王孙** 你谈话总不像有福气的人。牡丹花是富贵花，是花

中之王，哪有不被人喜欢的道理? **卓文君** 我就嫌它太富贵了。

**卓王孙** 唔，你们居孀人的心境，或许是那样。但是忧能伤

人。年青人总还要达观些才好。

卓 弟 (在园中寻紫罗兰，随时信口唱歌)

紫罗兰，紫罗兰， 摘得紫罗兰，

把给大姐做花簪。

紫罗兰，紫罗兰。(至此摘紫罗兰一朵，飞上客

*厅。)*

卓 弟 姐姐，你看这朵紫罗兰花!我把给姐姐簪在头上呢。 卓文君 啊，谢谢你。

**卓王孙** (坐地，肘倚圆桌上，自语)说起琴来，文儿，你近来怎 么不大喜欢弹琴了呢?

**卓文君** 我有些怕弹琴。 **卓王孙** 为什么呢?

**卓文君** 这几晚上从那漾虚楼东首的都亭中，时时有琴音弹 出 ……

**卓王孙** 啊哈，你说的就是那司马相如。

**卓文君** 因为他弹得太好了，我是怕见笑了。

**卓王孙** 果真弹得好吗?其实他们那些穷文人，打秋风的惯 技，便是离不得卖文、卖艺；他们弹琴、赋诗，就好像

乞丐们沿街卖唱一样，不见得……

卓 弟 爹爹，你为什么要请卖唱的来吃饭呢?

卓王孙 哈哈，娃娃儿，你还年青呢。不过我也告诉你吧。你 要晓得，屎尿是很龌龊的东西，但是假如是皇帝的屎 尿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敢有那种大逆不道的想法，说 是龌龊的了。假如皇帝要叫我们吃他的御屎、御尿， 我们也当得是受宠若惊，如像吞食龙肝、凤胆一样。 司马相如他虽是穷文人，虽是等于卖唱的乞丐，但是 他是王县令的朋友；所以我们请他，并不是请的穷文 人，我们请的是县令的朋友，就好像我们蒙皇帝御赐 排泄物的光荣，并不是吞食的屎、尿，是吞食的龙肝、

凤胆呀。哈哈哈哈 ……

卓 弟 爹爹，你吃过皇帝的粪吗?

卓王孙 哈哈哈哈，不过是打的譬比罢了。

卓文君 爹爹虽是那样说，但不晓得他肯来不肯来。听说王 县令去访他，他也时常称病不会呢。

卓王孙 哪怕他不肯来!他不来，我们倒可多剩些残饭来喂

狗 。

**卓文君** 爹爹，你说话总是这么过火!

**卓王孙** 过火?他鄙薄县令，只怕是那儿没有什么秋风可打

罢了。我们有钱人，哪怕他不来巴结? **卓文君** 啊啊，爹爹，你把钱看得太重了!

**卓王孙** 不重吗?世间上除了金钱而外，哪一样事情办得到? 上而天子王公，下而苍头走卒，都是我们有钱人的傀 儡。一碗饭可以养活淮阴侯；五羊皮可以买死秦宰 相。任你什么英雄、豪杰、志士、仁人，离了钱便没有 命。

**卓文君** 假如他是肯来，那是再好没有。爹爹，我想我们学 琴，从来不曾得过名师的指点。我想假如司马先生 肯来，我们请他住在我们家里，等我和二妹，专心向 他学琴，那倒是很好的呢。

卓王孙 很好的?你真个有点异想天开了!你还年青，又是 才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处女，那个怎么办

得到?怎么办得到? **卓文君** 办不到吗?

卓王孙 办不到!绝对办不到!

卓 弟 只要有钱!不是没有办不到的事体吗?

卓王孙 哈哈……娃娃儿真聪明!你这一问，倒几乎把老子 问穷了。啦，三儿，你还不知世故。你要晓得天地间 钱自然是很贵重，但是也还有一样东西，和钱同等責

重 的 。

卓 弟 是什么呢?

卓王孙 就是名誉呀!钱可买名，名可卖钱，人生没有别的，

就是名与利纽成的一道彩绳!哈哈哈哈!

**卓文君** 爹爹，我觉得教儿女，不该这样教法!

**卓王孙** 呀，你要来教老子了!不该这样教法，要怎样教法?

家僮秦二由篱门上。

**秦** **二** 老爷，程爷和王爷来了。

卓文君偕弟下。

**卓王孙** (起立)司马先生呢? **秦** **二** 还没有来。

**卓王孙** 你快从后门去催请他去。 **秦** **二** 我刚才去催过了。

**卓王孙** 你再去一趟吧，叫他快来!

**秦** **二** 是。(绕客厅向后园中隐去。)

卓王孙整理衣服一巡，下厅步至竹篱门次。程郑与 王吉，笑语由外院走入。

程 郑 “有事弟子服其劳”,卓亲翁，我遨王公来了。哈哈哈 哈 ……

三人相迎揖。

王 吉 卓翁，司马长卿还不曾来吗?

**卓王孙** 是，治下才吩咐下人去催请去了。

王 吉 哈哈，今天总要有他来，才有兴致啦。 **卓王孙** 是 。

三人步上客厅。

王 吉 (见绿绮琴)啊，卓翁，你真是雅人。我还不知道你是 通晓音律的。

**卓王孙** 不瞒父台说，治下关于此道，本不擅长，这只是下家 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 吉 文君小姐原来是会弹琴的，我倒 一时忽略了。几时 有机会很想领教领教呢。

**卓王孙** 岂敢，岂敢!父台和司马先生，才真是当今的子期、 伯牙，我们今天是定要拜聆几曲高山流水的。

程 郑 (同时发言)自古道：“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 同则。”如今天下，唉，是礼乐久废了。我们县里，得 王父台主持风教，使民家女子，也能弹琴，这要算是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呢。哈哈哈哈。 王 吉 岂敢，岂敢。(略略拨琴数下。)

程 郑 啊，老父台，(摇头摆脑，一唱三叹)不图为乐之至于 斯也!师挚之始，关睢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始作， 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尽美矣，又尽善也!

**王** **吉** (愕然)哦呀，我哪当得起你这么的称赞呢! … … 卓 翁，女公子，多少年纪了?

**卓王孙** 今年满二十四岁了。

**王** **吉** 还未字人吗?

**程** **郑**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无。”不瞒老父台说，文君正 是治下的孀媳呢。

王 吉 哦，令郎是几时谢世的?

程 郑 “鲤也死有棺而无榔。”豚儿有棺而无榔者，已经将近

一年了。

王 吉 颜路哭颜渊，仲尼哭伯鲤，这种伤心的际遇，在古先 圣哲也是不能避免，倒亏得程翁旷达。

程 郑 好说，好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上天要命我们 贫，我们不能富；要命我们天，我们不能寿。治下是 “乐天知命故不忧”呢。哈哈哈哈……

王 吉 那真难得。 卓翁，我倒想起一桩心事来了。卓

翁，你该晓得，司马长卿名扬四海，如今尚未青庐，假

使他能得女公子为他的内助，那岂不是天作之合吗? 卓王孙 ……承蒙父台见爱，真是寒门之幸，但是古礼，妻丧

三年，小女才赋孀居，望父台明鉴，恐怕不便议礼。 王 吉 哦，这是我一时糊涂了，恕罪，恕罪!

程 郑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其过也，人皆见之，及 其更也，人皆仰之。”老父台，要算是今之君子人了。

王 吉 要程翁这么“文质彬彬”,那才“然后君子”呢。 程 郑 哈哈哈哈 … …

秦二自后园上。

卓王孙 司马先生到了吗?

秦 二 启禀老爷，司马相公说，有病不能奉陪。

卓王孙 啊，这定是你们请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马先生。…… 王 吉 不然，不然，长卿的脾气，素来是这样。我平时去访 他，他也屡次谢病，以闭门羹相待；今天还是等我亲

自去邀他来吧。 **卓王孙** 哪怎敢重劳父台?

**王** **吉**我们都是如像弟兄手足一样，不必客气。 **卓王孙** 让治下奉陪同行吧。

**王** **吉**那也尽可不必，我此去，准定可以把他邀来，长卿是 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说：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要他 来鉴赏，他是一定肯来的。假如他不来，我也就不再 来告别了。恕罪，恕罪。

**卓王孙** 那真重劳父台了。——秦二，你跟随王大人，从后门

到都亭去来，时候不早了，我们便在漾虚楼相待了。 **秦** **二** 是。

王 吉 失陪，失陪。 卓王孙 重劳得很。

程 郑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王父台真是“谦谦君子，

卑己自牧”呀!哈哈哈哈 … … 王吉随秦二绕客厅由后廊下。

程 郑 哼!“孰谓鄢人之子知礼乎?”我那么恭维他，他才不 大耳识我。 ……

**卓王孙** 亲翁，你抛文太抛得厉害了。你总是离了书本没话 说的人。

**程** **郑** 亲翁，你要晓得，我们考据家的信条，正是“无征不 信”。我为今天的话材起见，昨晚上把论语来考究了 一个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绩，究竟不错!像我这样 的人，假使是生在孔子当时，恐怕七十二大贤，要成 七十三，“言语宰我子贡”之下要加上我程郑了。真 的，我和子贡总觉得是一流人物。子贡会做生意，我 也会做；子贡会说话，我也会说；子贡闻一知二，我恐 怕能够闻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个方桌是四角，我 知道一个年头是四季，我知道一朵菜花是四瓣，我知 道一双手足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驷马是四匹，我知道 一部诗经是四诗，我知道一个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 条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统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 国风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真多，真

多! 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 我终竟不是君子。可惜没得孔子再生，来品评我一 下 。

卓王孙 他定会品评你这个骨董是“瑚琏”呢。 程 郑 因为我像子贡吗?

卓王孙 因为你是“胡脸”。你是一大劳烧胡子脸。

程 郑 哈哈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为骨董专家了。

**卓王孙** 我们且把笑话丢开，还是谈正经话罢。我不知道他 是什么存心，竟替文君女儿说起亲事来!……

程 郑 哼，可不是吗!他做起那礼贤下士的样子，其实他是 说错了话，转不过环，才借故脱逃了。

**卓王孙** 你我的女儿就使要再醮，也说不到那穷措大的份上 去呢!

程 郑 可不是吗!据我想来，怕是那司马相如和他在暗中 作 鬼 。

**卓王孙** 真是黄鼠狼想吃天鹅肉了!

**程** **郑** 唉，亲翁，说到再醮上来，你的意见究竟怎么样?

卓王孙 这有什么意见可说!“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 子。""女人从一而终”,这是古先圣王所定下的天经 地义。虽说文君没有生育，但应该抚养螟蛉，以全礼 节 啦 。

程 郑 这样是很严正的见解。要这样也才合乎你我的门 第。不过据我想来，古人抱孙不抱子，与其由文君抱 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孙了。

卓王孙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我们就这样决定了吧。趁着 还有点时间，我去向文君女儿说明，教她也早得有点 把握。她归宁太久了，也觉不成体统。亲翁，你今晚 就请在这儿过夜，我要叫她明天就同亲翁一路回府 去 呢 。

**程** **郑** 过夜是可以。可是太可怜了，让文君多住些日子好吧。 **卓王孙** 那可不能，那是妇人之仁了。我看文君近来性情渐

渐有些乖僻，内子死后，没人可以管束她们，留在我 家终觉不是好事。我暂且失陪了。

程 郑 请便，请便。

卓王孙开左边门下。

程郑一人独留，偷向四处探视一回，谛听一回之后， 蹑足抱文君绿绮琴起，亲吻不置。

卓王孙 (复转身入)亲翁! … …

程 郑 (惊惶失措)啊，啊，啊，这架琴……唉，真好，我闻了 一闻，到现在也还有干了的梧桐的香味。唉! …… (置琴原处。)

卓王孙 哈哈!你的鼻子真好!

程 郑 可不是吗!琴要是腐败了的梧桐木制的才是好琴， 古者惠施“据槁梧而瞑”,所以据小弟考据起来，辨别 琴的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气味， 第二要有梧桐的余香。

卓王孙 亲翁，你的考据工夫真高明，可是我们现在不是讲考 据，讲骨董的时候了。年青的诗人，要来敲我们的门 了，我请你先到漾虚楼去等一下，等我和文君谈了便 到那边来。

程 郑 是，是，我就去。

卓王孙 这绿绮琴，也就请亲翁顺便抱去吧。

程 郑 啊，那是再好也没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怀 中。)

**卓王孙** 我立刻就来呢。(下。)

**程** **郑** 是。(抱琴由后首下厅，向后园步去，时掉头四望，复 连连吻琴数次，下。)

——幕下

**第** **三** **景**

舞台右翼为卓邸后部，一带粉墙，墙基比地平高 可数尺。墙后花木建筑耸出，后门一道斜向左，门前 有月台，石栏回绕，有石阶数级。背面左端，临邛城 郭，隐隐可见。柳树成行，夹着一条官道，直与城通。 右侧树列至卓邸后门近处而尽。左侧树列至前首， 汇成一林，中拥都亭一座。门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 出，直至幕终。

月 夜 。

周大立倚石栏望月。

秦二匆匆由后门出，将下阶。

周 大 (瞥见秦二)秦二，你要往哪儿去? 秦 二 哦，是你吗?倒骇了我一跳。

周 大 你这么夜深，要往哪儿去?

秦 二 不往哪儿去，我只是出来逛逛。

周 大 秦二，你今晚上的样子很高兴啦，你有什么喜事吗? 秦 二 啊，我有什么喜事哟，我们做奴隶的人有什么喜事

哟。啦，周大，我们做下人的人，别人能活五十岁的，

我们只算活得二十五岁。 周 大 怎么说?

秦 二 别人一天的时间，整整是他们自己的时间。像我们 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时间，只有这夜里的一半才是我 们的。可怜我们这一半自由的时间，还要完全被那 不可抵抗的睡眠夺去呢。

周 大 哼，你说的话，倒有些像在唱戏啦。因为唱戏的下人 们说的口白，通是诗人们幻想出来的。你倒很有些 诗人的资质啦。

秦 二 周大，你的口总是这么辣!

周 大 不是我口辣，你说什么“不可抵抗的睡眠”,我心里倒 有点不高兴了。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人家是君主，我 们是奴仆；人家是神圣，我们是猪狗；只有晚上睡了， 不怕是什么君主、神圣也还是和我们奴仆、猪狗一 样，他们不会比我们多生得一根毛，他们不会比我们 多长得一只角。我们这一视同仁的睡眠，我每晚上 盼不得它早来，你好像还嫌它来早了一样。秦二，你 以为我在这儿做什么?

秦 二 你在望月吧?听琴吧?

周 大 哼，我没有你那样雅趣茏葱的诗兴!我是在这儿望 睡眠早早到我眼里来呢!我这几晚上，天天都不容 易睡熟，文君姑娘虽是喜欢弹琴，但她在晚上是不很 弹的。近来来了那位(声音稍低，指都亭)住在那儿 的什么死马、死牛，他专门在晚上铿汤铿汤地，从黄 昏弹起一直要弹到鸡叫，弹得人真是讨厌。我倒几 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们做相公老爷的人，哪晓 得我们做下人的苦楚呢?

秦 二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见你，他的脚步除非他自 已想出门，不怕你在外边就闹得天翻地覆，他也不动

的。今天的宴会，不是费了多少工夫，才把他请来了 吗?你看他一来，一句也不开口，他把我家老爷和程 老爷们看得来好像屎苍蝇一样，不怕他们对于我们 就好像两尊活上帝。他一来便弹起文君姑娘的绿绮 琴，他弹得真是入神，别人向他说话，向他称赞，他一 点也不管。他弹罢，长叹了几声，连席也没有入，就 各自告辞回去了。他这人真是有点古怪。他好像在 叹息，没有知音的人欣赏他，其实他不曾知道隔墙有 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终立着在倾听呢。文君姑娘说：

“他弹着我的琴，就好像弹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弦， 都被他弹得战兢兢的。”——这是红箫亲口对我说的 呢 。

周 大 战兢兢?好呵，好个战兢兢!就这样，琴台就变成了 寝台了。——啊，好孩子，其实你的运气也不弱，你 好像交了桃花运啦!红箫对于你真不错 ……

秦 二 咳，周大，你哪晓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觉， 你也是晓得的，不过我并不是怕听琴吵我，我正是为 了想着她的缘故呢。

周 大 是你自己痴，你怪得谁呢?你为什么不赶紧向她求 婚?

秦 二 我何尝不?不过我向她请求过好几次，她总要叫我 忍耐，忍耐。她说，我们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自由 的；要想结为夫妇，除非得主人许可，不然，便只好逃 走。向主人请求，我不敢，她也不愿；她教我只好等 待时机逃走——周大，你不是别人，我才这么对你

说。你要晓得，她说的话我是什么都唯唯听命的。

周 大 哼，痴孩子!你简直被妇人的腰带缠昏了!逃走?

你向什么地方逃走?你怎么能够逃走?你连麻雀儿 大的脑子也没有!你们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 比你们还快。并且像你我做奴隶的人，除去永远做 人奴隶之外，还有什么自活养老婆的本事吗?逃走!

你们真想得轻巧! 秦 二 啊，逃不了的吗? 周 大 你逃给我看看!

秦 二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疯了吧!啊啊啊 啊……(在月台上抱头四窜。)

周 大 秦二，你怎么的? 秦二啜泣。

周 大 你不真是疯了吗?

秦 二 我能够疯……我倒……好了。

周 大 吓吓，你真是在说疯话，好好的怎么会哭起来? 秦 二 周大，我告诉你件事情，你千万别向外人说吧!

周 大 我这人是素来不泄漏人家的秘密的，你那回晚上和 红箫私会的事情，我曾向别人说过吗?

秦 二 谢谢你；你不曾向别人说过。在这世界上，除红箫而 外，我就只信任你。

周 大 你有什么话告诉我，你说吧。

秦 二 周大，你不晓得。前几天我和那司马先生遇见过，就 是在这个地方。那时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虚楼上弹 琴，他一遇着我，便问我弹琴的是什么人，我答应是 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一刻，交了一封信给我，教我 亲手交给文君小姐，但是我是交给红箫去了。我不 瞒你说，今晚红箫才交一封信给我，要我亲自去交给 那司马先生。红箫对我说，那是小姐的回信。她又

教我好生准备，她说我们逃走的机会来了。她教我 在三更时分在都亭聚齐，好随着司马先生连夜向成 都逃去。——啊，依你说来，我才在做梦!逃也逃不 掉，教我要苦到几时才了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 **大** (沉默 一 晌)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哪儿，

你已经交去了吗? **秦** **二** 没，还在我的怀里。

**周** **大** 哈哈，好运来叩你的门，你才闭门不纳。天上落了个

星星下来，你才说是白火石。你这人真蠢!真蠢! **秦** **二** 我有什么好运?你莫尽和人开玩笑了!

**周** **大** 我和你?我对于你是表示满腔的同情的!你把小姐 的信给我看看吧。

**秦** **二** (授信于周大)你看得懂吗?

**周** **大** 我看得懂什么,你也要来!不过我们的老主人是看 得懂的。

**秦** **二**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么呢? **周** **大** 拿去请他看就好了!

**秦** **二** 啊，你要教我告发她们吗?

**周** **大** 是呢!这正是好运教你走的一条通路。

**秦** **二**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样的坏人，我怎么对得起我的红 簫?并且我坏人好事，我又有什么好处?那种事怎 么做得!

周 大 吓，你总是癡，你全不想想，你以为那司马相如到底 是什么人?他不过是个浮薄的浪子罢了。他虽然能 够做点文章，但是他哪有我们程老爷利市?程老爷 有钱、有闲，他讲骨董、讲考据，考证得一本旧书，收 买得一件骨董，不费自己一点心血，便可以利达三

江；你看他现在的财产，是多么雄厚!你听见说过没 有?那司马相如还是有病的人呢!他们说他得的是 消渴病，这病是和女色大有关系的。我们假使听随 文君姑娘去奔从他，那岂不是害了我们的小姐吗?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发了的时候，第一 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

**秦** **二** 唔，还有其次吗?

周 大 其次呢，像他那样渔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红 箫跟了去，也难保他不一箭双雕……

**秦** **二** 啊，那怎么使得!

**周** **大** 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如果去告发了的时候，第二， 你是救了你的红箫。

**秦** **二** 救了又怎么样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场亏心 事 呀 。

周 大 你不要那么担心，包管你不成问题。你晓得不?我 们老主人的脾气，素来是鄙弃文人的。他这次器重 司马相如，不过因为他是王县令的亲友罢了。我们 老主人，他最重家规，最重门第，假使这次文君姑娘 去投奔了司马相如，那我们老主人定会气得死去活 来，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如果去告发了的时候，第

三，你是救了我们的主人。 秦 二 哼，讲了半天还是一样!

周 大 哼，一样!你想吃的饼饼就在后头了。你个蠢东西! 你想跟着司马相如逃走，你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想和 红箫那话罢了。他先就替你雕去了，你还能那话吗? 并且将来一弄到官府手里的时候，刑是该你和红箫 两个贱人受的，你们的皮子才够皮条抽呢!但是你

如果事前告发了的时候，那你得到我们老主人的欢 心。那时不说你只要一个红箫，你就要十个百个，老 主人也会是千肯万肯的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 如果去告发了的时候，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秦 二 真的吗?

周 大 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个呆鸟!你在做什么梦 哟!你可以醒了!像这样的事怎么会是坏事?怎么 会没有好处?你还是牺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合山， 你还是使浪子少犯几层罪过，成就你自己的百年好 事呢?

秦 二 是，是，我真是在做梦!我醒来了!我醒来了!我谢

谢你!我去，我就去!(匆匆向园内跑去。)

周 大 你往哪儿去? 秦 二 我去告发去!

周 大 什么凭据都没有，你便想要去告发人吗? 秦 二 (呆然若失)咦!我真是在做梦啦?

周 大 这封信还丢在我手里，你便想跑去了吗?

秦 二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给我，我就去，快要到 三更了呢!

周 大 是，你可以去了。万一她们先出来了，我便在这儿阻 挡着她们。你去向主人说的时候，你能说出是我周

大和你同谋，那我也可以沾些利禄了。 秦 二 是，我晓得。(向门内隐去。)

周 大(自语)嗳，心里真好过，就好像喝了一杯冷醋一样。 (一人在月台上，彳于一时，下阶，呵欠，自语)啊，瞌

睡倒来了，可是这场好戏，倒不可不看的。 临邛城上，远远起更三次。

周 大 啊，三更了。她们还没出来呢。

此时墙内有人行声，语声：“秦二在外边等得发慌了， 姐姐，你听见他的叹声没有?”无回应。

周大忙登上月台。

红箫与文君自门内出。

红 箫 秦二，你等了多一阵了?

周 大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红 箫 (惊)唔，秦二往什么地方去了? 周 大 交信去了。

红 箫 替什么人交信?

周 大 替小姐交信，交给我们老主人去了。

红 箫 ((惊怒)秦二这东西，不想出他才是……

周 大 坏家伙呢!他把小姐写给司马先生的信来和我商 量，他说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发。我说你那样怎么 对得住小姐。他说他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 是不许可的。他说司马相如原来不是好人，只是一 个好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跟从那样的人；他为救 小姐起见，他的良心教他告发。他说小姐假如去跟 从了那司马相如的时候，我们老主人一定会闷郁而 死；他为救主人起见，他的良心教他告发。他说他是 应该忠于主人和小姐的，他不应该听红箫的唆使，破 坏卓府一门，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为救他自已起 见，他的良心也教他告发。他在十分痛悔，说他不该 受了司马相如的贿赂，替他图谋小姐。他说他要补 过。他还想点把火去，把都亭烧了，是我劝止了他。 我说那都亭是官产，烧了是要严究的。就是烧了，也 把司马相如烧不死，他是会逃跑的。他听了我的话，

都亭虽然莫有烧，但是他终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 人那里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看，小姐，你…… 幕内多人脚步声。

秦二与卓王孙、程郑同出。

卓王孙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红箫，你们要往哪儿 去?—文君，你是知书识礼的人，我万不想出你， 替我卓门闹出这样伤风败俗的丑事!你这信上写的 是些什么话!(将信札投掷文君。)

程 郑 (至卓文君前拾信起)亲翁，你不必过于生怒。古人 说得好，“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我看这件事情始 终怪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说劝她去听琴的是红 箫，那“凤求凰”的诗，由秦二手中接受的人是红箫， 转交给她的人也是红箫；叫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红箫， 如今诱引她出来的人也是红箫。我看这件事情，始 终是这红箫丫头在作祟。“中毒之言，不可说也”,我 看她们也还是未遂犯，这件事情趁着还未外扬，最好 是就此阴消的好。- 啦，文君，你的信中虽然说到 家庭的腐败，虽然说到旧礼制的束缚，但是你也犯不 出这么轻贱了你的金玉之质去就那浪子文人。你有 些话实在是诬枉我，但我也不计较，你们年青人这样 的误解本是常有的。我们也本该替别人隐恶扬善， 不过为解除你的执迷起见，也不妨对你讲讲。你知 道那司马长卿究竟是什么人?你以为他真是极清高 极敦厚的诗人吗?你是被你自己的幻想误了。他在 梁国就因为沉溺于酒色，染得一身恶病，才落魄回 乡；而且他的家财是一贫如洗，所以他才来投奔我们 临邛县令王公。你看他这样的人，究竟值得你舍身

去就他吗?论学问，是华而不实，浅薄无聊。论品 行，是浮诞轻佻，恃才夸傲。论财产，是家徒四壁，乞 丐一条。像这样的人，怎值得你去眷爱呢?“昊天不 吊，降孽予一人。”不幸使我颜回早逝。但是我家产 业也尽足使你享福；你就不愿回家，便大归守礼也是 不妨的事情，但你怎可轻贱你金玉之质，做出这样有 伤风教的举动呢?你是 ……

卓王孙 亲翁，没有向她说道理的必要!我卓门不幸，生下这 种逆女，我不愿什么,我只愿她早死!(向卓文君)败 坏门风的淫奔妇!你如果还知道羞耻，你给我死了 吧!(掷剑一柄于卓文君脚前。)

**卓文君** (沉默至此始毅然发语)你两位老人请不要发怒。

**卓王孙**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在向什么人说话?

**卓文君** 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对待你们，我现在是 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

**卓王孙**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欲前扑打卓 文君。)

程郑急挽制之。

**卓文君** 你们一个说我有伤风教，一个叫我寻死，这是你们应 该对着你们自己说的话。

**卓王孙** 造反了，造反了!(欲脱程郑手。) 程郑挽愈力。

卓文君 我自认我的行为是为天下后世提倡风教的。你们男 子们制下的旧礼制，你们老人们维持着的旧礼制，是 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 子不得!

**卓王孙** (极力欲脱去)啊啊，这样挽着我做什么!你这想爬

灰的老忘八!

卓文君 (指程郑)你程家的翁翁，我且问你，为什么你娶了无 数妻妾，你还四处如蝇逐膻，你还能在人面前道人长 短?风教不已被你伤尽了吗?家庭不已被你腐败尽 了吗?你骂人浅薄无聊，你的深厚在哪里?你的有 聊在哪里?我对你直说吧!你时常迷恋着我的身 子，所以你要把我留在你家中。那回你夤夜来叩我 的房门，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程 郑 没有那样的事!没有那样的事!你莫冤枉我!

卓王孙 奇耻大辱!奇耻大辱!这娼妇要把我气死了!(又

欲扑打卓文君。) 程郑急挽制之。

卓文君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 为我自己问心无愧。(向卓王孙)爹爹。

卓王孙 啊，谁是你的爹爹!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卓文君 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没有这种权利!从前你生我的 只是一块肉，但这也不是你生的，只是造化的一次儿 戏罢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 朝生的路上走去!(向红箫)红箫妹妹哟!你与我同 向生的路上走去吧!不怕那儿就是荆棘满途，我与 你是永远要向生的路上走去!这把宝剑，我就借用 了，借用来做为我们开除荆棘的利器了!(拾剑起，

牵红箫。) 红箫不动。

卓王孙 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秦二，周大，你们快把那 泼妇束缚了吧!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晕倒在程 郑怀里。)

周大欲动，秦二畏缩而股傈。

**卓文君** 你们这些脏秽的肉块，谁敢挨近我们的身来!(挺剑 作势。)

程 郑 文君，你太过分了。就有话也可以细说，何必那样性 急，扬刀动武，你还有妹子，还有兄弟，也要做个榜样 呀!

**卓文君** 我就是好榜样!

程 郑 你就忍丢下你的弟妹吗?他们醒来的时候要哭着找 你呢!

**卓文君** 他们醒来的时候，你对他们说，教他们到都亭来。我

在那儿替他们结识了一位新的姐夫。 **程** **郑** 你做女儿的责任呢?

**卓文君**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责任!盲从你们老人，绝不是什 么孝道!

程 郑 你就不怕世人议论了吗?

卓文君 我的行为，我相信，后代的人会来讴歌我。 程 郑 你守着现成的富贵也不要了吗?

卓文君 不要说那些话来污秽我!——红箫，走吧!我们走 吧!

红 箫 (始终低头木立，至此始抬头向秦二)秦二，你来!你 来!

秦二瑟缩而前。

红 箫 姐姐，你把宝剑借给我。(自卓文君手中夺剑，向秦 二)秦二，你这可爱的奴才!你太可爱，又太可怜了! 让我把你解放了吧!(挺剑刺秦二胸。)

秦 二 (惊呼)啊，是周大，是周……大 …… (倒地，流血， 死。)

周 大 (逃入后门)啊啊!啊啊!骇死人!骇死人! … …

程 郑 啊呀，危险!危险!她们疯疯疯疯疯疯了!(挽卓王 孙同入门中，掩门。)

红箫拖秦二尸下阶，卓文君随之。

红 箫 哈哈，你死了吗?你这可爱的奴才!你终竟得和我 一路逃走了。(回向卓文君)姐姐，我们是永生了呢! 我要永远陪伴着你，我们永生了呢!(摊秦二尸月 中)哈哈，可爱的奴才!你怎么这样地可爱呀!你的 面孔和月光一样的白，你的头发和乌云一样的黑，你 的奴性和羊儿一样的驯，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样的清， 啊，星星坠了，你项上的铁圈也退了，你终竞得和我 们逃走了呢!啊，可爱的羊儿呀!——姐姐，都亭便 在前面了，我的灵魂，永远随伴着你。我们是永生了 呢。(转剑自割其胸，扑倒秦二尸上。)

卓文君 (坐地，抱红箫怀中哭)红箫!红箫! ……红箫!红 箫呀!啊，你便要死去了吗?我生命的首途，才要牺 牲你这么高贵的代价吗?……红箫，红箫呀!你便 要死去了吗?我们的婚筵才就是你的丧礼吗?啊， (昂头哀诉)惨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吧!我所渴 望着的太阳!我的生命!我的光!你怎还不出来照 临?啊，我的红箫，啊，红箫呀!我俩的合欢，才就是 你俩的合葬吗?红箫，红箫，红箫呀!你终竟就要死 了吗? ……

此时都亭中琴声划然中止。

红 箫 (星眼微启，声低微)姐姐……他……不死的人 …… 来了。(死。)

司马相如着白色寝衣，长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

出 。

卓文君昂首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至卓文君前，执其 手，俯视者久之。

**——幕徐徐下**

**虎** **符**

郭沫若



人 物

信陵君——魏安隆王之异母弟，名无忌，年近四十。 魏太妃——信陵君之母，年六十。

平原君夫人——信陵君之姐，年四十左右。 魏王——即魏安董王，年五十左右。

如姬—魏王之宠妃，年二十五六。 唐雎——信陵君之客，年九十余。

侯赢——夷门监者，又称侯生，信陵君之友，年七十。 朱亥——大梁屠户，侯赢与信陵君之友，年四十左 右。

侯女——侯赢之女，年十九。 朱女——朱亥之女，年十七。

此外妪甲、妪乙、叟甲、叟乙、农妇、乞丐、青年、男仆、 老兵、壮兵、少兵各一人，屠户二人，赵女兵及魏官女 各四人，卫士及群众各若干人。

**时** **代** **：魏安鳖王二十年，纪元前二五七年。**

**地** **点：魏国都城大梁，今之开封。**

**第** **一** **幕**

信陵君邸之庭园，后右为园中之别馆，乃其母魏 太妃居室，仅现其左侧一半。建筑布置与日本式相 仿佛。室之右面垂幔，绛色，绣有龙蛇，其后仍有内 室。左前两面各悬三帘，帘淡黄，上有花绘，缀以朱 缘。前卷左垂。后壁分为二龛，右龛壁上挂绢画魏 昭王像一帧(其像可以演魏安隆王者为模度),其前 有铜壶一个插有桂花。左龛靠左之下半部有一壁 橱，橱上陈列若干青铜器和玉器等小摆设，橱内藏放 垫褥。两龛之间一琴柱，柱上挂七弦琴一张。室中 布席，每席之边缘缀以朱锦。室外有回廊，廊际有透 花栏杆。栏杆色黄，柱色朱。前左两面正中处均有 石阶。园中花木可任意布置，惟须充分表示秋季。 中有桂花树一株，大可合围，花正开放。其左为短 篱，有门道，在舞台前部。

侍女二人，侯赢与朱亥之女，在前面回廊上投 壶。其法两人跪于两端，各执箭五枝，古人谓之 “算”。一为红色，一为绿色。箭端非镞而系铅丸，以 免伤人。两人之间置一壶，古人谓之“中”。其形下 体为象(任何动物形均可，就有现成之古董用之，最 宜),背上负一方壶，壶与象身联为一体。短箭之

“算”以同等距离投入壶中，以所投入之多寡定胜负。 今假定为：五算均投入者谓之公，四算侯，三算伯，二 算子，一算男。无算为罪人，当受罚。负者向胜者叩 头，以算之多少定叩头之次数。如相差二算叩二头， 以上类推。同算免叩。如为罪人，则于叩头之外，尚 须由胜者以柴炭在额上画记，以表示踪刑。投者须 端坐，不能倾欹。幕开时壶中已投入五红算，此为朱 女所投者。侯女尚持五绿算跪于右端。

朱女(拍掌欢呼)呵，我一下就拜了公爵，高兴呀，高兴呀! 侯 女 (亦拍掌)真了不起。

朱 女 规矩你不要忘记啦。五算公爵，四算侯爵，三算伯 爵，二算子爵，一算男爵，输了的就叩头。输多少算 叩多少头。一算也没有就是罪人，叩了头，还要受黥 刑的啦。

**侯** **女** 我记得比你清楚。

**朱** **女** (起身将壶中之算拾起，仍归原位)好，该你投了，你 投啦!

侯 女 (端正姿势)好的，我也要投个公爵给你比!(注意投 掷，至少须能投得一算，能多至四算亦可，但不可与 朱女同等。)

朱 女 呵，你输了，赶快向我叩头! 侯 女 投投玩的，不叩头好吧。

朱 女 不行，非叩不可!少了半个都不行。 侯 女 好，我就向你叩头。(照数叩头。)

朱 女 (俨然受礼)好了，现在该输家先投了。你再投看。

侯 女 (起拾算，复位，端正姿势再投)看吧，我这次一定要

赢 你 。

朱 女 (颇骄纵)你赢了我加倍给你叩头。 侯 女 不要翻悔，要加倍啦!

朱 女 决不翻悔，一定加倍。但你输了也要加倍。

侯 女 你这不是已经在翻悔了吗?怎么我也要加倍呢? 朱 女 你有把握，你就同我赌。

侯 女 好，我就不相信你会再赢我。我一定要惩罚你这骄 傲的人。

朱 女 只要你能够。

侯 女 你看好了。(整势作投，至少须投入一算，能多至四 算亦可，但不可多至五算)好，现在该你投了。(起拾 算复位。)

朱 女 (整势作投)我 一 定要超过你，超不过你，我决不相 信 。

(投算，须十分矜持，但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投去。一 算也不能投入。)

侯 女 (拍掌大喜)好呵!你输了，而且当了罪人了。加倍 叩头之外，还要画墨!

朱 女 我才不来呢。(舍算下园而逃。)

侯 女 (执柴炭追之)你这人撒赖，非惩罚不可。 二人在园中嬉笑追逐。

信陵君之母魏太妃与如姬由园门出场，魏太妃在前， 如姬在后。

魏太妃年六十，人甚谦和。如姬二十五六，貌美而庄 重 。

魏太妃 你们两个人又在闹些什么? 二人闻声，立罢追逐，肃立。

侯 女 我们在这儿投壶，起初我输了，阿朱一定要我叩头。 我叩了。后来她输了，她便撒赖，不向我叩头，不肯 受 罚 。

魏太妃 阿朱，你总是这样的豪强。(回向侯女)不过阿侯，你 大方一点好了，不必和她计较。你们都要听我的话， 阿朱，你好生把那些收了，(指廊上壶算)回头再把我 的内室好好整顿一下。

朱 女 是。(上廊收拾壶算，置于室中左龛之右侧。毕，揭 右壁之慢入内。)

**魏太妃** 阿侯，你到外面去等着，公子假如回来了，你说我在

这儿等他，要他快点到我这儿来。 **侯** **女** 是。(由园门下)。

**魏太妃**(向如姬)我们上屋子里去坐坐吧。 **如** **姬** 我觉得就在园里坐坐舒展些呢。

**魏太妃** 在外边也好，我喜欢那株桂花树。(指左翼一株大桂

花树)我们在那下边坐坐吧。 如 姬 好，今年的桂花开得真好。

魏太妃与如姬走向树下，在二天然石上就座。

**魏太妃** (微微叹息)无忌在那边和国王商量的情形怎么样 了?

如 姬 我来的时候，辩论得很厉害。须贾和段干崇都说不 要进兵，有人甚至说向秦国朝贺，让秦王称西帝。说 话的人，差不多都在体贴国王的意旨，和信陵公子反 对。就是赞成公子意见的也压根儿不敢说话。那辩 论恐怕是没有好结果的，已经闹了好几个月了。

**魏太妃** 赵国近来求救得很急啦。

**如** **姬** 可不是吗，每隔一两天就有人派来，真是急如星火

呢 。

魏太妃 邯郸被围已经一年半有多了。前次你女弟平原君夫 人有信给我，说了些她们在围城中的生活。没有东 西吃，有时吃死人肉，没有柴烧，有时烧骸骨。你女 弟们都参加了行伍工作，白日黑晚要轮流守城，有空 便替士卒缝补衣裳。她说：她们的士气很壮。但是 无论怎样壮，总是有限度的，怕是支持不了好久了。

**如** **姬** 真是够耽心的事，秦国又是那样十分残暴的国家。

**魏太妃** (摇头叹息)真是骇人听闻呢。一下子就要几十万人 几十万人的杀，四年前长平一战秦国把投降了的赵 国的士卒一下子就活埋了四十五万人。这真不知道 是什么人心呢!

如 姬 真是残忍。那一次的战役赵国人活埋了那么多，秦 国人也战死了一大半。我听说秦国人那一次凡十五 岁以上的男子都出来打仗来了。秦国的国王还亲自 到河内①一带去征过兵的。

魏太妃 究竞为的是什么!被杀的是人，杀人的也是人。被 杀的人有父母妻子，杀人的也有父母妻子。为什么 总不推心置腹的想一下呢?

**如** **姬** 根本是没有把人当成人。假使世间上有那么一天， 人把人当成人的时候，那就好了。

**魏太妃** 我实在担心得很。邯郸假使是陷落了的话，不知道 又有好几十万人，连妇女老弱，都要遭屠戮了。

**如** **姬** 那是难免的。正因为这样，所以赵国的人也就决心 死守邯郸，决不投降呢。



① 指今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包括今河北南端与山西东南部分地区。

魏太妃 三十年来，我们这大梁也有两次差不多就遭了那样 的灾难。两次都是割地求和，算把灾难免掉了。看 来求和或许怕也是一个方法吧?

如 姬 不过秦国那样的国家是不会满足的。割地求和即使 能免掉一时的痛苦，但等你喘息未定，他又来了。我 看秦国的脚步，非把关东诸侯吞灭，是不会满足的 啦!

魏太妃 无忌也常常在这样说。近来的这几十年我们魏国算 还好，虽然和秦国有过一两次接触，但都不很厉害。 关东各国也都不敢侵犯我们，我们算比较过了些太 平日子。

如 姬 这是全靠无忌公子的力量呢。 魏太妃 不见得吧。

如 姬 凡是明白道理的人，都在这样说。无忌公子礼贤下 士，天下的贤士差不多都集中到我们魏国来了。大 家都在说：方今天下四公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 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我们魏国的信陵君，要以信 陵君为第一人呢。

魏太妃 (呈喜悦色)我也时常听见别人这样夸讲，不过在我 做母亲的人看来，无忌怎么会有那样的大本领?他 不是还像一个小孩子么?

如 姬 这是太妃的谦虚的美德呢。有太妃这样的精神，所

以才能够有平原君夫人和信陵公子这样的人物。 **魏太妃** 啊，你也奉承起来了。

如 姬 不，一般人都是这样说的。你没有听见我们大梁人 有是口碑载道吗?—— “要作母，当作信陵母；要娶 妻，当娶平原妻；要得子，当得魏公子。”

**魏太妃** 别人的话多半是褒奖奉承的。无忌那孩子，认真说， 我倒有点怪他呢。

**如** **姬** 怎 的 ?

**魏太妃** 他怎么总得不到他哥哥的欢心呢?

**如** **姬** (微微叹息)这理由我知道得最清楚，正因为信陵公

子太好了，便愈见讨不到国王的欢心! **魏太妃** 为什么?

如 姬 国王是害怕他呢。太妃，你不知道。国王曾经告诉 过我。有一次信陵公子和他两个人在下棋，有人来 禀报，赵国来侵略我们来了，北方的边境上传出了烽 火了。国王便丢下棋子，准备召集大臣们来商量对 付的办法。信陵公子阻止着他说：不要那么吃惊，赵 王只是在边境附近打猎。国王虽然听从了他，但其 实心里总是放不下。不一会又有人从北方来禀报， 赵王在打猎。这样便使得国王大吃一惊。他问公 子：“你怎得有先见之明?”公子说：“我有一位食客能 够探得赵王的阴事，赵王有什么举动，他就预先通知 我。”但是从此以后，国王就害怕公子了。他不仅一 次地这样对我说：“无忌那家伙，他的本领比我强，又 会收揽人心，不仅魏国的人多喜欢他，连关东六国的 人也多喜欢他。”我看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这几年 来也就不大听公子的话，不让他管事了。

魏太妃 兄弟之间闹成这样，实在也不大好。据我看来，还是 做弟弟的要不得。做弟弟的没有尽到弟道，所以连 自己的哥哥都不相信他了。

如 姬 实在也难，古今来在父子之间都往往有不融洽的事 情，更何况是弟兄。儿子尽了孝道不一定能够得到

父亲的欢心，弟弟尽了弟道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兄长 的欢心。太妃，我不敢瞒你，像国王那样的人，实在 连我都不高兴他。

**魏太妃** (颇为惊异)啊，你这是要不得的。国王不是很喜欢 你的吗?

如 姬 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他喜欢我不是把我当成一个 人，而是把我当成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 欢马儿、狗儿，喜欢吃黄河的鲤鱼那样。他喜欢我， 不过因为我年青，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如果我年 纪大了，相貌变丑了，我就不相信他还会喜欢我的。 他以前不是喜欢过别的年青美貌的人吗?结果那些 人不是一个二个都被他丢得来就跟破草鞋一样了 吗?真的，我不过是他的一双垫脚的草鞋，在目前还 没有十分破烂罢了。虽然他天天在叫我是小宝贝， 小马儿，又是什么心肝，什么骨髓，认真说，我实在是 有点恶心。

**魏太妃** 他不是很听你的话吗?

**如** **姬** 关于日常生活上的无足轻重的话罢了。 一说到稍微 重要一点的事情上来，他立刻就要说：没有你们女人 的事；“牝鸡司晨，维家之索。”我真是不高兴他呢!

**魏太妃** 你对他说过什么事情受了申斥吗?

如 姬 譬如我前一向听见说平原君夫人们在行伍中工作， 我就向他说：我们魏国也可以仿效。请把我和宫中 的女官们也放到行伍中去工作，这样可以鼓励士气， 抵御外来的祸患。他说：“这没有你们女人的事，我 们魏国还没有到亡国的地步!”

魏太妃 (微笑)他那样说过吗?女人要当兵可也真是稀奇

喽 。

如 姬 又譬如关于救赵的事吧。我也向他说过：应该赶快 叫晋鄙去救邯郸，不要按兵不动。赵国和我们是兄 弟之邦，赵国亡了，秦国一定要来吞灭我们。我们不 要忘记了“唇亡齿寒”的教训。他立刻又骂我：“你们 、女人懂得什么!你在同无忌一个鼻孔出气，你去做 他的太太好了，他现在正没有太太咧!”他就是这样。

但等你一不理他，他却又小妹妹小乖乖的来逗你来 了。他简直在把我当成玩具，我真不高兴他!

魏太妃 (安慰她)哦，我是第 一 次才听见你说这样的话。不 过我看，你还是应该把这种心思抛开，不要让它盘根 在你的心底，那于你的将来是会不幸的。我年青的 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但我把它抛开了。我想：这 怕和年龄，和地位，是有关系的。我也和你一样，和 国王的年龄相差得太远，又在妃嫔之列，在前总是被 人轻视的。不过，不要紧，我们自己求其问心无愧好 了。况且我们的天职是在生儿育女，这是件苦事情， 也是件极其幸福的事情咧。有时候我们妇女的希 望，差不多就完全寄放在自己的儿女们身上。成了 名器的人，我们把他们无可如何。但把自己的儿女 好生教养，为风为鸡，为龙为蛇，我们是可以作主的。 有了好儿女，自己的地位也就增高了起来。“子以母 贵，母以子贵",这话你怕是听见说过的吧。

如 姬 爹爹在世的时候，也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不过我是 不敢和你相比的咧，太妃，你是天地间最好的母亲，

你也是我们妇女中的模范。 魏太妃 你不必那样客气吧。

如 姬 不，我实在没有客气。我自己也很知道我自己，我实 在是忍耐心不强，而且又不够勇敢。我诚实告诉你

吧，太妃，我是时常想自杀的。 **魏太妃** 啊，这种念头是要不得的。

如 姬 但我又没有胆量去死。我时常又在这样想：连他的 儿女我也绝对不要。他那样的人决不会有好的儿 女。 ……

**魏太妃** 啊，如姬，你这种想法是千万要不得。 **如** **姬** 我有时候甚至想——刺杀他。

**魏太妃** (急忙掩着如姬之口。急向四下回顾，突然想起)阿 朱!

**朱** **女** (在幔内应声)有。

朱女揭幔而出。

**朱** **女** 有什么吩咐吗?

**魏太妃** 你在里面做什么? **朱** **女** 我在整理衣橱啦。

**魏太妃** 我们在这儿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朱** **女** 我没有听见。

**魏太妃** 你来，我对你说。

**朱** **女** 是。(下阶走至魏太妃前。)

**魏太妃** 你爹爹朱亥，送你来是要我教管你的。你要好生学 些规矩。凡是我家里的话，都不准向外边乱说。

朱 女 太妃，我实在没有听见什么,就有什么话我也是决不 乱说的。我除太妃家和我爹爹家之外，也从不乱走 人户的啦。

**魏太妃** 好，总之你谨慎言语好了。东西整顿好了吗? 朱 女 整顿好了。

**魏太妃** 那你就到外边去，同侯姐姐一道照应着外边的事。 **朱** **女** 是。(由园门下。)

魏太妃 如姬，我要老实不客气的向你说几句话。平常你是 把我当成嫡亲的君姑一样在看待，因此我也是把你

当成了嫡亲的媳妇，不，简直是亲生的女儿一样。 **如** **姬** 我是很感激的。

魏太妃 因此我要直率地说你几句：你应该还要谨慎，要加意 的谨慎才好。你要知道：父母纵使是不好，子道不可

不讲；丈夫纵使是不好，妇道不可不守啦。 如 姬 多谢你的教训。

**魏太妃** 真的，你要听从我的话才好。为了你自己的幸福，为 了你将来的儿女，都非加意谨慎不可。要有好的母 亲，才有好的子女；要有好的子女，才有好的国家啦。

如 姬 是，我遵从你的教训。

**魏太妃** 我看你心境很抑郁，我陪你投投壶吧。 如 姬 只要太妃高兴，我愿意奉陪。

二人由前阶上屋，如姬先入室内将投壶器具取出，布 于前廊，侯、朱二女前曾游戏之处。魏太妃自小壁橱 中取出坐褥二枚，敷于左右。

此时侯女引其父侯赢由园门入场。侯赢年七十，亦 名侯生，乃大梁夷门监者，虽属小吏，但气概凛然，人 瘦削而长，因有肺疾，时作微咳。

侯 女 太妃，我爹爹来看你来了。 魏太妃与如姬同注视侯赢。

**侯** **赢** (在门次站立拱手)敬请太妃和君夫人午安。 **魏太妃** 侯先生，你真是稀客，请上来坐。

如姬急忙收拾壶算，置于一侧。

魏太妃 (向如姬)你等阿侯来收拾好了。(侯女趋至阶前，上 屋收拾。)

侯 赢 太妃，君夫人，请你们不要收拾，我只说得一两句话， 便要走的。

**魏太妃** 既来了，就请多坐一会儿。夷门本来很近，但你总不 容易来呢。

侯 赢 有职务在身，不敢多来打搅。

壶算已收拾，侯赢已步至阶前，魏太妃与如姬退入室 内，并肃侯赢上屋。侯赢不肯。侯女将廊上坐褥移 至室中，由内橱再取出一坐褥照品字形敷定，退至左 廊上跪侍。

**魏太妃** 侯先生，你请上房里来坐。

**侯** **赢** 不敢当，侯赢乃监门小吏，不敢向太妃谢座。

**魏太妃** 侯先生，你不必客气啦，我的儿子是把你当成师长一 样尊敬着的。你请上来坐，我们慢慢地谈啦。

**侯** **赢** 不，不敢当，我就在这儿谢座好了。(就座于前阶口 廊缘上靠右。)

**魏太妃** (急以一坐褥予之)那就简慢你啦。

**侯** **嬴** (再起身鞠躬)不敢当，多谢。(就座。)

魏太妃与如姬亦就座于室之前部，与廊接近。魏太 妃在右，近于侯赢，如姬在左，近于侯女。

**魏太妃** 侯先生，你好不容易到我们这里来，你有什么见教? **侯** **赢** 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本来用不着来麻烦太妃的。 一

来呢公子上朝去了，二来呢想向太妃请安。我听女 儿说：君夫人也在这儿，我也想来向君夫人请安。 (欠身。)

**魏女妃** **如** **姬** **侯** **嬴**

**魏太妃** **如** **姬**

侯 女 侯 赢

**魏太妃**

侯 嬴

如 姬

魏太妃

侯 嬴

(同时答礼)不敢当，多谢你。

我来麻烦太妃的，是想要我女儿回到舍下去住两三 天：因为明后天是她母亲的忌辰，我想要她回去替她 母亲扫扫墓。

那是应该的。

啊，我也想起来了。我记得(回向侯女)侯妹妹，你说 过你母亲的墓就在我父亲的墓近旁的啦。

是的，君夫人。

太翁过世不知不觉的也就三年多了。太翁的那一手 琴，真真是天下无双的绝技。没想出竟死在一位青 年琴师的手里。

听说那青年还是太翁的一位弟子啦。

可不是吗!谁都没有想出。君夫人为这事伤心了三 年，这个凶手也找了三年，竟始终没有发觉。倒亏得

信陵公子精明，终竞替君夫人把这不共戴天之仇报 了 。

是的，我是时常记着的。我不知道要怎样才可以报 答公子的大恩。我想公子假如有需要我的时候，我 就为他死，都是心甘情愿的。

啊，如姬夫人，你又说到死上来了!这是不祥的念 头，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其实无忌也没有尽到什么 力，是全靠唐雎先生的功劳啦。

是的，唐雎先生的本领真也不小，不过也要靠公子的 精明。没有公子，恐怕还是侦查不出来的。那青年 琴师本来是一位酒徒，后来却是见了酒就害怕，见了 酒就脸色碧青，全身发战。他自己说是得了酒病，大

家也都没有疑心他。多亏公子精明，却没有被他瞒 过。公子想到太翁是被药酒毒死了的，又想到古时 候逢蒙射死后羿的故事，也就是弟子想争第一杀害 了自己的老师。他便疑心那青年琴师一定是做了那 件亏心事，使他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刺激，他才突然 变成了那样的。得到这个线索，公子才让唐雎先生 给他看相，唐雎先生施下法术，便教那凶手把一切的 真情都吐露出来了。

**魏太妃** 唐雎先生今年怕快九十了吧?

**侯** **赢** 已经九十多了，可是精神满好，比我还要健康得多 啦。前几年他不是还出使过一次秦国吗?

**魏太妃** 他那法术是怎样施行的?侯先生，你看见过吗?

**侯** **嬴** 他决不肯轻易施行，我也只看见他一两次。他向那 青年琴师施法术的时侯，我是在场的。起先他教那 青年坐定，他要替他看相，教他把眼睛闭了。他便抚 摩他的头，摩到他的两只手，这样从头到手的摩了三 次，不一会那琴师便睡熟了的一样，昏昏迷迷的失了 知觉。他便把太翁的事情来问他，他便一五一十地 把怎样起心，怎样下毒，和太翁死时是怎样的情形都 和盘说出了。

如 姬 (以袖掩泪)我父亲真是可怜，孤寂了 一辈子最后还 遭了那样的毒手。侯先生，你们哪一天去上师母的 坟?我愿意和你们 一 同去。我父亲的坟，今年秋季 也还没有去上过。

**侯** **赢** 我们明后天去，清早去，中午便可以回来。 如 姬 好，我一定一同去。……

朱女飞奔由园门入场。

朱 女 太妃太妃，平原君夫人回来了! 余人均惊喜。

**魏太妃** 你疯癫识倒的又在扯谎吧?

**朱** **女** 不，真的。是女扮男装的啦，还有好几位女兵呢。国 王和公子也一同回来了，刚才在门外下了车，我赶快 跑来报信的。

**魏太妃** 那么我们出去迎接他们吧。 **侯** **赢** (敬礼告辞)老生就先走了。

**魏太妃** 侯先生你不必走，你可以留在这儿啦。

**侯** **赢** 不，不敢放肆。如果太妃允许的话，我的女儿就教她 明天回来好了。

**魏太妃** 好，我就教她明天回你府上，今天可以让她见见平原 君夫人啦。

**侯** **赢** 多谢，骚扰了。(由园门下。)

朱女由左阶上房廊。

魏太妃 (命朱、侯二女)你们赶快把这些帘子都卷起来，把座 位布置好。

朱女、侯女应命布置。

**魏太妃** 如姬，我们一道去迎接你女弟吧。 如 姬 很好的，真是没有想到啦。

魏太妃与如姬二人由前阶下房，开始向园门走去。 **魏太妃** 我活到了六十岁，女兵的样子倒还没有看见过。

如 姬 不知道是怎样的英武呢!

魏太妃、如姬下阶，行未数步，平原君夫人着戎装急 骤由园门入场。魏王与信陵君随后。后有赵国女兵 四名，魏国宫女四名。平原君夫人与赵国女兵均狼 狈不堪，服装污垢，面目憔悴，以久经围城生活，并长

途跋涉之故。魏国宫女则华丽异常，彼此成一鲜明 对照。

魏王年五十左右，中等身体，多须髯，性暴躁。

信陵君年近四十，颀长、庄严、端丽。平原君夫人年 四十以往，性情与信陵君相近，见母即奔至其前，跪 地，拥抱其膝。

**平原君夫人** 啊，母亲!(声带哭泣。)

**魏** **太** **妃** (亦泫然)女儿，你起来，不要这样伤感。 如姬从旁相劝，将平原君夫人扶起。

**平原君夫人** (又向如姬敬礼)实在没有想出还能够见面。

**魏** **太** **妃** 我看，你赶快上我房里去把服装换了吧，你这一身都 是尘土啦。

如姬与魏太妃扶平原君夫人上阶，平原君夫人在魏 昭王像前默默叩礼毕，与魏太妃及如姬入幔内。侯、 朱二女亦随之入。

魏 王 真的，这样的服装简直是亡国的现象。(指顾魏国宫 女及赵国女兵)你们也把她们引下去，通同把装束换 了，实在招摇，刺目得很!

宫女们应命，将女兵由原道领下。

魏 王 (在园中徘徊，时时鼓动鼻翼，嗅吸桂花香气)这里的 桂花倒很不错，今年特别开得好。(任意自一株树上 攀折一枝来，嗅吸一会，将枝梗寸断，将花叶揉碎，投 掷满地。)

信 陵 君 (始终默默，在母姐们入内室后，退坐于左侧之房阶 上，时而抚摩头部，时而操手入怀，表示有所思索之 态。如此者有间，起立，步至魏王侧近)阿哥，你主意 究竟打定了没有?

**魏** **王** (如吐出 一般地)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 **信陵君** 一点也不能推移吗?

**魏** **王** 没有办法。

信陵君 阿姊刚才已经告诉过你，她来是特为求援而来的。 闹到阿姊都亲自出马来求救，邯郸，是危在旦夕，也 就可想见了。

**魏** **王** 那是当然的喽，恐怕都已经陷落了啦，我相信回头就 会有后报来的。

**信陵君** 倒还不至于有那样的快，据我们的估计，至少还有三 两个月可以死守的。

魏 王 哼，还有三两个月，可惜太阳不会走得那么慢。秦国 早就派了郑安平助战，又增加了大批人马，你难道不 知道吗?最近听说武安君白起又被起用了，又在陆 续增兵呢。

信陵君 白起我看是决不会起用的。他和应侯范睢，关系闹 得很坏。另一方面白起本人也的确是害了疯病。杀 人杀得太多了。伊阙一役斩首二十四万。长平一役 活埋四十五万。他根本就是一个杀人狂。近来听说 他日日见神见鬼，自己都在说是遭了神鬼的谴责。

**魏** **王** (微微苦笑)哼，老弟，我也希望他是那样，不过，你不 是常常在说：“不要把希望当成事实”?

信陵君 我并没有把希望当成事实。我是根据种种确实消息 来向你陈述的。如果白起再起，我们尤其应当赶紧 去救援邯郸。邯郸陷落了，赵国就算灭亡了。那时 候如虎如狼的秦国是决不会知道满足的。

魏 王 (不高兴)你总爱拿这些话来威胁我。你的意思是 说：“秦国又会来打我们了”,是不是?秦国那样喜欢

打仗，为什么不会去打别的国家?

信陵君 我也并不是想威胁你。因为是国家的大事，心所谓 危，不敢不语。秦国如果把赵国灭了，当然它又会去 打别的国家。但最容易打的，不是我们魏国，就是韩 国。秦国向来是远交近攻的，照地理上讲来，他不会 越过我们去攻打齐国和楚国，也不会悬军深入，去北 伐燕国。韩国早已经是名存实亡的。赵国如果灭亡 了，我看，我们魏国是一定要遭受大患的。

魏 王 哼，你总爱做起你那样一个悲天悯人的样子。就好 像只有你才在爱国，别人就不爱国。其实我又何尝 不知道我们魏国的危险呢?正因为知道是危险，所 以我才不敢盲目冒险啦。

**信陵君** 救赵并不能算是冒险。

**魏** **王** 不能算是冒险?哼，你想，在长平，赵国用了四十五 万人都没有把秦国抵挡得着，晋鄙的十来万人会把 秦国怎样?我们又不好把全国的兵力都拿出去替赵 国打仗。那样一来，不要说秦国要来侵犯我们，就连 齐国和楚国都要来打我们的主意了。

**信陵君** 那是不会的。

魏 王 你不忙，你不忙，你让我把话说完。所以我才叫晋鄙 按兵不动，不要去惹怒秦国，我还派辛垣衍到赵国去 了，劝赵国请秦称帝，以救目前的危急。你们老是说 求和就是耻辱，但“害之中取小”的道理你们就不知 道吗?割掉一个指头能够救得一只手膊，割掉一只 手膊能够救得全身，不同样是有利益的事吗?我们 的大梁近年来就被秦国包围过两次，但都是用求和 的办法来解了围。这是你知道的啦。你们总是不顾

实际的唱高调，现今的你们几位大公子，什么平原 君、春申君、孟尝君，都爱把国家的存亡来作为你们 沽名钓誉的工具。你们何尝爱国?不过爱你们自己 的名声罢了!你们要爱你们的名声，我却不能不爱 我们的祖国!

信陵君 阿哥，你的话很有道理。我们的确是有不好的地方； 我很感谢你。但说到和秦国讲和上来，我们往年是 可以和秦国和得，赵国现在却是和不得，而且也和不 了。往年我们大梁虽然被围，但我们的兵力并没有 损失。秦国事实上是孤军深入。它围了大梁，我们 却是围了它。我们那时即使失掉大梁也并不会亡 国，而秦军倒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所以我当时也 并不赞成讲和，待我们一向秦国讲和，秦国也就接受 了。那是当然的。讲和于他有利，他为什么不接受? 现在的赵国却又不同。长平一役把主力丧尽了，邯 郸被围了一年多，现在讲和，那就等于投降啦。秦国

自然也会和你讲和，但讲了和，他也不会退兵，赵国 就算是灭亡了。所以我说这是和不得，而且也和不 了 。

魏 王 哼，和不了恐怕也只好和，有什么办法?自己的主力 打光了，要望别人拿主力去替他拚命，赵国倒很聪 明，平原君也很聪明，可我却没有那样的愚蠢!—— 我劝你替我们魏国设想，也聪明一点吧!

信陵君 我本来是不够聪明的。不过据我的看法，现在去救 援赵国，正是我们魏国的百年大计。秦国固然在长 平消灭了赵国的主力，但他自己的元气也受了大大 的损害，十五岁以上的子弟都赶出来当兵打仗，耕田

种地全靠着妇女老弱。秦国的兵力也疲敝了，以几 十万的大兵围困邯郸一座孤城，围了一年半都还没 有方法攻下。这可见得秦兵的疲敝。邯郸如无救 援，一定会陷落，但不是秦兵把它攻下，而是兵尽粮 绝，自己不能守。我们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去救援邯 郸，可以用不多的兵力去克服秦国的大兵。因为我 们的是生力军啦。我们同赵国合力，如果把秦兵打 败了，不仅是可以解除邯郸之危，还可以解除秦人对 于我们的威胁，对于中原的威胁……

魏 王 哼。你又来了!又是你那一套把希望当成事实。秦 国围攻邯郸分明采取的是坐困的战术。它不愿多出 牺牲，而要你赵国人自己饿死。你不要只看见它没 有动便以为是衰弱了；崖石也是没有动的，你不要把 它当成是一堆棉花啦，聪明的大公子 ……

此时魏太妃、如姬、平原君夫人揭幔而出。平原君夫 人已改着整饬之女装。朱、侯二女随后，同在室中布

置坐褥，正中一座，左右各二，布置停当仍退入幔内。 魏太妃 (肃如姬坐右手上席，平原君夫人坐右手下席。见二

人就座。再肃国王坐正席)王兄，请你上来坐坐。

魏 王 不，太妃，我那边的事情很忙，我就在这走廊边上坐

坐好了。(说罢坐于前阶之廊缘。)

魏太妃 那样坐，不好讲话，还是请上来坐吧。

魏 王 不，就在这儿的好。这儿一样可以讲话。

魏太妃 (见其不可勉强，急取一坐褥奉之)那样也就简便些。 (自己就座于左侧之下席，回顾信陵君)无忌，你就坐

在这边阶缘好了。(指示左缘。) 信陵君 是。(坐于左缘。)

**平原君夫人** (见诸人坐定后)我现在从新向兄长和母亲，兄

嫂，弟弟敬礼。(以手着席叩头，余人均还礼。) **魏太妃** 你来的时候，邯郸的情形怎么样了?

**平原君夫人** 危险得很。有时候断了粮，小孩子死得很多。 老鼠猫狗早吃干净了，草根树皮也快吃干净了。人 死了，自己留下遗言，请把肉割下来吃。没有柴烧， 只好把死人死马的骨头劈来当柴。不过近几月来， 秦兵也疲劳了。我们常常派遣小队的敢死队出去， 打劫他们的粮食，同时又烧掉他们的粮食，每每收得

成功。因此目前在食粮上倒不愁没有接济了。 **魏** **王** (插入)你们还有多少兵器?

平原君夫人 兵器很不够， 一天一天地减少。公家和私人所 有的铜器，都融化了来做成兵器，还是不够，便每每 用石头和竹木来代替了。所有的妇女们都参加了行

伍的工作—— **魏** **王** 那抵什么用?

平原君夫人 不过也还好，我们至少可以缝补些衣裳，烧烧火 啦。大家一条心，死守着我们的都城。我们受过长 平的惨痛教训，即使你投降了，敌人也要把你斩尽杀 绝。所以我们都宁肯战死，不愿意再被敌人屠杀。

**魏** **王** (反语)那就很好了，你们实在英勇得很。

**平原君夫人** 我们所缺乏的就是人和武器。假使我们有充分 的武器和人手，我们老早就可以把敌人赶出国境的。 因此我们在围城里面的人，天天都在望各国的救兵 来，真真是望援如望岁呢。几个月前，听说阿哥已经 派了十万大兵，叫晋鄙将军统率着来救援我们，我们 真是高兴得发狂似的。但后来却是老等也不到。晋

鄙将军驻扎在荡阴，只是按兵不动。这使我们非常 的失望。我们派遣了好些使者来催请救兵，但总是 没有着落。这一次国王和平原君便派遣我亲自回来 求救来了。

魏 王 你已经回来了，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你已经脱了险。 那就更没有派兵的必要了。

平原君夫人 阿哥，我多谢你，但你不好这样说。我不是为了 逃难才跑回来的。我一个人不要紧，赵国的人民很 重要。救赵国同时也就是救魏国，赵国亡了，魏国也 是很危险的。

魏 王 这个道理我也知道。不过要救赵国也是一样的危 险。你想，你们以四十五万的大兵，在长平一战就消 灭得干干净净，我们的晋鄙带去的十万人，够什么 呢?

平原君夫人 长平的一战并不是秦国厉害，而是我们的大将 赵括太蠢。投降也是错误了的，假使不投降而决一 死战，也决不至于全军覆没的。

魏 王 事情过了之后来看，当然是很清楚的喽。假使再说 得远一点的话，你们根本就不应该贪图便宜，要把秦 国人所垂涎的上党从韩国手中贪图过去啦。上党， 上党，是使你们上了当。你们那位平原君也太聪明 了，专会从老虎口里抢肉吃。火烧到头上来了，你们 又想别的人来做替死鬼，你们真是太聪明了。我知 道得很清楚，秦国并不弱，兵尽矢穷，你们早迟是要 完蛋的，他用不着再花费气力来搞你们。是别人不 肯打，别要以为是敌人不能打。其实平原君们假使 是早听我的话，也不会困苦到现在的地步的。我才

不久又派遣辛坦衍到那边去了，你来的时候见着他 没有?

**平原君夫人** 见到的，平原君亲自从楚国请了救兵回来，他就 到 了 。

**魏** **王** 楚国会派兵来救你们吗?

**平原君夫人** 费了很大的唇舌，楚国是答应了。他们派遣春 申君率领四万人来救我们，从齐国假道，不久大概会 到 的 。

魏 王 (苦笑)哼哼，这就是楚国的花头，也就是春申君的花 头了。你想四万人抵得什么?而且从楚国的寿春赶 到你们的邯郸，一千多里，军行迂缓，要一个多月才 可以走到。等他们走到时，你们的邯郸早已经没有 了。楚国乐得给你们一个空头人情。如果它还想吃 点路旁草的话，说不定还会出其不意地在我们身上 打主意。我们倒还要提防提防才行呢。

**信陵君** (插口)阿哥，你说的这些话，我不敢赞同。

**魏** **王** 不赞同又怎么样?你能够保证楚国不打我们?

**信陵君** 打不打是一回事，我们自己的国境上不是有我们的 防卫吗?现在要紧的是赶快督促晋鄙的兵，火速去 援救赵国。楚国都已经发了救兵了，那更是绝好的 机会。我们同楚国会师邯郸城下，一定可以把秦兵 打退。秦楚是世仇，春申君是明大义的人，我们目前 正以合纵相号召，他决不会用诈略来侵袭我们。

魏 王 我真不懂，不知道你到底是哪一国的人。我既做了

魏国的国王，我不能不负责。管它秦国也好，楚国也 好，在我看来都是一丘之貉。秦国也要防，楚国也要 防 。

**信陵君** 不过事情总该有缓有急。

魏 王 在我看来， 一个人倒应该要能屈能伸。在你们看来 总是除打而外就没有办法，但我们大梁在前也遭过 兵临城下的惨祸，我们有良好的先例在那儿。我们 虽然向秦国屈服过两次，但这十几年来秦国也没有 加兵于我们了。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所以我派辛 垣衍去，劝赵王和平原君们再聪明一点，快效法效法 我们的先例。

平原君夫人 辛垣衍将军已经到了我们那边，他劝我们让秦 国称帝。他说：秦国从前称过西帝，不久作了罢。假 使我们让它再称帝，它一定是喜欢的。它喜欢，就会 让邯郸解围。赵国解救了目前的痛苦，慢慢再来徐 图弥补，也还可以来得及。他是这样劝告赵王和平 原君的。

魏 王 大家的意思怎么样? 平原君夫人 大家都不赞成。

魏 王 哼。不赞成——总要闹到亡国灭种才睁开眼睛?

平原君夫人 赵王倒没有什么,一般老百姓很反对。有一位 齐国的客卿，鲁仲连，他也反对得很厉害。他说：与 其看着赵国去请秦国称帝，他宁肯蹈东海而死。

魏 王 哼，老百姓懂得什么!那些空头说客根本就是坏事 的家伙!国家大事要让那些家伙来讲话，根本就是 亡国的现象!

平原君夫人 不过就连我们女子们也觉得秦国是靠不住。我 们有过长平的惨痛教训啦，你投降了，它还是把你坑 了。万一我们向秦国求和，他依然把我们邯郸城屠 了，把赵国灭了，你怎么办呢?

魏 王 你不求和，难道他就不能屠你，不能灭你?现在在你 们面前分明是两条路，你不求和呢一定是灭亡，求和 呢或许还有万一的希望。就看你们走哪一条路!

如 姬 (插入)照道理讲来，恐怕求和一定是灭亡，不求和倒 还有万一的希望吧?

魏 王 (发怒)胡说!没有你们女人说话的份!“牝鸡司晨， 维家之索!”(起立)我现在一句话说尽头，赵王既不 听我的劝告，我便再没有第二句话好讲。我是一兵 一卒都不派去救援的!如姬，你来，跟我一道走!

**平原君夫人** 阿哥，你请息怒。请你看在我做妹子的名下，再 听我说几句。

**魏** **王** 我并没有封住你的嘴。

平原君夫人 秦国的兵力实在是疲敝了。平原君向楚国去求 救，他带领了少数的人冲破了重围出去，又冲破了重 围回来。我此次来向你求救，也只带了几名女兵，冲 出了重围来，也还要打算冲进重围回去呢。

魏 王 哼，你们真够英勇!几匹蚂蚁子，钻出墙来，钻进墙 去，便以为那墙是不行了。是吗?你假如也再聪明 得一点，你就听我的话。你既经回来了，那就是如天 之福。不要再想冲进什么重围回去。你就留在我们 这儿好了，你和你那几名女妖怪我是养得起的。

**平原君夫人** 阿哥，多谢你，但可惜我已经是赵国的人了。

**魏** **王** (初闻生出一惊，但突然大笑起来)啊哈哈哈， ……那 更好!更好!你要替你赵国打算，我却要替我魏国 打算啦。你准备什么时候再冲进重围回去?

**信陵君** ( 起立)阿哥!

魏 王 大概你也是赵国的人了吧?

**信陵君** (步至魏王前)阿哥，我要请你许可我一件事。 **魏** **王** 只要不是请求我出兵!

**信陵君** 我请求你许可我，我要率领我自己的食客，就在明 天，把阿姊送回邯郸。

魏 王 (苦笑)唔，这何须乎要我许可!你那些食客都是一 以当千的，三千人便可以抵当得三百万雄兵，一定是 可以荡平天下的。

**信陵君** 没有那样大的野心。不过意气却不服输。反正我留 在魏国，是无补于国局的。

**魏太妃** (急申斥之)无忌你怎说这样话!

魏 王 你的意思是说魏国一定要亡在我手里了?我才不服 输呢。你要把你自己拿去牺牲，我可不能把祖宗代 代的江山社稷拿去牺牲!听随你们的尊便!(厉声 呼出)如姬你快!跟我一道走!

**如** **姬** (向魏太妃及平原君夫人敬礼)我回头有机会再来拜 望。

**魏** **太** **妃**

(同时)不敢当。

**平原君夫人**

如姬、魏太妃、平原君夫人均离座起立，先后下阶。

信陵君 (向魏王告罪)阿哥，请你别要生气，我们各求心之所

安。小弟已决定明天一定走。我本来也是想了好久 的，而且也准备了好久，姊姊这一来，促进了我的决 心。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恳求阿哥。

魏王愤恨地，望之无言。

**信陵君** 我走了之后，母亲的事要望阿哥照拂。

**魏** **王** (叫出)我几时虐待过你母亲! **信陵君** 那我多谢你。(向魏王敬礼。)

魏 王 (并未回礼。急挟如姬)好，我的小马儿，走，快走! (匆匆向园门走去。)

如姬频频回顾。魏太妃与平原君夫人送之。 信陵君始终屹立，拱手，目送魏王。

**—** **—幕下**

**第** **二** **幕** **第** **一** **景**

魏国大梁城东门外，左手一带城墙，前方有城门 一道，上篆书“夷门”二字。门之左侧有神桐一，祠额 横书“道神之桐”四字。祠之大小，可容一人坐卧，有 幔垂闭，内部不可见。右侧有桥，与城门斜对。大梁 市民男女老少若干人在祠前，供张祖道，准备为信陵 君饯行。祠前设小案，供花果甚多，置酒三爵。有各 色旗幡招展，上书“克服秦军”,“解救邯郸”等字样。 人众均席地而坐，其中有执鼓及他种乐器者，姿态不 一，或探望城内，或相互耳语。又有年老之男女数 人，表示甚有经历，无所顾忌，谈笑自若。

**叟** **甲** 你数清楚没有?究竟过去了多少辆车子?

**叟** **乙** 有百多辆啦。

**妪** **甲** 怕三百辆有多哟。

**妪** **乙** 真奇怪，为什么公卿大夫没有人来饯行呢?

叟 乙 你还不晓得吗?信陵公子这一次去，听说国王不高 兴呢。国王一不高兴，做官的谁还敢来饯行?

妪 甲 为什么要不高兴? 叟 甲 那我不大明白。

叟 乙 我告诉你，国王是害怕。他怕去惹动秦国。

妪 乙 秦国的将军们真也可怕，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魔 鬼，一杀就是几十万。

妪 甲 我们的信陵君却不怕他们。

妪 乙 幸亏有了信陵君，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没有遭兵患了。 (由一小包裹中取出馒头一个，送与妪甲)请吃一个 馒头吧。

妪 甲 不，我一点也不饿，多谢你。

妪 乙 我饿得很厉害。早饭没吃就来等，现在太阳都老早 偏西了。(拿着馒头嚼食。)

**叟** **甲** 我看，最有趣的是平原君夫人所带来的那些女兵啦。

叟 乙 是那坐着最后一乘车子过去的吗? 叟 甲 就是那一乘了。

叟 乙 平原君夫人我没有看清楚，是不是在那车上?

妪 乙 是在那车上啦，我看得很清楚。她也是穿的军装，还 向着我们点了点头呢。

妪 甲 那些女兵我起初以为好英勇，看来真好笑人，一个个 面黄肌瘦，肮脏得就和叫花婆一样。

叟 甲 很难怪的喽。她们在邯郸城里饿了 一年多，又走了

这么远的路程来。昨天才来，今天又走啦。

妪 乙 我很希望看看我们的如姬夫人也穿上军装，那一定 是很好看的。

叟 甲 哼，你在妄想!你还不知道我们的国王就是最讨厌 女人们出锋头的!

妪 乙 你才胡说!我们女人们就出不得锋头了吗?

妪 甲 对喽，只要有锋就有头，我们的锥子剪子，总有一天 都要出点锋头给你们看!(以两手捋下眼皮，伸舌作

怪相)哼!

叟 乙 喂，监门爷爷来了，不要闹了，不要闹了! 侯 赢 (向众人)各位邻里，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群 众 都准备好了。

侯 赢 (检视酒)酒是斟好了的。(又回向众人)你们要唱 歌，还要奏乐，都准备好了吗?

群 众 都准备好了。

**侯** **赢** 你们今天什么人来献酒?

**群** **众** 我们就推举你啦，监门爷爷，就推举你!

**侯** **嬴** ：好，那么我立刻就去请公子出来，他在我那里等候， 只留着朱亥陪伴着他。他听说你们要替他饯行，连 车子都不肯坐，老早打发着上前路去了。我就去请

他出来上路，你们肃静些吧。 群 众 晓得了。

侯赢入城。群众均整饬仪容，屏息静候。有间，一伟 大男子出城，年在四十左右。此即大梁屠者朱亥，横 眉大眼，满嘴络腮胡，左颊上有一大刀瘢，右膊袒出， 手执四十斤大铁槌。

群 众 哦，大个子朱亥!

朱 亥 (发出宏大的声音)信陵公子出城。 群众起立，鼓乐齐鸣。

信陵君戎装佩剑，由城门出，侯赢随后。信陵君拱手 向人群静立，移时鼓乐停奏。

**侯** **赢** (前进至神祠前先向信陵君敬礼)今天大梁市民为公

子饯行，祈求公子的路福，请公子勿嫌简陋。

**信陵君** (答礼)多谢大梁的父老兄弟，诸姑姊妹，无忌将有远 行，承蒙祖饯，愧不敢当。

侯赢转向神祠，拱手为礼；群众均侧向神祠垂拱俯 首。朱亥、信陵君亦拱手致敬。

侯 赢 (口诵祝词)共工之子，黄帝之孙，赫赫道神，保卫行 人。(毕，举爵一)有酒一尊，用以奉进，敬祈公子，沿 路安宁。(奠酒于地，置爵，再举其二)有酒二尊，用 以奉进，敬祈公子，马到功成。(奠酒如前，复举第三 爵)有酒三尊，用以奉进，敬祈公子，凯旋都门。(莫 酒如前)礼毕，祖饯者向公子敬礼。(转向信陵君拱 手。)

余人均转向致敬，信陵君答礼。礼毕，齐唱《祖饯之 歌》。

群 众 (合唱，执乐器者以鼓乐伴奏) 信陵君，信陵君，

侠义的人，侠义的人， 你是我们魏国的干城， 你是我们魏国的干城。 你爱我们老百姓。

老百姓呀，啊，老百姓，

我们深受了，我们深受了， 深受了啊你的大恩。

我们有了你，我们有了你， 十几年哪不见刀兵。

如今呀，呵，如今，

你要远行，你要远行。

要去打救那

赵国的老百姓，

——老百姓呀，呵，老百姓，

我们是难舍呀难分， 我们是难舍呀难分，

要想把你挽留呵，但又不能， 我们呀他们，

他们呀我们，

都是一样的老百姓，

-—老百姓呀，啊，老百姓， 都是一样的沾你的恩，

沾你的恩呀，呵，沾你的恩。

他们望你去，望你去，

解除那邯郸的围困。

我们望你去，望你去，

荡平那虎狼的暴秦。

赵国呵，自会得到安宁， 魏国呵，也会得到安宁， 中国呵，都会得到安宁。 安宁，安宁，安宁，

安宁就是你哟， 就是你哟，

就是你哟， 哦哦，信陵君， 哦哦，信陵君，

哦哦，信—陵—君!(唱毕，群众热烈欲狂。)

信陵君 (潸潸欲泪。拱手向众人告别)各位父老兄弟，诸姑 姊妹，无忌深深感谢你们。你们是把我看得太珍重 了。我此去无论是成功失败，我的生命是准备奉献 给你们的。请各位保重。

**侯赢及群众** **(一齐拱手)请公子保重。**

信陵君步上桥头，朱亥随之，步至桥下，反身复向人

群拱手。侯嬴与群众亦对立拱手。 舞台转暗。

**第** **二** **景**

舞台渐渐转明，景与前同，祠前已无陈设。

夜，月光皎洁。寂无一人，时闻犬吠声。城内有 击柝声，二下。

信陵君与朱亥均着黑衣与深缘之帽，帽缘下垂， 将颜面半掩。由桥头出场，潜行至祠前。

**信陵君** 你进城去，把侯赢先生请来，我在这道神祠后面等

你。你们出城的时候，可以咳嗽为号。 朱 亥 好，请你放心。(潜行入城。)

信陵君迟回良久，再转入祠后。 舞台沉默有间。

朱亥与侯赢及侯女由城门出场。朱亥作咳嗽声，信 陵君由祠后转出，将帽取下。

侯 嬴 (向朱亥)你向桥那头去，如有过路的人，以咳嗽为 号。(回向其女)你进城门洞里面去，如有人出城，也 以咳嗽为号。二人点头，分向所指定之地点走去。 侯赢步至信陵君之前。

**信陵君** (拱手)侯赢先生，你怕出乎意外吧?

**侯** **嬴** ( 拱手)不，我是早料到你会转来的，其实我倒等了你 半天了。

**信陵君** 侯妹妹怎么也来了呢?

**侯** **赢** 我昨天在太妃面前替她请了假，准备明天去跟她母 亲上坟。

**信陵君** 原来是这样的。(迟疑一忽)侯赢先生，我在这儿向

你告别之后，就在前面的夷门村里停顿了下来。 **侯** **赢** 我早就打听到了。

信陵君 我本来早就想转来的，怕在路上被人发觉，惹起误 会，所以我等到天黑才转来。除朱亥和我姐姐之外， 我没有告诉别人。我转来的意思，侯赢先生，你怕多 少可以揣测到吧?

**侯** **赢** 我是早就料到的。但至少有一部分和我有关。 **信陵君** 唉，全部都和你有关。

**侯** **赢** 我知道，你对于我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此时朱亥在右翼发出咳嗽声，信陵君急转入祠后，侯 赢倚祠壁作望月状。

一位五十岁左右之农妇背一孩子，蒙着头面，由桥头 出场。

农 妇 (行至侯赢前)监门爷爷，你在赏月吗? 侯 赢 是，你怎么这晚还进城呢?

农 妇 孩子生了病，发烧，烧得很厉害。 侯 赢 哦，那要当心才好啦。

农 妇 唐雎先生不知道还在不在城里?

侯 赢 唐雎先生今天跟着信陵公子走了，你要另找大夫才 行啦。另外还有熟人吗?

农 妇 还有一两位呢，多谢你。(路过，匆匆走入城门。)

信陵君复由祠后转出。

侯 赢 我知道你一定很不满意。

**信陵君** 也不是什么不满意，不过有些不大了解。

**侯** **赢** 是的啦，我很明白。你平时那样看重我，但你这一次 走，我却是非常冷淡。 一般人都不大了解。在你走

了之后，连我的女儿都在责备我呢。 **信陵君** (微笑)侯妹妹怎样责备你?

**侯** **嬴** 她怪我，为什么不跟你一道去?那孩子倒也明白道 理，她把你当初来访问我的情形说了一遍。她说： “公子为你大宴宾客，自己驾着车子来迎接你，你满 不客气地就坐上他的车，而且还让他在城里兜图子， 去访问朱亥大叔。公子待你是极尽了礼貌，十分尊 敬你，把你看待得就和师长一样。为什么在公子这 次去舍身赴难的时候，你却不跟着一道去?”我答应 她：“我是这夷门监者，有责任在身，丢不下啦。”她就 说：“跟着公子去的有职守的人多得很，为什么别人 丢得下，你就丢不下?”我又答应她：“我年纪已经老 了，七十岁的老骨头，跟着去也不中用了。”她又说： “人家唐雎先生九十多岁也跟着去了呢，说老比你更 老。”她这样就问得我没有方法回答。她始终和我闹 别扭， 一下子又说我贪生怕死，一下子又说她想去当 女兵。我这一整半天都没有和她闹得清楚。

**信** **陵** **君** (微笑)我们同去的人里面，也有好些人在埋怨你呢。 朱亥就是顶埋怨你的一个。他也是在我面前咕噜了 好半天，刚才我要他陪我来，他都不肯来。还是我 说，我要来当面对质，问他一个青红皂白，他才答应

跟我一道来了。

**侯** **赢** 那正是朱亥的调子。

**信陵君** 当然，我对于你也同样不了解。我不了解你是为什

么你不给我一点意见?今天中午，在这儿听了父老 们的《祖饯歌》,使我自己发生了很大的反省。父老 们期待于我的太殷切了。我仅仅带着三千食客，要 去和几十万的秦兵死拚。有好些人在埋怨着说，这 是以卵投石。我自己牺牲了倒不足惜，但我的三千 食客有好些是魏国的精华，也是中国的精华，看着都 要一同牺牲了。这岂不是莫大的损失?因此，我就 想到你不跟着我们去，一定还有别的什么用意。但 你却不曾向我吐露过一言半句，这就是我所不了解 的地方。我所以终竟跑来请教来了。

**侯** **赢** 你来得很好，你不来我还打算在半夜里去找你的。

此时侯女在城门内发出咳嗽声。 信陵君复转入祠后。

一乞丐一手执竹竿，一手执连板，由城门走出，向天 空作一长长的欠伸。

乞 丐 唉，瞌睡来了，到道神祠去睡觉去。(向神祠走去。) **侯** **赢** (喝止之)止步，今晚上不准你在这儿睡。

乞 丐 (搔首)唉唉，碰了一个大钉子。到桥底下去睡吧。 (走向桥头。)

朱 亥 (仅闻其声)不准你到这儿。

乞 丐 唉唉，见鬼大吉，又碰到一个大钉子。(转身)今晚上 是怎么的，嗯?(手摇连板，信口唱出)

走到城门口， 姑娘咳我的嗽。 东也睡不成， 西也睡不就。

唉走，唉走，唉走，走走。

我要向月亮光光赌个咒， 世道这样艰难呀，

我小花子儿就饿死，

也不想再讨口来再 讨-  口!

(走到侯赢前)喂，监门爷爷，我天天晚上都在这儿 睡，怎么你今晚独于要干涉我?

**侯** **赢** 今晚上有事，不能让你在这儿睡!

**乞** **丐** 我明白了，你在这儿有埋伏吧?是不是? **侯** **赢** 你走，没有多的话同你讲。

**乞** **丐** 要是是的话，我倒可以帮帮你的忙啦。

**侯** **嬴** 你再不走我就要把你当成强盗来捉拿啦。 **乞** **丐** 吓吓吓。(又将板连摇着唱出)

监门爷爷好威风，

要把小花子儿捉去建大功。 信陵公子知道了，

一定把你不放松来，不放松。

吓吓，你凶，你凶，你凶，凶，凶。

监门爷爷，对不住，对不住。我到城里去睡觉去了。 (曳着竹竿，跑进城门。)

信陵君复由祠后转出。 **信陵君** 这个花子倒满有趣。

**侯** **赢** 我看，这儿有点不大好说话，好不，请你到我家里去? **信陵君** 不必吧。进城去遇见熟人，反而不好。就在这儿讲

话，我觉得很有风味。月光这样的明朗，地方这样的 清静。

**侯** **赢** 好，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像在这样的月光下面和 你谈话，以后恐怕是不会有的了。实在说，连谈话的

机会恐怕都是不会再有的。

**信陵君** 侯嬴先生，是啦，我这一去是誓不生还。

侯 赢 不，公子，你是要生还的。你也非生还不可。我们魏 国需要你，魏国的老百姓们需要你，你非得回来不 可 。

**信陵君** 我并不是忘记了祖国，也并不是忘记了祖国的老百 姓，不过在目前的形势之下怎么能有生还的希望?

**侯** **赢** 有的，有的。你这一去一定会成功，一定会把秦兵打 退 ……

**信陵君** 侯赢先生，你是有意讽刺吗?

**侯** **赢** 不，我说的是真心话。只是你还没有把办法找到。 **信陵君**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我恳切地向你请教。(拱手。)

**侯** **赢** (答礼)好说。办法是有的，没有，还成话吗?你招纳 了天下的贤士，为的是什么?(稍停)但是，事情到 了，却想不出一个办法来，一股脑儿要去送死，岂不 落得天下人笑话?你刚才说还有人在埋怨：你们现 在的情形，是以卵投石。我看这倒说得一点也不错。

**信陵君** (再拱手敬礼)侯赢先生，请容恕我，我来请教得太 迟 。

**侯** **赢** (答礼)不，并不太迟，也可以说时候刚好。

**信陵君** 究竟是怎样的办法?

**侯** **嬴** 很简单，只要把晋鄙的兵带去就行了。

**信陵君** (发笑)侯生先生，你真在开玩笑了。能够带去，还有 什么话说。(沉抑)唉，为了请求国王动员晋鄙的兵， 我同许多朋友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我们是譬喻万 端，终竟没有把国王说动。一直闹到昨天，我姐姐回 来搬兵求救，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竟几乎争到了反目

的地步。我没有办法，才赌气走了目前这个绝路。 你现在才叫我把晋鄙的兵带去，哎，侯生先生，我觉 得你素来是不肯开玩笑的人。

**侯** **赢** 公子，你别误会。我要你把晋鄙的兵带去，是因为有 办法带去，我才这样对你说，并不是信口开河。

**信陵君** (拱手)侯生先生，再请你原谅，究竟是怎样的办法? **侯** **赢** 公子，我请问你，晋鄙的兵要怎样才可以动员?

**信陵君** 只要把兵符拿去，传达国王的命令就可以动员。 **侯** **赢** 兵符放在什么地方，你应该是知道?

**信陵君** 前些年辰一切的兵符我都掌握过，后来由国王收回

去了，是放在他自己的寝室里面的。 **侯** **赢** 好不好去给他拿来?

**信陵君** 哼哼，你要叫我去做小偷?

**侯** **嬴** 为了顾全大局，做做小偷，也是应该的。

**信陵君** (反语)侯生先生，多谢你的妙计。可惜我没有那种 本领，在目前也没有那种的可能。

**侯** **嬴** 请你容许我再唠叨一会吧。我要请你想想，是不是

有别的人可以替你做这件事? **信陵君** 可以代替我的人?

**侯** **赢** 是啦。

**信陵君** 除非是如姬夫人和我的母亲，没有人能够进出国王 的寝室的。

**侯** **嬴** 太妃是不是可以代劳?

**信陵君** 那比我自己去还要困难。我母亲的性情是丝毫也不 能苟且的。凡是稍微带些暧昧的行为，你要她去做， 还不如叫她去死。

侯 赢 太妃的性格，是的，就是这样。我看她是宁肯看见自

己的儿女慷慨牺牲，不愿看见自己的儿女逡巡苟活。 **信陵君** 我母亲就是那样的一种人。她平常是很温和，但如

果你一触动了她的正义感，却比冰霜还要凛冽。 **侯** **赢** 如姬夫人怎么样呢?

**信陵君** (踌蹰)这，我不能把握。国王很严烈，也很猜忌。我 为了避嫌疑，平常连谈话的机会都很少。

**侯** **赢** 昨天我到太妃那里去为女儿请假，恰好如姬夫人也 在那儿。我听她说了好些话，我觉得她不是一位寻 常的女子。我们提到你替她父亲报仇的事，如姬夫 人曾经这样说过：她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如

果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她就为你死，都心甘情愿。 **信陵君** 她说过那样的话?

**侯** **赢** 是在太妃面前说的，我女儿都听见。

**信陵君** (仍踌躇)不过，有什么方法和她见面呢?

**侯** **赢** 本来我以为明天就有很好的机会；明天我的女儿要 去上她母亲的坟，如姬夫人的太翁也埋葬在那儿附 近，你是知道的，就离这东门不远。昨天如姬夫人听

见我向太妃说起的时候，她也决定要去上坟。…… **信陵君** 那么?我明天 … …

侯 赢 但是，事不宜迟，此刻你来了，我觉得今晚就可以想 办法见面。你今晚当面恳求她，她明天就能够把东 西带来，不是很好吗。

**信陵君** 怎么通知她呢?

**侯** **赢** 好在我的女儿回来了。我想就叫我女儿到宫里去， 假托太妃有事情要和如姬夫人商量，便把她引到这 儿来。你当面向她恳求，我看是会万无一失的。

**信陵君** (踌躇了一会)这想法倒很周到，姑且试试看吧。可

我不知道她肯不肯来。

**侯** **赢** 事不宜迟，我们就试试看吧。我要去吩咐他们。 **信陵君** 好 的 。

侯赢先进城门去，停了一会之后又转出，走向桥头。 **侯** **赢** 朋友，你过来。

朱亥走出桥来。

**侯** **赢** 此刻进城的人是不会多的，你到城门洞那边去守侯

着，装个叫花子模样坐在地上埋着头就好了。我的 女儿有点事情离开了。万一有人来，还是以咳嗽为 号。我留在这儿掩护着公子。

朱亥点头，潜行入城门洞里。信陵君、侯赢在祠前徘 徊 。

不一会朱亥发出咳嗽声，信陵君闪入祠后。

酒醉者二人，系以屠狗为业，互相挽扶着，偏偏倒倒 的由城门出场。每人肩头荷一肉架， 一头挂有残肉， 一头挂一酒壶，其形如自，但系土制，有绳以为提梁。

醉者一 (出门即作呕吐) ……你，你不要藐视我。你说，你 说，你说我就做不成豪杰姥吗?我们同行的那位， 那位大个子朱亥都出了世老。 ……哼，这如今的世 道，什么……什么都在大翻身。

醉者二 对啦，杀狗的不一定老是杀狗。狗是好东西呢。(作 叫卖声)还有买狗肉的吗?狗肉!黑狗肉两个刀币 一斤，黄狗肉三个刀币两斤，白狗肉一个刀币一斤。 还有买狗肉的不，狗肉!

醉者一 (见侯赢突然笑出)嘻嘻嘻嘻……道神爷爷显了神! (欲跪地祷告)道神爷爷，道神爷爷，保佑我在路上不 要遇见落水鬼!呕呕呕 …… (又作呕吐。)

醉者二 (一面拖着同伴， 一面仍作叫卖)还有买狗肉不，狗 肉!狗尾巴上有黑毛啦，你们瞧，货真价实，老少不 欺。(用力拖着同伴)哦，这条狗好重咯，拖都拖不动 咯!喂，咋咋咋，快走，快走，不要抖，不要抖。(拖着 同伴偏偏倒倒地上桥，过桥之后仍闻叫卖声)还有买 狗肉的不，狗肉!黑狗肉两个刀币一斤，黄狗肉三个

刀币两斤，白狗肉一个刀币一斤。…… 醉者一、二下。

侯赢仍在祠前徘徊。

**侯** **赢** 公子，你还是出来闲谈吧，在那儿气闷得很啦。(倚 祠壁而立。)

信陵君由祠后转出，将帽缘深覆着，在祠前略作徘 徊 。

信陵君 (徘徊着自语自言地)唉，我此刻倒很想再见一见我 的母亲啦。她一定很寂窦，很悲哀的。我们决定了 要走，她没有阻止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临行的时 候，她还鼓励了我们。她是很想送我们的，她没有 送。她是顾虑着国王，怕国王和我们的裂痕更加深 了。唉，母亲的一生一世是完全为我们姐弟两人，没 想出到了晚年来还要忍受最大的痛苦。

**侯** **赢** 公子，我倒还想贡献一点意见。

**信陵君** 请你指教。

**侯** **赢** 我想兵符是不成问题的，准定可以拿到手。

**信陵君** 只是在拿到了手之后还会有问题。

**侯** **嬴** 我也在这样想，你把兵符拿到荡阴去，和晋鄙合了 符，但晋鄙如果不立即移交兵权，他还要向国王请 示，那事情就有点难办了。

**信陵君** 是的，晋鄙是一员倔强的老将，他是我父亲最倚重的 一个人。他现在忠于国王，也很知道国王不信任我。 我突然去接收他的兵权，他是会怀疑的。(稍停)更 何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啦。所以在兵符得到 了手之后，还须得有第二步的办法。

**侯** **赢** 我看，你最后就让朱亥手里那个四十斤的大铁槌说 话好了。

信陵君沉闷了一会，不觉流泪，以袖拂拭。 **侯** **赢** (诧异)公子，你怎么伤心起来了?

**信陵君** 我想到，我是不得不走到这第二步。这消息，母亲早 迟是会知道的， 一定会更增加她的痛苦。杀一无辜 的人，我母亲是痛恨的，何况杀的还是晋鄙老将呢!

**侯** **赢** “大义灭亲”,有时候也是无可如何的事。好在我们 行的也并不是“不义”。

信陵君 (毅然转念)不过，我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我现在 的精神倒轻松了，眼前涌出了无限的希望。只要我 有了打败秦军的把握，我一定可以解救赵国，解救中 原人民的倒悬。有了这样的希望，晋鄙将军就牺牲 了，那也决不是白白的牺牲。

侯 赢 不过将来的后果我也早已预想到了，我自己决不躲 避责任。因此我不愿意跟着公子一道去，而要留在 这儿。

**信陵君** 是的，去倒成了活路，留反而是危险的了。侯赢先 生，你何不跟着一道去?

**侯** **赢** 多谢你。但我是衰老了，人一衰老了，只是多作消

耗，不会再有什么贡献的。我更想到晋鄙老将军要 因我而死，我却不能不负这一番的责任。

146·

**信陵君** 侯赢先生，你是打算……

**侯** **赢** 我只要确切地知道了晋鄙将军去世的消息，我就断 然以一死来向魏国谢罪。

**信陵君** (颇为吃惊)这岂不是我害了你?

**侯** **赢** 你怎么说出了这样的话!生死本是 一 条线上的东 西。生是奋斗，死是休息。生是活跃，死是睡眠。我 也是多少有点躲懒，才选了最安逸的路走。你怎么 说是害了我呢?早一点去休息，这是年老人的特权。 我倒要向你告罪的。(类似自语)恐怕还有年青的人 也难免啦!

**信陵君** 你是说的如姬夫人吗?

**侯** **赢** (仍似自语)将来追究起来的时候，总是难免的。不 过，凡是一个有见识的人，能够辨别得出生死的分 寸。有的时候，死是永生。有的时候，生不如死。究 竟哪样该喜欢，哪样该害怕，哪样该庆贺，哪样该诅

咒，一个有见识的人是能够辨别清楚的。 信陵君沉默。

**侯** **赢** 公子，我看你有些抑郁，你还是走动一下的好；我到

桥那边去替你看守，有人来了，我通知你。 **信陵君** (拱手)多谢你。

侯赢向桥上走去，隐没。

信陵君在城门前徘徊，时而望月，时而搔首，总不免 有沉思之态。

有间，朱亥自城门洞内忽然咳嗽一声。

信陵君急忙奔隐于祠后。舞台右侧又远远有吹笙之 声，由远而近。

一女子，身着黑衣，以黑纱蒙头盖面，仓皇自城中走

出，揭开面纱，乃是如姬，四下张望一回，因不见信陵 君，颇有失望神气，又将面纱罩上。正欲转身，侯女 继其后跑出。

侯 女 (喘息)君夫人，你走得太快，我跟不上呢。 如 姬 你说他在这儿等我，怎么不见人呢?

侯 女 那是朱亥大叔咳嗽咳坏了。 如姬什么?

侯 女 城门那边踞着一个人，就是朱亥大叔啦。 如 姬 我并不是问他。

侯 女 是啦，是他咳错了嗽，让公子躲藏起来了。我去请他 出来。(奔至祠后。)

信陵君随侯女由祠后转出，脱帽在手。如姬见之，亦 揭去面纱，徙倚而前。

侯 女 (向桥头走去)我去告诉爹爹和朱亥大叔。(去后复 转来，向城门洞走入。)

**信陵君** (拱手致敬)我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地方，请君夫 人出来，是很失礼的。不过实在是出于不得已。

**如** **姬** 我们不要客套吧，你现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 **信陵君** 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请君夫人帮忙。

如 姬 只要能够帮助你，就是需要我的生命，我也是不爱惜 的 。

**信陵君** 差不多是要用到君夫人的生命。 **如** **姬** 那我很愉快，请你赶快告诉我吧。

**信陵君** 我现在所需要的是调动晋鄙的兵符，有了这兵符，我 可以把晋鄙的十万大兵拿过手来，前去援救赵国，救

了赵国。像我现在这样带领三千食客去，只是去送 死 。

如 姬 啊，这是件很容易的事，在前我们却没有想到。兵 符，我知道，都是藏在国王的寝室里的，我很容易把 它拿来。但我不知道调动晋鄙兵符是哪一种?

**信陵君** 那是伏虎形的虎符。背上有十一个错金书，叫作： “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晋鄙。”左右都是一样，左 边的一半，是在晋鄙手里，存在国王手里的是右边的 一 半 。

如 姬 那很容易。我看见过在他的铠甲匣里。这东西是很 要紧的，我不能托人转达，今晚我也没有方法再来。 我怎么送给你呢?(略一沉思)好，这样吧。我明天 要去替父亲上坟，我看就只好明天了，明天在父亲的

坟上交给你，你能不能来? **信陵君** 那样正好，我一定来。

右侧吹笙之声愈近。忽闻侯赢与朱亥同时咳嗽一 声。

**信陵君** 两边都有人来了，我非躲不可。君夫人请你保重!

**如** **姬** 你还有什么话吩咐? **信陵君** 没有什么。请你保重!

**如** **姬** 那么,我回去了。我们明天再见。 **信陵君** 再见。(转入祠后。)

如姬将纱面罩上，向城门走去，在城门口与一蓝布蒙 面之少女相遇，擦身而过。右边一青年由桥头出场， 两手捧笙而吹，见女子即停止吹奏。女子将面复揭 开，乃是朱亥之女。二人奔至神祠前，即相偎傍。

**青** **年** 我没有想出你今晚来的这样早!

**朱** **女** 今晚上凑巧，老主人睡得很早，我的一位女伴也不在 啦 。

青 年 那么,今晚上可以多玩一会儿了。

朱 女 不行，老主人的睡眠很浅，怕她一醒来不见我，那以 后就没有方法出来了。

青 年 好的，要听你唱一遍《夷门桥》,我给你吹，你好唱。 (吹笙。)

朱 女 (应笙而唱)

来到夷门桥， 来到夷门桥，

心爱的人儿见面了， 心爱的人儿见面了。

月儿高又高， 月儿皎又皎，

为什么鸡儿总要叫? 为什么鸡儿总要叫?

离别夷门桥， 离别夷门桥，

心爱的人儿分手了， 心爱的人儿分手了。

心儿要不焦， 心儿要不躁，

除非是坟里去睡觉， 除非是坟里去睡觉。

朱女唱毕，二人在祠前拥抱，行将接吻。 朱亥自城门走出。

朱 亥 (大喝一声)你们在这儿胡闹些什么?

二人大惊，朱女急蒙面飞奔入城，青年亦飞奔过桥， 与出现于桥头之侯赢迎头相碰，踉跄而去。信陵君 亦同时由祠后转出，三人相对苦笑。

**—** **—幕下**

**第** **三** **幕**

如姬父之墓地，墓在左侧一带高地上，有白杨垂 罩。有回栏，仅现后方与右侧靠后之一部分。有碑 向右，上有古文铭记：正中一行为“皇考师昭之墓”六 大字，其左下有“女如姬稽首”五小字。墓前一片广 场，有少数天然石可供坐息。背墓靠右为一带城郭， 即魏都大梁城之远景。其左，半分以上均为一片天 宇。

中午时分，时闻鸡声。

幕开，信陵君着农人服装，以蓝巾蒙头，立坟台 右后隅，倚锄向大梁城远望。另一人乃朱亥，亦着农 人服装，背坐于广场天然石之一上，腰带上挂一镰 刀，右旁一大竹篓，满盛杂草。

朱 亥 (不耐烦地起立，伸了一个懒腰之后，徘徊起来，自言 自语)唉!等得真够焦人了。从天不见亮就来等起， 等到公鸡都在叫中午了。(见信陵君不加理会，走至 坟台下，隔栏与之语)信陵公子，我看你们总是迂阔 得很，一定要什么虎符、马符，马马虎虎的。反正要 我的铁槌说话，我们火速赶到荡阴去，把那老头儿捶 扁就完事，要那什么虎符、马符来干嘛?

信陵君仍不加理会。

**朱** **亥** 我在向你说话啦，公子，你听见没有?

**信陵君** 你那么大的声音怕大梁城里都听见了。

**朱** **亥** 我实在等得不耐烦姥。昨天说走就走，只走了几里 路就停下来。等， 一等就是半天一夜。今天清早天 不见亮又来等，又快等了半天。

**信陵君** 你耐心些啦。

朱 亥 耐心?还要怎么耐心!你们不是说：邯郸是危在旦 夕吗?但为什么不星夜兼程赶路?你们说：要望我 手里的四十斤大铁槌把晋鄙捶死，那么我们赶着去 把他捶死就完事，为什么又在等什么劳什子虎符马 符，马马虎虎呢?我真不知道你们的心是什么做成 的!

**信陵君** 你着急有什么用呢?有道理，我们才在这儿等。如 果没有道理，谁肯在这儿等呢?

朱 亥 我就是不懂得你们那一套鬼道理姥。侯赢那老头 儿什么都要讲道理，讲来讲去，只是卖弄一点鬼聪 明。他爱挖苦我，说我朱亥是“双料大肥猪”,哼，我 看他倒是一条“陈年老精猴”。他这一次分明是贪生 怕死，却偏偏要编出一套诡计来，要你等什么虎符马 符，马马虎虎的。他在演猴戏，却把我拿来当着狗， 当着马。

**信陵君** 不要那么着急吧，我不止向你说过一次，你总不理 会。

**朱** **亥** 叫我怎么理会法?既说要靠我的铁槌说话，为什么 又要等那骗人的鸟玩艺儿?——那玩艺儿连晋鄙都 骗不了，还骗得了谁?

信陵君 (把锄头提起，向朱亥走来)哎，我告诉你吧!你的铁 槌是对付一个人说话的，虎符是对付全体十万人说 话 的 。

**朱** **亥** 捶死一个人，就要得到十万人，怎么不是对付十万人 说话?

**信陵君** 捶死了一个人，十万人不一定服从你，要看是怎样捶 法。如果有了虎符，晋鄙要迟疑，我们捶死他，就说 他违抗王命。十万人是不会说话的。如果没有虎 符，你便要捶死晋鄙，那就是你违抗王命。十万人是 要说话的啦。

**朱** **亥** 吓吓，吓吓，吓?(仿佛恍然大悟。)

**信陵君** 你 一个大铁槌捶得尽十万人吗?就通被你捶光了， 又拿什么去打仗?你想想看罢。

**朱** **亥** (哑口无言，只是用两手搔首)吓吓，吓吓，我把事情

看得太简单，就和捶死一条狗子那么样啦。

信陵君 就是这捶死狗子的生活把你弄坏了，把你弄得很粗 暴。一个人应该有些好生之德，就是捶死一条狗，也 不应该看得太容易，更何况是一位有功于国的人! 晋鄙将军是在我父亲的一代就有功于我们魏国的老 将，兵士们都服从他。我们所希望的，最好是不要让 他牺牲，要捶死他，实在是万不得已的。

朱亥好姥，我懂到老。(以两手掩着面孔在广场上盘 旋，接着又握着拳头打自己的臀部)我究竟只是一条 猪，一条双料大肥猪，什么都不懂。你该打，该打! (接连自行击打。)

**信陵君** (微笑)朱大，你这人很天真，很有趣。其实我也是老 早等得着急了，而且我还很担心呢。

**朱** **亥** 吓，有什么担心的事?

**信陵君** 我担心如姬夫人没有弄成功，被国王发觉了，那可受 不了啦。

**朱** **亥** (急于生出同情的反应，以掌拍大腿)对啦，国王一定 处死她。(慌张地)怎么办?这怎么办?

**信陵君** 请你到那边路上去看看吧。要是再没有人来，率性 请你进城去找找侯生。

**朱** **亥** 好，好，我就去，我就去。(急急忙忙向右后隅跑去。)

**信陵君** (呼止之)不要忙，你请先到侯夫人坟上去看看，怕他 们先到了那儿。

朱亥好。(又急急忙忙转向左后隅跑去，下。)

信陵君一人复步上石阶，倚锄而立，向城方怅望。 有间，朱亥由原道折返。

**朱** **亥** 糟糕，那边也没有人。一定是出了岔子，我要立刻跑 去看看侯生。(向右后隅跑去。)

信陵君 (略加考虑，复制止之)你转来吧。假使是出了岔子， 你回到城去也是枉然。我看你还是回夷门村去，通 知我的姐姐，要她不要担心。请你告诉她，说我再等 一会儿也就回来。我在这儿再等一会，无论有没有 人来，我都要赶着回夷门村去的。

朱 亥 那样也好。(指广场上之背篓)这背篓呢? **信陵君** 就放在这儿。

朱 亥 好，我走了。(向左前方下。)

信陵君将锄倚于栏次，在墓台上徘徊。有间。 侯赢荷一竹帚，仓皇由右后隅飞跑入场。

**信陵君** (惊喜)呵，侯生先生，你这时候才来，我等了你整半 天了!

**侯** **赢** 出了岔子啦，公子! **信陵君** 怎么?被发觉了吗?

**侯** **赢** 没有那么严重，国王和如姬夫人一道来了。 **信陵君** 已经到了吗?

**侯** **嬴** 我同女儿在东门外等如姬夫人，尽等也不见来。 一

直到刚才，我才看见国王和如姬夫人同路走出东门， 还有几名卫士跟随着。因此我便先跑来通知你。他 们总还有一会儿才得到。

**信陵君** 我怎么办?

**侯** **赢** 回避一下的好吧!

**信陵君** 我倒想索性再和国王见一次面。

**侯** **赢** 你换了这样的装束，他首先就会疑心你。

**信陵君** 我的衣服是藏在那个背篓里面的，我立刻可以改变 过来。待我改了装之后，我要到这儿来和国王见面， 我要再向他劝告一次。

**侯** **赢** 那样也是一个办法，总要不失掉接受虎符的机会。 不然又会拖延时日的。

**信陵君** (将背篓背上)那坟台上有一把锄头，请你把它掩藏 起来。(向左后下。)

侯赢上坟台将锄头拾起，藏于左侧幕后。以竹帚打 扫坟台，扫毕，便下阶打扫广场。

如姬与魏王由右后隅入场，卫士二人随后，均荷长 矛。其一人手提竹篮，另一人携桂花一大枝。

侯赢见魏王出场。急将竹帚放置墓栏后僻静处，上 前鞠躬迎接。

**侯** **赢** 小吏夷门监者侯赢恭迎大王与君夫人。 **魏** **王** 哦，侯赢，你没有跟着无忌一道去吗?

**侯** **嬴** 小吏有职务在身，不敢放弃职守。

**魏** **王** 听说那位九十多岁的唐雎老头子也跟着去了啦。

**侯** **嬴** 是，小吏也听到这样的风声。不过据小吏所听到的 消息，无忌公子们并没有走。他们只是在这儿附近 的夷门村上逗留。

魏 王 (笑出)啊哈哈哈……他们还没有走吗?足见得那一 群大豪杰也不过只是一批狐群狗党而已。啊哈哈哈



**侯** **嬴** 是，那些人除掉摇唇鼓舌之外，实在也没有多么大的

本 领 。

魏 王 哼，可怜无忌那个傻瓜，盛气凌人。他在我面前不知 道夸过多少次海口。说他们是要怎样怎样的视死如 归，又要怎样怎样的赴汤踏火，说得一个天花乱坠。 哼，到头还不是一群贪生怕死的浑蛋!

**侯** **赢** 贪生怕死本来是人之常情。他们和平常人也并没有

两 样 。

**魏** **王** 对啦，侯赢，我看你这人倒还明白道理。你做夷门监

者已经多少年了? **侯** **嬴** 已经四十年了。

**魏** **王** 怎样老是不升官啦?

**侯** **赢** 微臣的才具就只有这么一点，再大的职分，我不能胜 任 。

**魏** **王** 不，我看你这人很有本领。我回头是一定要重用你

的。那位唐雎老头儿，你和他很熟吧? **侯** **赢** 是，他是我的一位老朋友。

**魏** **王** 听说他有一项本领，能够钩魂摄魄。你一个人心里 有什么阴谋，他把法术一施到你身上，就可以叫你自

|  |  |
| --- | --- |
|  | 己吐露出来。他是不是有这样的本领? |
| **侯** **嬴** | 是，他是有这项本领的。把如姬夫人的太翁毒死了 的那位凶手，就是他使用他的法术破获了的啦。 |
| **魏** **王** | 这个人我也很想重用他，你看他是不是会跟着无忌 跑掉? |
| 侯 赢 | 只要大王能够重用他，我看他不会跑。 |
| 魏 王 | 我从前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实在大有用处。譬 如我宫里面的一些妃嫔，我朝廷上的一些大臣，他们 的真心实意我一点也不知道。有了这么一个人，我 可以教他对每一个人都施用 一次法术，把他们的心 意考验出来。那我就可以更加放心了。  在魏王与侯生对话中，如姬由卫士甲接受了桂花，先 行捧去，分插在其父墓前两畔。  此刻正由坟台走下，又由卫士乙手中接受竹篮，携往 坟台，方上阶。 |
| 魏 王 | 如姬，就是你的心，也正是我所想考验的。 |
| 如 姬 | (止步回顾)你何不就叫他来考验我呢?就在我父亲 的坟墓面前，让他来把我的心迹考验给你看。 |
| **魏** **王** | 那很好，侯赢，你就到夷门村去，赶快把唐雎叫来。 (又向侍立于身后之卫士)你们跟着一道去，如果那 老头儿不肯来，就把他抓来。 |
| 甲 | (直立应命)是。(侧身侯赢。) |
| *卫±z* |  |
| 侯 赢 | (向魏王及如姬行垂拱礼)小臣便暂时告罪了。 |
| **魏** **王** | 你快去，快来。 |
| 侯 嬴 | 是。  侯赢正欲向左前方下场时，信陵君已更易便装，上 |

场。迎头相遇。

**侯** **赢** 啊，公子无忌到了。(伫侯一侧，稍停而下。) 卫士甲、乙随其后下。

**信陵君** (趋至国王及如姬前拱手致敬)王兄和君夫人午安。

如姬答礼，魏王不甚理会。 **魏** **王** 你来干什么的?

**信陵君** 我在这侧近散步，在路上听见过路的人说，国王和王 妃都来扫墓来了。所以我特来候安。

**魏** **王** 你怎么还没有去赴汤蹈火呢?不是说你昨天动身 吗?

信陵君 我确是昨天中午动身的，但兴高采烈的走到夷门村， 我便踌躇起来了。同去的人也多在埋怨，都说拿三 千人去和秦国的几十万大兵作对，真真是以肉投饿 虎。我看到这样的情形，实在也是不能不踌躇了。

魏 王 哼，你那些食客先生们，不都是天下的大贤人、大豪 杰吗?

**信陵君** (微微地叹息)哎，岁寒然后知松柏，没有经过患难， 一个人的真面目实在也不容易知道。

魏王吓吓，仅仅隔了 一 天晚上，你好像增加了很多阅历 啦 。

**信陵君** 可不是吗!从前听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头发白，我

还不大相信，现在是亲自身当其境了。阿哥，小弟昨 夜晚实在苦了一夜，我的头发恐怕也有些翻白了的 吧?

如姬伫立台阶，听信陵君陈述，至此颇觉失望，独自 提篮至墓前，取出果品陈列。

魏 王 (继续着)你打算怎么样?

**信陵君** 我实在有点踌躇，要请阿哥指示我。

**魏** **王** 假使你一定要我给你什么指示的话，我劝你最好安 分一点。

**信陵君** (鞠躬)是，应该要怎样才算安分?

**魏** **王** 怎样?不说，你想来也是知道的。第一，你不要事事 和我作对。古人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魏国既 有我做国君，你便要少在老百姓当中去出些主意，不 要专门向愚蠢的人们讨好!

**信陵君** 是，其次呢?

**魏** **王** 其次吗?你那一破篮子的什么食客，应该解散了。 你伙结着那一批无业的游民，专门干些说长道短、挑 拨离间的勾当。我老早就看不顺眼，老早就想给你 解散的。不过看在老人的份上，我没有过分地使你 难堪。我也知道你那一批材料，并成不了什么气候。 天大的本领，只是夸夸海口。满嘴的礼义廉耻，一肚 皮的鸡鸣狗盗。你经过了这一次小教训，也应该睁 开你的眼睛了!

如姬对二人言论，不作理会，独自跪于墓前默祷。

**信陵君** (拱手)阿哥，多谢你的指示。希望你看在弟兄骨肉

的情份上，把我的过错一概容恕。

魏 王 我对你并没有什么,自信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是够了

份的。

**信陵君** 多谢你。我以后要照着你的指示去做。但请你看在

弟兄骨肉的情份上，还允许我一件事。 **魏** **王** 一件什么事?

**信陵君** 我希望你把晋鄙手下的兵，至少分一部分给我。 **魏** **王** 唔，什么?你在说什么?

**信陵君** (自语般地)唉，有得一万人或者两万人都好。如果

我有得一万人的精兵，我一定可以把秦兵打败。 **魏** **王** 你在说什么梦话?你!

信陵君 是的，的确是梦话，是在说着我幻想中的一个美丽的 梦。我想，要打败秦国，也并不是什么难事。秦国只 是一个好战喜功的国家，不讲信义，不顾廉耻，专一 的贪得好利；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是亲戚兄弟都不 相照顾。秦国的兵诚然会打仗，但他们为什么能够 打仗?我是明白的。他们是全靠有重赏的利诱，有 严刑的威逼。他们只是一些被威逼利诱而成的鸷鸟 猛兽的集团，但这些鸷鸟猛兽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如姬此时已默祷毕，起立，倚栏倾听。

**魏** **王** (感觉不愉快，但故意纵容，有如猫之戏鼠)唔，你的 梦满有趣，我希望你把它做圆。

信陵君 真的，并不是不能克服的。但要看我们拿什么东西 去克服它。这东西也是俯拾即是的。秦国驱遣着鸷 禽猛兽来屠戮中原各国的人民，我们就应该团集起 中原的民众去扫荡那些禽兽。(顿)要怎样才可以使 得人民团结呢?这也简单，就是要在乎把人当成人。 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如果能够像兄弟骨肉一样，互相 亲爱，互相敬重，互相怜惜，互相扶持，使我们一个万 乘之国就如像一个大的家庭，没有阴谋，没有诡计， 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自暴自弃，大家开诚布公，通力 合作，有一分力量尽一分，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出力 求其多，取用求其少，把有用的东西积蓄起来谋大家 的利益，这样是可以把人民团结得比铁还要坚固的。 (又停)要说这些办法困难吗?又何尝困难呢?一个

好的家庭都是办到了的。 一个家庭里面，夫妻长幼， 兄弟父子之间，哪有什么计较?你把我当成人，我把 你当成人，相互的把人当成人，这就是克服秦兵的秘 诀，也就是治国平天下的秘诀。

魏 王 唔，你的话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治国平天下，照你 的办法看来，也好像平常得很，简直就给翻一个手掌 一样啦。(作手势。)

信陵君 是的，真真是易如反掌。不过现在的列国，谁也不肯 把这易如反掌的事来做一做。秦国还有严刑重赏来 驱迫它的人民成为虎狼，而齐、楚、燕、赵诸国，却一 律的是有功不赏，有罪不罚，相倾以诈，相视以贼，田 单见疑于齐，乐毅被逐于燕，廉颇受馋于赵，屈原沉 渊于楚，不重贤士，不爱人民，只是以横征暴敛来把 人民当成牛马。你想，你把一些牛马去，怎样能够抵 挡虎狼呢?所以虎狼的秦国也就所向无敌了。

**魏** **王** 我们魏国当然也是使你看不上眼的喽，我平常也太 把你委屈了，是不是?

信陵君 我是丝毫委屈也没有受过。而且我们魏国我是觉得 具有无究的希望。我们魏国是中原的心脏，中原的 中原。殷朝的故都是在我们的境内，我们是中原文 物开化得最早的地方。五岳的中岳蒿山也在我们的 境内，我们所处的，真真的“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拱之”的地位呀。只要我们能够把人当成人，只要我 们能够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兄弟手足一样，只要我 们能够把一国看成我们自己的一家，那真真是可以 “朝秦楚而抚四夷”了。

魏 王 哦，你这个梦真是美丽而宏大。但在“朝秦楚而抚四

夷”的时候，我看还须得有一样要紧的节目。 **信陵君** 是什么呢?

**魏** **王** 便是须得你来做皇帝啦! 信陵君默然。

魏 王 不然的话你的梦还算是没有做圆!(现出本相)哼， 我告诉你，你还是少做些梦的好!把老百姓当成兄 弟骨肉，说得真好听!我倒希望兄弟骨肉把我当成 老百姓啦!老百姓是最讲究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 现在的一些英雄豪杰，都是以幼凌长，以下犯上，男 不像男，女不像女。你们在干些什么鬼，你怕我不知 道?

信陵君与如姬闻此，同时表示惊异。

魏 王 我告诉你，我刚才的话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少在 老百姓面前做些挑拨离间的工作!你少捣些鬼!而 且你那批流氓痿棍，从今天起就给我解散!我命令 你解散!你要不解散，我就要派兵来剿灭你们，把你 们杀得一干二净!

信陵君 阿哥，你何必这样盛怒呢?解散是不成问题的，兄弟 这一次把他们带到赵国去，不是比解散还要更加千 脆吗?

**魏** **王**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走?你们为什么还在我大梁城外 流连?

**信陵君** 因为是去父母之邦，不免有点依恋。

**魏** **王** 哼，依恋!父母之邦!你依恋的是什么,你怕我不知 道!

**信陵君** 阿哥，请你看在弟兄的情份上，我实在不好有过分的 要求，我所依恋的是想要点兵。你好不好把晋鄙的

兵暂时分一万人给我? **魏** **王** (不加理会)哼!

**信陵君** 就有得六七千人也好啦!

**魏** **王** (大叫)六七千人?办不到，一个人花花也不能给你! **信陵君** 阿哥，你怎这样绝情呢?

**魏** **王** 哼，我的人通是牛马啦，拿去抵不着虎狼吃。你不想

爱你的食客，我却想爱我的牛马。这是我的尽头话。 你要不把你的食客们解散，就限你在今天下午开起 走!不准再在我大梁城外逗留!

**信陵君** 我是绝对服从你的命令，我今天下午一定动身，我现

在就可以去传达你的命令。(拱手欲下。)

**魏** **王** (制止之)不，你不必着急，还要请你再留一步。 **信陵君** 还有什么命令?

**魏** **王** 我刚才叫侯赢去叫那位唐雎老头子去了。我要叫他

在你面前演点法术给你看。 **信陵君** 你要叫他演点什么法术呢?

**魏** **王** 你是使用过的啦，就是他的钩魂摄魄术。

**信陵君** 是，在替君夫人的太翁报仇的时候使用过。

**魏** **王** 你就为了有过这一件事，你收揽了一个女人的心，我

是很明白的。

**信陵君** 阿哥，你怎么这样说?

**魏** **王** 你在这儿徘徊观望，依依不舍的，究竟为的是什么

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惊愕，无言。

**魏** **王** 你们背着我在干些什么鬼，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愈惊愕，但无言。

魏 王 你们那胸怀里，怀的是什么鬼胎，你怕我不知道!

信陵君与如姬愈益惊愕，但仍无言。

**魏** **王** 我知道，我一切都明白，我看得很清楚。你们不要以 为我是傻瓜啦!你们有胆量，便把你们的胸襟袒开 出来，袒开出来见见天日!!

信陵君与如姬面面相觑，无言可答。

魏 王 (苦笑)哼，你们害怕得那么厉害，把你们的亏心事说 穿了吧，唔?你们有胆量就坦白地招认啦!敢不敢? 信陵君与如姬依旧。

魏 王 哼，你们都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要想你们坦白地 招认，那怕比叫禽兽说话还要困难。(又故意亲密 地)但我要效法你啦，公子无忌，你从前利用唐雎使 一个心虚的罪人把自己的心坎吐露了，我今天却要 如法炮制。

如姬态度平复，但信陵君仍感惶恐。

魏 王 无忌，我简切了当的告诉你吧。你是爱如姬的，是不 是?……你说不出话来了吧。 ……但你要爱她，老 实说，我倒满不在乎，我倒反而高兴。而且如果爱她 的人愈见多，那我愈见高兴。她实在是值得人爱啦。 她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人家要说好，我 当然高兴。我自己的马儿，人家要说是千里马，要说 是骅骝骐骥，我怎得不高兴?我自己的玉石，人家要 说是连城璧，要说是结绿和璞，我怎得不高兴?问题 就在这马儿和玉石的态度上啦。就像玉石那样，它 只是逗人爱，并不晓得爱人，那可没有问题。因为我 只要它可爱，并不问它爱不爱我。但要如像马儿，它 是晓得爱人的，它就不爱我，都不要紧，但假如它要 爱别人，那我可就不能够高兴。你懂得我的意思了

吗?

如姬愈平淡自若，信陵君仍踏蹋无言。

魏 王 我看你不必难过。我今天也并不想考验你。你的想 头是无须乎考验的，我知道得很清楚。我想考验的 就是如姬。我们刚才已经约好了，如姬说：她是经得 起考验，她要在她父亲的坟墓面前把她的心考验给 我看。我看，你看看也是很有趣的。我相信你也一 定是高兴看的。我要考验她的心，究竟是不是爱你， 究竟在她的内心坎里，是不是想做你的夫人。你说， 这不是很好玩的吗?吓吓?

如 姬 (由坟台步下，平淡地)考验，我是经得起的，但在考

验之前，我们先要规定明白。

魏 王 由你啦，你要提出什么规定?

如 姬 你说过：我不爱你也不要紧的啦?

魏 王 不要紧，丝毫也不要紧。而且也无需乎考验，你不晓 得爱我，我是老早就明白的。

如 姬 你说你要考验我究竟爱不爱信陵公子，但这爱是有 种种意义的，有朋友的爱，有师弟的爱，有骨肉的爱， 有其它的爱，应该要限定于哪一种爱?

魏 王 我已经说明白了，要看你在你的内心坎里面，是不是

想做他的夫人。

如 姬 那要算是情爱了。

魏 王 不管名称是什么,总之就是你想要他做你的丈夫的 那种爱。

如 姬 假使我对于公子并没有那种爱情的时候呢?

魏 王 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 如 姬 有的时候呢?

魏 王 有的时候呵?哼!我跨下的马儿假如有爱别人的时 候呵，我要把它剁成泥，烧成灰，向大风中吹播。而 且我还要把它所爱的，也剁成泥，烧成灰，向大风中 吹 播 。

如 姬 (笑出)哈哈哈，你那样吹播了，马灰和人灰不是四处 都合成了一体吗?

魏 王 哼，只要你们高兴那样地合成一体，就让你们四处去 拼合吧。反正也没有好久的时刻了。(很焦躁地在 广场中以急骤的步武来回踯躅)侯赢去了这一半天， 怎么还不见转来呀!(忽然怒叱)你们是木头做的 吗?走一个人去看看啦!

**信陵君** 那么,让我去好吧。(向左前方走去，行至坟台附

近。)

**魏** **王** (制止之)不行，你不能走!你走了还成事!(向如 姬)如姬，你去!你赶快去!

如 姬 我去了是不会转来的。 **魏** **王** 谅你也不敢!

如 姬 你能那样相信，那我就去吧。(向左前方下。) 魏王仍以急骤步武在场中盘旋。

信陵君移至坟台阶段，坐下，以两手撑其头，俯视作 沉思之态。二人均无言。

有间，魏太妃被朱女与侯女扶着由左后隅入场。 魏 王 哦，太妃，你也来了。

**魏太妃** 我来看你们来了。

信陵君闻之，急遽抬头，见魏太妃，母子均同时惊诧。 信陵君急起立。魏太妃将步武加速，行至场中立定， 朱女、侯女侍于其后。魏王立于其右侧。

魏太妃 哦，无忌，你怎么也在这儿?你怎么还没有走?

信陵君 我们还没有走，因为还有点事情没有准备好。我们 昨天晚上就在夷门村上停了下来。刚才我到这儿来 散步，适逢阿哥们也到这儿来上坟来了。

魏太妃 你姐姐也还没有走吗? 信陵君 都没有走。

魏太妃 那你们昨晚上为什么不回家?

信陵君 我是因为邻里已经餞过行，不便再回去。姐姐是怕

和母亲再别离一次，又要使母亲伤心一次。

魏太妃 你们到底还有什么事没有准备好?

信陵君 倒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事，不过走得太匆忙了，有好 些朋友还有点小事情要交代。

魏 王 (插入)哼，说得好干脆!你有什么事在等，我最清 楚。

魏太妃 (向魏王)如姬到什么地方去了? 魏 王 我叫她往夷门村去催唐雎去了。

魏太妃 我刚才带着阿朱到侯生夫人的坟上去来，遇着了侯 女儿，她说大王和王妃都来上坟来了。又说她的父

亲也在这边，怎么侯生也不见呢? 魏 王 我也派他去请唐雎去了。

魏太妃 无忌等的什么你最清楚，他到底等的是什么? 魏 王 他等的吗?他等的是再和一个女人见面!

魏太妃 你说的是谁?

魏 王 我的妃子如姬啦!

魏太妃 (沉闷了一忽，向信陵君)你不会那么狂妄吧! 信陵君俯首无言。

魏 王 哼，太妃，你该清楚了啦，现今的人不比从前了。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成了家常茶饭，更何况还是兄弟 叔嫂!刚才我在这儿说了他们好半天，已经说得他 仓皇失措、哑口无言了。你想，他素来是那样负气的 人，昨天说走就走，但又停顿了下来，停顿了一天一 夜，偷偷摸摸地躲藏着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见面，偏偏 又到这儿来盘旋。他不是分明晓得如姬要到这儿 来，企图来和她幽会一下的吗?昨天晚上我醉了，如 姬也出来过，她说是到太妃那里去，太妃早睡了。



**魏太妃** 是的，昨天晚上我睡得很早，没打二更，我便睡了。 **魏** **王** 我疑心也是无忌在作怪啦。

**魏太妃** 无忌，你是不是在干着这些暖昧的事? 信陵君欲语，复隐忍。

魏 王 (急急制止着)太妃，你不必问他。你这样问他，他也 断然不会有真话对你说的。他的心窍我是给他看穿 了，其实用不着要他说。我想要知道的不是他，倒是 如姬。刚才我们在这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无忌要 爱如姬，我不想追究。如姬不爱我，我也很知道。但 我要知道的，是如姬究竟爱不爱他。

此时如姬与侯赢、唐雎由左后隅出场。卫士甲、乙随 后。唐雎年已九十余，白髯白发，人甚矮小，手执杖， 但精神甚健旺。

**魏太妃** 你们的事情，我真有点不大明白。

**魏** **王** (瞥见唐雎等)好了，现在也把唐雎找来了。我就要 考验如姬的心，考验她究竞爱不爱无忌。

**如** **姬** (进前，先向魏太妃敬礼)太妃，你几时出来的?(侍 立魏太妃之右侧。)

**魏太妃** 我刚才才到。在家里有些气闷，我带着阿朱去上侯 生夫人的坟。在坟上遇见侯女儿，她说大王和你都 在这边，我也就到这边来看看你们了。没有想出又 看见无忌。你们发生过什么口角吗?

如 姬 没有，是大王一向的脾气又发了。他总是爱猜疑。

魏 王 哼，猜疑!回头你自己吐露出来了的时候，就明白 了 。

如 姬 你总要猜疑，我也百口莫辩。反正唐雎先生是请来 了，我在半路上碰见了他们，你要考验我，就请他考 验好了。

魏 王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考验了。趁着太妃也在这 儿，正是各方面都有对证。(招唐雎)唐雎，你过来。

唐 雎(进前，向魏太妃及魏王敬礼)太妃和大王午安。(退 立于信陵君之次。)

魏 王 唐雎，我知道你懂得钩魂摄魄术。一个人心里有什 么秘密，你一施用法术，就可以叫他自己吐露出来。

我现在就要请你对如姬施用一下这个法术。 唐 雎 是，我刚才已经听见侯生和如姬夫人讲过。 魏 王 那就请你开始施法。

唐 雎 是。(向如姬)请君夫人坐在那坟台的最高一段的阶 段上去。

如姬如嘱就座，余人均向望之。

唐 雎 请把眼睛闭拢，两手放在膝头上，全身不要用力。

如姬如嘱行之。唐雎升阶，将杖倚于栏次，以两手抚 摩如姬之头，并顺次抚摩其肩及两手，如此者二遍， 如姬渐次呈出睡眠状态。

唐 睢 (向魏王)大王，你打算问些什么?我可以替你传达。

魏 王 你先问她：究竟爱不爱我?

唐 雎 你对于国王是不是有真诚的爱?

如 姬 (声音须稍含糊而迁缓)不，我不爱他，我丝毫也不爱 他。他没有把我当成人，他只把我当成了他的马儿， 当成了他的玩具，我实在一点也不爱他。

唐 雎 还要问些什么呢?

**魏** **王** 你问她：昨天晚上打二更的时候，究竟到什么地方去 来?

信陵君闻此问，目视侯贏，但侯贏泰然。 唐 雎 昨晚二更时分，你到过什么地方?

如 姬 (声音稍含糊而迂缓)我到太妃那里去，太妃已经睡 了。我便没有惊扰她。除此以外，我没有到过什么 地 方 。

唐 雎 再 问 什 么 呢 ?

魏 王 无忌向她求过什么没有?

唐 雎 公子无忌是不是向你求过什么?

如 姬 公子无忌吗?他是连话都不同我讲的人，他不曾向 我求过什么,不过我知道，他是可怜我的。他是把人 当成人的人，他可怜我没有受到人的待遇。他也可

怜一切的人都没有受到人的待遇。 魏 王 她向无忌求过什么没有?

唐 雎 你是不是向公子无忌求过什么呢? **如** **姬** 我吗?求过的，我求过他一次。

**魏** **王** (急迫地)求的什么? **唐** **雎** 你求的什么啦?

**如** **姬** 求他替我父亲报仇。我父亲被人毒害了，国王以下 为我找寻仇人，找了三年都没有找到。后来我向无

忌公子哭，请他费心，他便帮我把仇人找出来杀了。 我是很感激他的，他是我的恩人。

**魏** **王** 无忌没有夫人，如果要娶她的时候，她高不高兴?

**唐** **雎** 像公子无忌那样的人，你喜欢不喜欢做他的内助呢? **如** **姬** 我没有那样的资格，他也不会要我的。他是不愿意

有家室的人，魏国便是他的家，四海便是他的家啦。 **魏** **王** 她很关心无忌吗?

**唐** **雎** 你是不是很关心信陵公子?

如 姬 我很关心他，因为我敬仰他。我怕他得不到好死，因 为有人要陷害他。陷害他的人就在他的眼面前。他 怕他篡他的位，要想把他谋死。……

**魏** **王** (着急)不要让她胡说八道! 唐 雎 你在胡说八道吗?

如 姬 我没有胡说八道。想陷害他的人今天清早已经派人 到荡阴去通知晋鄙，要他在公子路过的时候，把他暗 杀，把那三千食客，斩尽杀绝。

魏王(愈着急)赶快把法术解了，简直是胡说八道!!

唐雎将两手抚摩如姬之头，顺次由肩及其手，如此者 三遍。

唐 雎 (命令如姬)把眼睛睁开，可以醒来了。

如 姬 (两眼微启，以两手揉之，如睡初觉，欲欠伸而极力制 止之)已经考验完了吗?我说过些什么话?我自己 一点也不知道。

魏 王 哼，简直是邪术殃民，妖言惑众!(命令卫士甲、乙) 你们把这个老头子给我抓起来，不准他到别处去兴 妖作怪!

唐 雎 大王，是你要我来施法术的，怎么把我捉着了?

**魏** **王** 赶快把他抓起走。

唐雎扶杖将下阶，为卫士甲、乙所挟制。

此刻朱亥已易装，与平原君夫人及女兵二人由左前 方入场。平原君夫人见魏太妃，即趋至其前。

**平原君夫人** 妈，你出来了吗? 魏太妃尚未回答。

**魏** **王** (瞥见平原君夫人等)呵!亡国现象的妖怪们又来

了，我受不了!(挥如姬)走!我们快走! 余人均瞠然。

**如** **姬** (无言，起立自墓前将竹篮取得，复步下台阶，行至魏

太妃及平原君夫人前敬礼)我们就先走一步了。 **魏太妃** 请便。

魏 王 (向信陵君)无忌，你要听清楚，我再给你说一遍。你 得把你的食客给我解散。你要不解散，今天就得全 体离开大梁。不然我要剿灭你们。(命令卫士及如 姬)走!

卫士挟唐雎前行，魏王及如姬随之，由右后隅下。 **平原君夫人** (向信陵君)无忌，是怎么一回事?

**信陵君**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魏太妃** 无忌，你们的感情实在闹得太坏了。你为什么还要 逗留?即使如姬夫人刚才所说的话是真的，我看晋 鄙是不会那样做的。他虽然是一员武将，但他平时 是不肯乱杀人的。你们无论如何是应该走了。娘的 事情也用不着你们担心。

**信陵君** 是的，我无论如何在今天下午一定走，请母亲放心。

**魏太妃** 那很好。(向师昭墓遥拜一揖，回向平原君夫人)我 要到夷门村去替你们送行，到那边去再和你谈谈。

**平原君夫人** 那会把妈太劳顿了吧。

**魏太妃** 不，我不看见你们走，我不放心。

**侯** **赢** 朱亥，就请你领路，把太妃们先引到夷门村去，我同

公子在这儿再商量一点小事情，立刻就来。

朱 亥 是，我会引路。

**平原君夫人** (向师昭墓一揖)那么我扶着妈走。(扶持魏太 妃。朱亥前行，领魏太妃及余人向左前方下。

信陵君 今天可真把我弄糊涂了，我提心吊胆的在这儿呆了 好半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唐雎老先生的法术 不灵了吗?

**侯** **赢** (发笑)公子，你真有些糊涂。唐雎先生并没有认真 施他的法术，他只是做了做样子罢了。

信陵君 (恍悟)哦，难怪得。真真是使我提心吊胆了好一会。 不过，从昨天晚上起，一直到现在，也枉费了不少的 心机。结果什么也没有得到手，反而把唐雎先生失 掉 了 。

侯 赢 公子，你请放心，唐雎先生是不会遇害的。你还没有 换装转来之前，国王在这儿向我说过，他是要重用他 的。他要仰仗他的法术来考验人呢。

**信陵君** 只是如姬夫人始终没有机会说到那件事情上来啦。

侯 赢 她刚才在路上递了一个小包给我，要我转送给你。 (自怀中取出小包授之。)

信陵君 (受之，喜出意外)啊，她是拿来了。(急忙展视，取出 半面虎符)啊，她真个把虎符拿来了!这是多么大的 一个恩惠呀!我无忌和三千食客的生命就全靠你得 到解救，邯郸全城居民的生命就全靠你得到解救，赵 国全国人的生命也就全靠你得到解救，说不定将来

我们全中原人的生命也要全靠你得到解救的啦!如 姬夫人，你聪明、勇敢、慈惠的夫人呀，我感激你。

(拱手向右后隅空漠中遥拜。)

朱女突由左前隅墓栏后探头望出。

**朱** **女** 信陵公子，太妃要我来催你，要你早一点过那边去。 信陵君、侯赢为之愕然。

**—** **—** **幕** **下**

**第** **四** **幕**

与第一幕同，在五日之后，适当中秋节。室中画 帘尽卷。壁龛中魏昭王像前一矮长案，上陈果品三 盂，酒三爵。果品为石榴、红枣、佛手。案上两侧有 二壶，插有桂花、白芒、桔梗诸事。室内及廊上悬有 灯彩。园中树上亦多悬小灯，灯火均已着光。

幕开，魏太妃坐于室中正面，靠琴柱偏左。如姬 坐于左侧，面向右，其前有低案。上陈七弦琴。

左手回廊上二宫女跪侍。

**魏太妃** (向左侧慢内)阿朱，你们怎么还不赶快出来?宫里

的跳月会快要开始了，君夫人等了你们好一会啦! **朱** **女** (在幔内)就出来了。衣裳就要穿好了。

**如** **姬** 不要着急，反正今晚宫里是要闹得很夜深的。 **魏太妃** 恐怕要闹个通夜吧?

**如** **姬** 说不定啦，去年还闹了三个通夜呢。

**魏太妃** 一年四季偶尔有个节气，热闹一下，倒也很好。 **如** **姬** 不过闹得太过分了，也亏精神的。

**魏太妃** 凡事都是一样，过分和不够都要不得。幸好一年的 节气也还不算多，偶尔闹一两个通夜，在年青人不算 一回事。如果节气太多了，那可就不成事了。

如 姬 今年还有十万大兵在外，过节的兴趣自然又会减少 些 。

魏太妃 想到邯郸的情形，还要更加使人扫兴呢。算起日期 来，无忌他们怕已经到了邯郸城下了。他们去了五 天 啦 。

**如** **姬** 时间也过得真快，太妃，你这里有没有消息回来?

**魏太妃** 还没有。认真说，我也不想有什么消息。反正是凶 多吉少。三千人要去对抗几十万大兵，有什么好的 消息能回来呢?

**如** **姬** 一定会有。公子的食客们都是一以当千的啦。

**魏太妃** 一以当千?如果是做文章，出主意，或许可以说得过 去。但是像打仗这样的事， 一个人要抵得过十个人， 恐怕也就难了。

如 姬 可是周武王不是以三千人打下天下吗?书上说：“纣 有亿兆臣为亿兆心，周有臣三千为一心。”公子无忌 的三千食客也是一心一德的，我看一定可以得打退 秦 兵 。

**魏太妃** (含笑)我多谢你的安慰。但我不敢作过分的希望。 侯女扮张果老，由右幔出场，其姿态与装束，一如《张 果老歌》中所叙列者。须戴面具，惟初出场时，面具 未戴。与风帽一顶同执于右手。左手执梭。

朱女扮牵牛随其后，童子像貌，身披装衣，右手执柳 枝，左手执鼓。有黄牛头部系于身前，尾部系于身 后，表示为骑牛之状。

如 姬 (笑出)啊，你们今晚一定会大受欢迎的。

**魏太妃** 她们这两天什么事都没有做，就专门想这些玩意儿。 **侯** **女** 我和朱妹妹两个，打算跳“牛郎织女”,他跳牛郎，我

跳织女，服装来不及换，我就尽这张果老的装束跳织 女了。回头我再跳“张果老”。

**魏太妃** 快些跳吧，君夫人等了你们好半天。

**如** **姬** 你们在这儿跳一遍看看，我给你们弹琴。跳过后，再 进宫去。

朱 女 那我们就开始。

侯 女 好的，我们就开始跳吧。(将风帽与张果老面具一并

置于龛内短案旁。) 如姬开始弹琴。

侯、朱二女相向立，侯女在左，朱女在右。开始跳舞，

并同唱《牛郎织女之歌》。

侯 女 (唱)天河涓涓水在流， 隔河织女望牵牛。 可怜身无双飞翼， 可怜水上无行舟。

朱 女 (唱)可怜水上无行舟， 牛郎还有一条牛。 骑着牛儿过河去， 奉劝姑娘莫再愁。

侯 女 (唱)织女何能不再愁? 骑牛过河好担忧。 天河水深牛背滑， 牛郎你又不会游!

朱 女 (唱)牛郎我本不会游， 河中淹死也甘休。 省得隔河长相望， 本是冤家不对头。

|  |  |
| --- | --- |
| **侯** **女** | (唱)织女我已不再愁， 牛郎你请不再忧。 你如淹死我也休， 抱梭投入河中流。 |
| 朱 女 | (唱)牛郎我已不再忧， 织女你请不再愁。 我如淹死你也休， 牛儿从此得自由。 |
| 牛 女 | (合唱)牛郎和织女， |
| 侯 女 |  |
|  | 永远不分手。 化作天河水， 流到天尽头。  唱毕，余人均鼓掌。 |
| 如 姬 | 有趣，有趣。这歌辞和从前的不同，是你们自己编的 吗 ? |
| 朱 女 | 是侯姐姐按着老调子编的，她聪明就像一个小猴子。 |
| 侯 女 | 阿朱，你才像一条小白猪。 |
| 朱 女 | 你又忘了；我是你的情郎哥儿牛郎呢。 |
| 魏太妃 | 不要老是胡诌了，时间不待，让侯姐姐再跳“张果老” 吧 。 |
| 朱 女 | 好。“张果老”起码要跳三遍。(退至室中右前隅跪 侍。)侯女将梭放下，继将张果老面具戴上，加上风 帽，改作驼背形。如姬又开始弹琴。 |

侯 女 ( 随 唱 随 作 姿 态 ) 张果老，

逗人笑，

眉长长过眼， 背驼高过脑。 目眇耳又聋， 胡须嘴下翘。

红风帽儿黄耳绊， 身上穿件红棉袄。

红棉袄， 短又小，

身长不过膝， 袖长长过爪。 一对鸭儿鞋， 一双黄腿套。

弓起背儿走起来， 就像一个猴儿跳。

侯女再唱再跳，朱女及二宫女亦同声和之。在歌舞 中一男仆由园门急骤而入，行至阶前，向魏太妃敬 礼，歌舞为之终止。

男 仆 启禀太妃，外面来了一群士兵，是从荡阴回来的，他

们要见太妃。

魏太妃 (半忧半喜)呵，荡阴有人回来了。你去，请他们推选 两三个人到我这儿来，我要亲自和他们谈话。其余 的人你们好生款待。

男 仆 是，遵命。(敬礼，由原道下。)

**魏太妃** (向如姬)认真说，荡阴的消息我不想听，但又不能不 听。进宫去的时刻会耽搁了的。

如 姬 迟早不要紧，荡阴的消息是最要紧的。(回顾宫女)

甲

**宫** **女** **.**

乙

**朱** **女** **侯** **女**

男 仆 老 兵 、 壮兵

**少** **兵**

我们来把这些收拾到那边去。(起立，走向右前隅。) (同时)是。(起身入室，将琴与案及坐褥等移置至右

前隅。仍回原处跪侍。)

这样太不好看，我要去换装。(入右幔。) 我也去。(同入右幔。)

魏太妃起立，整饰衣貌，向前廊走去。

宫女二人由左阶下庭，转至前阶下侍立。

阿朱、阿侯易常服由右幔出，跪侍于室与廊之际。

男仆再入场，后跟兵士三人，一老兵，一壮兵，一少 兵。

启禀太妃，士兵们推选了三位进来请安。 (同时屈一膝向魏太妃)向太妃请安。

**魏太妃** (答礼)不敢当。(指示如姬)这位是我们的君夫人。 **老** **兵**

**壮** **兵** (同时屈一膝向如姬)向君夫人请安。 **少** **兵**

如 姬 (答礼)多谢你们。

**魏太妃** 你们都是从荡阴回来的吗?

**老** **兵** 是的，我们一共回来了两万人。有五千人回到了大 梁。其余的一万五千人都分途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了。我们能够赶回大梁来过中秋节，实在要感谢信 陵公子的恩德。

**魏太妃** 你们怎么会回来的?

**壮** **兵** 信陵公子把我们放回来了。



**魏太妃** 他怎么能够放你们回来?

**少** **兵** 他做了我们的领帅。他真是宽宏大度，能够体贴我 们当兵的人。他的第一道命令就是要我们回来。

**老** **兵** 凡是父子同在当兵的，做父亲的回来。我的儿子是 在当兵的。

壮 兵弟兄同在当兵的，做兄长的回来。我的兄弟是在当 兵 的 。

少兵是独儿子的就不必当兵。我的爹妈只养了我这一个 儿子，要全靠我孝敬。

**魏太妃** 他怎么会当你们的领帅?晋鄙将军呢? **少** **兵** 被一位大汉子，一铁槌把他捶死了!

**魏太妃** (吃惊)捶死了!是谁?

**壮** **兵** 是信陵公子带去的一位大汉子。

**老** **兵** 就是夷门大街上的那位屠户朱亥啦。

**魏太妃** (愈见吃惊)怎么?朱亥会把晋鄙将军捶死?

**老** **兵** 那老将军不听命令啦。国王派遣信陵公子去代替 他，有虎符拿去和他合了符，但是他不肯相信，一定 还要派人回来请示。信陵公子因为救赵国的事迫 切，等不得他那样迂缓。朱亥在他旁边，袖管里藏着 一个大铁槌，把袖管一挥，便正正打中在那老将军的 头上，脑浆子都给他打出来了。

魏 太 妃 ( 愈益惊疑而至于失望)啊!为什么闹出了这样大的 乱子?

如 姬 国王那边你们已经去报告过吗? 老 兵 另外有一批人到那边去了。

壮 兵 辛垣衍将军也从赵国回来啦。 少 兵 听说他要替晋鄙将军报仇呢。

如 姬 你们能够回来，是很高兴的吧?

少 兵 是的。不过我们也很愿意去打仗。 壮 兵 是信陵公子不许我们去。

老 兵 他说军令是应该服从的，所以我们就只得回来了。

 信陵公子也告诉过我们，回来之后也有应该做的事。 要多种粮食，多造武器，送到前方。

壮兵我看，这一次我们一定会打胜仗，因为大家都齐心， 都想拚命啦。

少 兵 等不两天从邯郸一定会有捷报回来的。

如 姬 好，多谢你们。(向男仆)你可以把他们带出去，重重 的犒赏他们。

男 仆 是。(促动兵士三人)你们同我一道出去。(下。) 老 兵

壮 兵 (向如姬与魏太妃敬礼)多谢君夫人，多谢太妃。(随 少 兵

男仆由原道下。)

魏太妃失望之极，几至不能支持，朱、侯二女起立扶

持之，扶入室内，坐于原位。魏太妃将头斜倚于柱 上 。

如 姬 (命宫女二人)你们先回宫里去，太妃此刻不大舒服，

我回头便回来。

甲 2

宫 (同时)是。(由园门下。) 如姬回至魏太妃前。

如 姬 (十分娓婉地)太妃，你很不舒服吗?

魏太妃 (勉强撑持)倒没有什么。我没有料到无忌会残忍到 这样的地步。(渐渐伤心起来，忽地转身，在魏昭王

像前伏地而泣诉)呵，我的先王，你的灵鉴不昧，请你 谴责我!我辜负了你临终的嘱托，竞养下了这样一 个残忍的儿子，我有什么面目来见你呀!(哭泣甚 哀。)

如 姬 (从旁劝慰)太妃，请你不要这样伤心。我看公子是 出于不得已的。他为了急于要救赵国，急于要救赵 国的老百姓，才迫不得已做出了这样的事。赵国如 果没有，我们魏国也就难保，他也是急于要救我们魏 国的。

魏太妃 君夫人，你知道，那晋鄙老将军是他父亲最信赖的一 个人。他是我们魏国的干城。把这样一位好人，用 阴谋来打死了，他还能够救得了什么魏国呀!你想， 无忌他怎么会有得兵符到手?那不是假造了王符 吗?兵符是假的，所以晋鄙老将军才不相信他。他 真忍心，竟把那样一位老功臣打死。这不是罪上加 罪吗?这无忌还算得是人吗?(起立，向空漠戟指) 啊!无忌，我真没有想到，你竟这样的阴险，这样的

残忍呀!你把你母亲的心伤了!(自捶其胸。) 侯、朱二女急挽其手而扶持之。

**如** **姬** (伏地向魏太妃敬礼)太妃，请你容恕我，我要向你请 罪 。

**魏太妃** (答礼)不，倒是我应该向你请罪。

**如** **姬** 不，太妃，一切都是我的不是。公子无忌的兵符是真 的。他要杀死晋鄙，是因为晋鄙不服从，合了符，还 要多生枝节，这是罪有应得。公子无忌的兵符是千 真万确的啦!

**魏太妃** 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到得他的手里?

如 姬 是我偷出来给他的。

**魏太妃** (吃惊)啊，君夫人，是你那样做的?

如 姬 是，是我偷出来给他的。我感觉得公子无忌太危险， 仅仅带领了三千人要去和几十万的秦兵对敌，那实 在是太危险了。因此我才从国王的寝室里，把那半 边虎符偷了出来。那是放在他的铠甲匣里面的。就 在上坟的那一天，我托侯生先生交给了公子。

**魏太妃** (由悲愤转为忧虑)国王一清理起来，岂不是很危险 的吗?

如 姬 是的，我很知道。但我要报答公子的恩，他为我报了 杀父之仇，这项大恩我非报答不可。我为了要报他 的恩，也为了要救他，什么危险我都是置诸度外的。

魏太妃 (愈见镇静)那你太危险了。国王的寝室，除你而外， 很少人能够进去。这虎符的遗失一经发觉了，他立 地就可以知道是谁拿出去的。

如 姬 是，我知道。我想，他现在一定在清查了。我现在要 回到宫里去，向他自首。(起身欲行。)

魏太妃 自首?不，君夫人!(急挽之)你不可以去。你去，他 会杀你!

如 姬，太妃，我不怕他杀。我现在很高兴，觉得做了一件很 满意的事，就是死也是值得的。

魏太妃 不，君夫人，死是很容易的事，可你不能死。你应该 做的事情还很多。你不是时常在说，要我们大家都 能够把人当成人吗?你要大家都把人当成人，首先 就不要自己糟蹋了自己!(顿)更何况你现在是我们 大家的恩人呵!

如 姬 太妃，你怎么这样说?

185·

魏太妃 是的，你是我的恩人，是我们大家的恩人。你把无忌 救了，把无忌的三千食客救了。无忌如果能够把秦 兵打退，把邯郸解围，那都要算是你的恩德。你是把 邯郸的人救了，把赵国的人救了，并且把天下的人都 救了。

**如** **姬** 要是那样，那是公子无忌的功劳。

**魏太妃** 不，如果没有你，连无忌自己都不能够保呢。你想， 你怎么能够死得?

如 姬 太妃，我自己就不去自首，国王也会要来的。我已经 无路可走。

**魏太妃** 不，你还可以逃走。

**如** **姬** 逃走?

**魏太妃** 是，你还可以逃走。 **如** **姬** 我逃到哪儿去呢?

**魏太妃** 你可以逃到邯郸去。无忌有大兵在手，他一定能够

保护你。等过了些日子，把秦兵打退了，国王是会转 怒为喜的。到了那时候，你们又可以回来。这不是 很好的事吗?

如 姬 (沉吟了一会)但我觉得还是去自首的好。 魏太妃 你要那样，是要我同你一道死了。

如 姬 ：太妃，你怎么也说出死的话来?

**魏太妃** 你想，如果你要自首，那我还有什么心肠活在世上? 如 姬 好吧，我就遵从你的意旨，但我不愿意到赵国去。

**魏太妃** 只要不去自首，不到赵国去也好。你在什么地方暂

时躲避一下，把目前这股风浪躲过了，便可以平安无 事了。我现在也安了心，我也和你一样，相信无忌一 定会打胜仗。他是会带兵的人，能够和士卒同甘苦。

他遣散了那些老弱孤独的人们回来，实在是很好的 办法。他现在有精兵八万。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打败 那已经疲敝了的秦兵。等到打了胜仗的消息回来， 国王一定会转怒为喜， 一定会宽恕他的。晋鄙老将 军虽然无辜被害，到了那时候在九泉之下也是能够 瞑目的吧?现在事不宜迟，如姬，我看你就立刻动 身。说不定，国王会赶到这儿来清查，你赶快走吧。

如 姬 走到哪儿去呢?

**魏太妃** 我看，你先到侯生先生那儿去吧，我叫阿侯陪你去。 回头再请侯生先生替你想个办法。事不宜迟，你们 应该快走。(向侯女)阿侯，你赶快陪君夫人到你父 亲家里去，你们从后门走。以后便一直陪着君夫人，

不要回来了。 侯 女 是，我知道。

如 姬 (含泪屈膝拥抱太妃)太妃，那么我就走了。

魏太妃 (亦含泪，急挽如姬)好，你放心去吧， 一点也不要踌 蹰 。

如 姬 是，我遵从你的意旨。

如姬徐徐由前阶下，侯女随之。魏太妃及朱女送之 至园门。临别，魏太妃与如姬复作沉默之拥抱。如 姬及侯女下。

魏太妃 (在庭中伫立仰望)啊，月亮都已经上来了。(忽然想 起)呵，我想起来了，我还须得送一样东西给如姬夫 人的。阿朱，你赶快上我的内房里去，从我的枕头下 面，把那把匕首拿来!

朱 女 是。(飞速跑去，入右幔一会复转身而出，手中捧一 匕首)太妃，就是这一把吗?

魏太妃 (受之，拔出鞘来，一瞥之后，复纳入鞘内)是，你赶快 去追赶如姬夫人，把这送给她。(授匕首)就说是我

送给她做护身用的。你赶快去! **朱** **女** 是。(飞奔出园门下。)

魏太妃 (仍在庭中伫立仰望)啊，这月亮多好呵!从来也没 有见过这样好的月亮!(徐徐步上前阶，向右前隅琴 案走去，坐在坐褥上，对月弹琴。)

有间，朱女复飞奔入场，立前阶下，魏太妃为之停奏。 **魏太妃** 赶上了吗?

**朱** **女** 赶上了，把东西交了。如姬夫人还说：谢谢太妃，这 对于她很有用处。

魏太妃 那就很好。(将琴与案推顺在一边，移座至廊缘)阿 朱，你看，今晚上的月色多好呵。天是那样的深，那 样的碧青，月是那样的圆，那样的皎洁。一个人能够 像这样的清白，是多么的好呵!

**朱** **女** 那月亮里面说是有兔子呢，不是有些影子吗?

**魏太妃** 是的，是说有一只白兔在里面，在那儿捣药。古时候 有一位会射箭的人名叫后羿，他从西王母那儿得到 了一种长生不老的药。他的一位丫嬛名叫嫦娥，给 他偷来吃了，便跑进月宫里去变成了兔子。她天天 晚上都在那儿捣药。 一个人要什么长生不老呢?那 不是一件苦事吗?阿朱，譬如天天晚上要叫你去捣 药，捣一个通夜，怕你也不高兴的吧?

朱 女 那我才不高兴呢，晚上睡不好觉，我宁肯死。

**魏太妃** 阿朱，你是听见的，你的父亲把晋鄙捶死了。国王要 追究起来，恐怕你也难免的啦。到了那时候，你打算 怎样?

朱女(稍稍考虑了 一 下)就看国王把我怎样。他要杀我， 就杀我；要不杀，我就活下去。

**魏太妃** 如果要杀你的时候，你害不害怕?

**朱** **女** 我是 一 点也不害怕。他只杀得我 一 次，杀不到我两 . 次。

魏太妃 那很好，我看你平常不大稳重，不那么沉着。人不沉 着，就如像水上的浮萍，空中的败叶，是只好随风逐 浪的。我对你说话的时候，恐怕也不多了，你好生记 着我的话吧。

朱 女 我一定记着的，太妃，我一定记着。(略停)此刻侯姐 姐也走了。今晚上宫里面的跳月，恐怕也跳不成了。 (再停)太妃，要是跳得成的话，我倒想代替侯姐姐跳 “张果老”啦。

**魏太妃** 你代替她也好，要是能够跳得成的话。不过我恐怕

是不能看见你跳了。

**朱** **女** 太妃，你是想睡觉了吗?

**魏太妃** 是的，我的年纪已经老了，我实在有些疲倦了。不过

我还有点舍不得今天晚上的月亮。(仍仰头望月。) **朱** **女** 太妃，你就好像要把月亮吞下去的一样啦。

**魏太妃** (含笑)你说得好。我实在想把那月亮吞下去，想把 那清白的东西吞下去，要使我自己成为月亮那样。

男仆第三次入场，呈仓皇之状。

男 仆 (喘息不定)太妃，不得了，大祸临头了! 魏太妃 什么事?你那样大惊小怪!

男 仆 国王派了兵来把我们包围住了。国王自己也赶来

了，赶到太妃这儿来了。怎么办呢? **魏太妃** 我早就料到他会来的。

朱 女 (着急)太妃，那么我们赶快逃吧。 **魏太妃** 不，逃是不中用的，逃也逃不掉了。

魏王便装佩剑入场，趋至魏太妃前，四卫士随其后， 散立于园内。

魏 王 如姬是到这儿来了的，她到哪里去了? **魏太妃** (镇静地)她刚才回宫里去了。

**魏** **王** 什么,她回宫里去了?怎么没有见人?她同无忌两 个人闹的鬼事，我是断断乎不能容恕的!

**魏太妃** (冷静)是什么事?

**魏** **王** 哼!无忌那个家伙!他公然把晋鄙打死了。任意遣 散了我的兵队，还拐带了八万人跑到赵国去了。真 是无法无天的妖孽!

**魏太妃** 是的，刚才听见从荡阴回来的士兵们这样说过，无忌 实在是太过分了。

**魏** **王** 哼，我真没有想出，竟连我的虎符都会被人偷了去! **魏太妃** 你在找寻虎符吗?

**魏** **王** 我在找寻如姬。我知道一定是那妖精偷了的， 一定

是她。我要把她拿来碎尸万段! **魏太妃** 那你是把她错怪了。

**魏** **王** 错怪了?唬，除她而外，还会有谁?虎符是藏在我自

已的房里的，藏的地方也只有她才知道。

**魏太妃** 你把她错怪了，你藏虎符的地方，我就知道。 **魏** **王** (惊诧)什么?你知道?

**魏太妃** 是呵，我知道。你不是藏在铠甲匣里面的吗? **魏** **王** (愈惊诧)唉?你是怎么知道的?

**魏太妃** (镇静地)我告诉你：我不仅知道，而且是我取了出 来，拿给无忌的。

魏 · 王 (大惊)你在说什么?

**魏太妃** (更平静地)我说，是我从你的房里把晋鄙兵符取了 出来，拿给了无忌的!

魏王怒不可遏，按剑将身体摇摆，想要发作，但又隐 忍 。

**魏太妃** (愈益平静地)无忌走的那天晚上，打二更的时候，我 到过你的房里。我是想要哀求你，多少派点兵给无 忌，免得他去白白送死。但你是喝醉了，如姬也不在 家。后来听说她是到了我这儿来，我这儿的人回答 她说，我睡了，她也就走了。我就在那天晚上，偶然 从你那铠甲匣里面，发现了那半边虎符。我便把它 拿了来。在第二天，在师昭的坟墓上交给了无忌，这 完全是我做的事，如姬是丝毫也不知道的。

魏王愈难遏抑，按剑，以急骤的步武在庭中盘旋，但 仍无言，只是鼻中唬唬作响。

魏太妃 (自语地)这虎符，是魏国的兵符。当你父亲在世时， 我也掌管过。以前你也交给无忌掌管过。我认为， 我也有权取出那虎符来调兵遣将。不过，无忌也做 得太过分了。我只希望他把晋鄙手下的兵调去救 赵，并没有料到他会捶死晋鄙。那样一位能征惯战 的老将，那样一位赤心耿耿的忠臣被人捶死，他实在 做得太过分了。

魏 王 (脱佩剑在手，夺路上阶，未脱其履，直大踏步至室中 魏昭王像前伏地)父亲，你的精灵在冥冥之中应该是 听见了的。太妃所做的事，是怎样干犯了国法的尊 严，并怎样危害了国家的命脉，你在冥冥之中应该知 道得很清楚。做儿子的没有权能来惩治庶母，但我

为了维护国法的尊严，为了保持国家的命脉，我要把 我这把宝剑，暂时借给她，我要请求她自己方便。 (捧剑连叩四头而起，行至魏太妃前。屈膝捧剑授 之)请太妃自己方便!(起身立于室中左侧。)

魏太妃 (受剑)多谢你。(起身向魏昭王像前，伏地，默祷 一 会，起立回向朱女)阿朱，你跟定我来。待我把剑用 毕之后，你好把剑奉还国王。

朱女默默上阶，十分畏缩，随魏太妃入右侧内幔。俄 而幔内有人倒地声，月亮为乌云遮蔽，只余场上灯 光 。

**朱** **女** (自幔中出，捧剑步至魏王前，跪献)启禀大王，太妃 、已经自裁了。

魏 王 (受剑，愤愤地拔剑出半鞘，复纳入之)唬，你们把这 个丫头也给我抓下去!

朱 女 ( 骇倒)大王，大王，请你饶恕我!我是没有过犯的。

魏 王. 唬，你是朱亥的女儿，我要骈诛他的九族!你们来， 抓下去，大辟!(以手比示。)

二卫士一由前阶上，一由左阶上。

朱 女 (连连叩头)大王，大王，请你饶恕我的活命呀，我有

很要紧的事情告诉你。请你饶恕我的活命!

**魏** **王** 有什么要紧的事，你说；你说，你赶快地说!

二卫士在廊上止步之后，复后退数步， 一脚踏于廊 缘，一脚踏于阶上。

朱 女 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把虎符偷了出来的是如姬 夫人，不是太妃。

魏 王 你胡说!你怎么会知道?

朱 女 是如姬夫人刚才自己在这儿告诉太妃的。她说，她

要搭救无忌公子，所以才偷出了虎符。她说，她搭救 了无忌公子，心里很高兴，就死也心甘情愿了。她本 来要回宫里去自首，是太妃阻挡了她，要她逃到赵国 去，逃到信陵公子那里去。太妃说，信陵公子会保护 她。因此她才逃走了。

魏王愈听愈愤恨，咬牙切齿，按剑在手，频频将头左 顾右盼，将身子摇动。朱女见其所陈述发生效力，逐 渐感觉有脱险希望，口齿愈加灵便起来。

魏 王 她是怎么逃走的?你赶快告诉我，你说，你说!

朱 女 太妃叫她先逃到侯生先生那里去，要他想个办法。 魏 王侯生?是那夷门监者侯赢吗?

朱 女 就是他。

魏 王 唬，那个猴子精!他也串在一道蒙蔽我!(向卫士) 你们赶快走两个人去，把如姬同侯赢一道抓来，抓到 这里来对质!

甲 乙

吐 是。(将下。)

魏王转身向外，向前廊走去，站于前廊缘之卫士急退 下庭园，屹立于右侧。

魏 王 你们转来!(立于廊缘。) 卫士甲、乙复转身伫立。

魏 王 我交侯赢看管着的，那个唐雎老头儿，也一道抓来。 (指着廊下觳觖成一团的男仆)顺便把这狗奴才抓出 去，砍了。传达我的命令，把这叛徒家里的人斩尽杀 绝，把这叛徒的住宅一火而焚!但要注意，不准烧了 这间屋子!这间房子，是先王临终的时候宾天的地 方，先王的遗像还挂在这儿。万万不可让火势波及。

还有，要人去通知须贾，太妃的尸首派人来以礼安 葬。下去!

甲

卫士 是，知道了。(由园门下。)

. 乙

魏 王 (指左廊缘之卫士丙)你，不准站在那儿! 卫士丙惶恐，急退下阶屹立。

魏 王 (指挥朱女)你也滚下去，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告诉我! 朱女起立，由左阶下绕至前阶。

**魏** **王** 你说，把你所知道的一切，都向我说，说了我就饶你 的命!

朱 女 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一下子说不完。

**魏** **王** 赶这最近几天的事说，不准你说一句假话。回头我 要让如姬和侯赢来同你对质。如果有了半句假话， 我要把你零割碎剐!

朱 女 我是一点假话也不说的，我造不来假。

魏 王 你说，你赶快说!

朱 女 我记得在平原君夫人回来的那一天，如姬夫人和侯 生先生都到这儿来过。如姬夫人所说过的话最多。 她说：你没有把她当成人，她最恨你，她有时候想要 暗害你。

魏 王 唔，她说过这样的话?

朱 女 是，说过，一点也没有假。我那时候在内房里为太妃 收拾衣箱，如姬夫人说了那句话的时候，太妃还把我 叫了出来，叮嘱了两次，问我听见她们的话没有，又 叫我不准把这家里的话向外说。这些都是事实。

魏 王 唔，你再说下去。

朱 女 那天如姬夫人又还说过： 魏国这十几年来不见刀兵

·194·



是全靠信陵公子的力量。她又说：你害怕信陵公子， 你嫉妒信陵公子的才能，所以这几年来你不信任信 陵公子。你怕他篡你的王位。

**魏** **王** 她说过这样的话，唔?

朱 女 一点也没有假。她还说到你有一次同信陵公子两个 人在宫里下棋，外面有人来报：赵国的国王带领大兵 来攻打我们来了。 ……

**魏** **王** 不要扯得那么远!你拣最近的说!

**朱** **女** 是。她还说过：像你这样的人绝对不会有好的种子， 要替你生儿育女，她都是不高兴的。

魏 王 (突然发怒)唬，你不准再说!我受不了，受不了! (急骤下阶，像槛内猛兽一样，在园中盘旋，有间，复 伫立，自语)夷门离这儿很近，那两个家伙去了这一 半天还不见回来!(又向朱女)你哑了吗?怎么不再 讲!

朱 女 请允许我再讲吧。我记得信陵公子走的那一天，是 五天前的晚上，太妃因为气闷，睡得很早。我在打二 更的时候，到夷门外去望月。 一出城门就碰着一位 女人，身上穿着黑衣，脸上蒙着黑纱，匆匆忙忙地便 走进城来了。我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如姬夫人。停 一会，我的父亲，他明明是跟着信陵公子动了身的， 不想出突然由城门洞里出来唬喝了一声，我便跑回 来了。我看那天晚上，如姬夫人是在夷门外和信陵 公子幽会过的。

**魏** **王** (开始盘旋)好，你再讲!(各自盘旋。)

朱 女 第二天，在那坟山上，我也亲眼看见，侯生先生拿了 一小包东西给信陵公子。他说是如姬夫人托他转交

的。信陵公子接过手去，打开来一看，- 我也看见 那是不到三寸长的半边铜老虎儿。他高兴得不得 了，在那儿叫，在那儿打拱作揖。他叫着：“如姬夫人 呀，我感激你，你把我救了，你把邯郸救了，你把中原 救了!”我是奉着太妃的命令去请他们的。他们一看 见我就大吃一惊，我那时还不晓得那半边小铜老虎 是做什么用的。那就是虎符吗? ……

**魏** **王** (不应，仍在盘旋。有间)你怎么又不讲了?

**朱** **女** 要再讲那就只有刚才如姬夫人在这儿讲过的那些 话。虎符是她偷来的，是她偷来搭救信陵公子的。 她说她很高兴，救了信陵公子要算是做了一件顶满 意的事。她是不怕死的，她心甘情愿为信陵公子死。 此时舞台左翼已冒出火光，卫士甲、乙匆匆上。

**卫士甲** 启禀大王，命令都传达到了。我们是分头去做的，我

去传达命令，(指卫士乙)他到夷门去拿人。

**魏** **王** 你传达了些什么命令，说一遍给我听!

**卫士甲** 第一道命令，信陵君家里人斩尽杀绝。现在已经在

外边搜杀了。 **魏** **王** 第二呢?

**卫士甲** 第二道命令：信陵君的住宅，一火而焚，现在已经在

四处放火了。 **魏** **王** 还有!

**卫士甲** 第三道命令：太妃的尸体以礼安葬，遗宅不准火势波

及。回头须贾大夫就要派人来处理了。

**魏** **王** 唔，差不多。(回头向卫士乙)你逮的人怎样?

**卫士乙** 我开始跑到夷门去，到了监门的家里，看见侯赢已经 自刎了，只剩下一把宝剑和一架尸首横在那里。

魏 朱 魏 朱

魏 王 卫士乙 魏 王 卫士乙 魏 王

**卫士乙**

**魏** **王** **卫士乙**

**魏** **王** **卫士乙**

魏 王

甲 乙王 女 王 女

卫士

唐雎老头子呢?

跳进井里淹死了。

淹死了?还有!

如姬夫人却不见人。 她跑到哪儿去了? 没有人知道。

鬼东西!你们在干什么的?

我跑到宫里去问过，宫里也没有人。 没有人怎么不找?

我报告了大夫须贾。要急于回来禀报，所以我就同 他(指卫士甲)一道回来了。

哼，让她跑掉了还成话!你们再去传出我的命令，要 加紧去找，就是把东海的水抽干，都要把她找回来。

(同时)是。(将下。)

等着。(指朱女，故意亲切地)你们把这位姑娘给我 扶出去!

(呈喜色，屈膝)大王，我感谢你的宏恩。 (厉声，比手势)斩首示众!

(惊愕)啊呀呀!我的爹呀!你害了我呵!爹呵!



卫士甲、乙拥朱女而下。

—幕下

**第** **五** **幕** **第** **一** **景**

如姬父之墓，与第三幕同。满月一轮现于天空， 光辉如昼。右后隅大梁城远景之上冒出火光。(此 为火烧信陵君邸之表示；火光须渐次减弱，至中场将 近时熄灭。)

如姬、侯女与唐雎由右后隅入场。如姬头上蒙 一黑纱，手挽侯女。侯女已改换贫家装束，头上亦结 一蓝巾，两手各执一竹梆，背负行囊，时时掩泣。唐 雎右手持杖，左手执一白色相士招帜，其上两面画有 人面图，面上朱色星点棋布，一面男像，一面女像。

如 姬 妹妹，你别再哭了。你还要振作精神，提出勇气来才 好。

**侯** **女** 君夫人 ……

**如** **姬** 你也别要再这样称呼我，你就叫我姐姐吧。 **侯** **女** 我总不明白，爹爹为什么一定要死。

如 姬 真的，我也不大明白。太妃本来是要我们来向他请 教，要他教我怎么逃走的。没想出他反而先死了。

唐 雎 我本来也劝过他，和他一道往邯郸去。不过他说，他 身体不好，经不起长途的跋涉。他又说：他曾经向信

陵公子说过，只要一听到晋鄙将军被捶死的消息，他 就要以一死来谢魏国。现在晋鄙将军是被捶死了， 所以他不得不死。

**如** **姬** 他怕没有料到我们会来找他的吧?

**唐** **雎** 是，他和我都没有料到。我们以为太妃和如姬夫人， 还有侯女儿和朱女儿都是难免的。

三人已行至墓阶前，回头望大梁远景。 如 姬 火燃得那么厉害。

侯 女 (复掩泣)太妃和朱妹妹不知道怎么样了。

如 姬 还有什么疑问呢?一定是死了。(亦凄然欲泣。) 唐 雎 不，我看魏太妃是不会死的。

**侯** **女** 国王不是说要斩尽杀绝吗?

**唐** **雎** 是，国王是一定要斩尽杀绝的，可他也斩不尽，杀不 绝 。

侯女太妃会逃出来吗?

唐 雎 不，她也不会逃。

侯 女 那么,她怎么会不死?

唐 雎 她是不会死的，永远不会死的。你的父亲也没有死， 你不要以为他是死了。

侯 女 (有所悟)哦，是。我要和我父亲一样，我不想到邯郸

去 了 。

唐 雎 那却没意思。你还小，应该做的事还很多。老实说 我是看见你们来了，才放下了走的决心。我要把你 们送到邯郸去。不是你们来了，我这架老骨头也都 想趁早休息的。

如 姬 唐雎先生，多谢你。不过，我和侯妹妹的情况又不 同。侯妹妹非走不可，我的情况就还值得考虑。

**侯** **女** 君夫人，假使你不去，那我也不去。

**如** **姬** 侯妹妹你不能那样说。我们的情况不同。你去有去 的道理，我不去也有不去的道理。不过我还是在考 虑，还得深深地考虑。

唐 雎 是的，去有去的道理，不去也有不去的道理，多多考 虑一下也好。侯女儿，我陪你到你母亲的坟上去辞 行，就让君夫人在这边静静地考虑吧。是的，我还得 向我的老友辞行啦。(说毕，将招帜与杖倚于墓栏， 向墓深深垂拱致敬)师昭老友，我今晚就要离开大 梁，我的这一付老骨头只好永远埋葬在异乡了。我 特地来向你辞行。请你在冥冥之中帮助我，让我把 君夫人和侯女儿引到安全的地方去。(祝毕，俯首沉 默有间。)

如姬与侯女亦同时向墓垂拱俯首沉默。 唐 雎 好了，侯女儿，我们就走到那边去。

**侯** **女**(仍掩泣)君夫人，就请你在这儿等我，我去去就来。 **如** **姬** (亦颇伤感)好，你们请去吧。我不陪你们了，我想在

这儿一个人再深深地考虑一下。

唐 雎 好，回头再见。(执杖和招帜在手。)

如 姬 唐雎先生，你那招帜就放在这儿不方便些吗?

唐 雎 不，我多谢你。我们转来的时候，我要叫侯女儿敲着

梆子转来，也好使你知道是我们来了，免得吃惊。 如 姬 唐先生，你考虑得真是周到。

唐 雎 好，那我们就走吧。(先行，向左后隅走去。) 侯 女 君夫人，你一定要等我，我回头就来。

如 姬 你请放心。

侯女依依难舍地随唐雎下。

如 姬 (目送移时，回头徐徐向墓道走去，上阶，见墓台上布 满落叶，日前所供之桂花，亦已凋谢，顺手先将桂枝 拔去，弃于栏后。无心之间却于栏后发现前日侯赢 所遗之竹帚，遂隔栏取上，在墓前打扫。扫毕，放还 原处，行至墓前跪拜。拜毕，向墓诉说)爹爹，一切事 情，你应该都是知道的，我用不着向你诉说，但我还 是想向你诉说。因为我有好些话，除对你而外，是没 有方法说出的呀。

我一生一世有一个最大的悲哀，那就是我没有 看见过我自己的母亲。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母亲 早死，还是有了别的原故，爹爹，你从来也不曾向我 说 过 。

不过，我也并没有感受过没有母亲的痛苦。爹 爹，你是一个人把严父慈母的责任都尽了的。你抚 养我，你教育我，全靠你的一手一足把我培植成了一 个人。我是怎样感激你，怎样才可以报答你呢?

但我丝毫也没有尽到孝道，你便被奸人谋害了。 拖延了三年，我都没有把奸人找出，没有早一天报复 这不共戴天之仇，我又是怎样的不孝呵!

幸亏那信陵君，他却替我寻出了那个奸人，替我 把这杀父的冤仇报了。这恩，是多么的大，多么的深 呀 。

爹爹，如果你不是一个好人，别人杀了你，我也 不会怎样的伤心。因为我的心是被你教育成为了知 道善恶的心，你是一位好人，而谋害你的又是出于经 过你熏陶的弟子，这样不义的人能够生在世间，逃脱 法网，世间上还会有公道存在吗?

信陵君，他就是维持公道和正义的人。我接触 了他的光辉才增加了我做人的勇气。爹爹，你是知 道的，我敬仰他。他是幸福的人，他有很好的母亲。 他的母亲，魏太妃，那又是怎样贤明的一位母亲呀。 她爱我，她爱我如同她的女儿一样。我可不知道，她 现在的情形是怎样了。爹爹，你应该是知道的，你怎 么不告诉我，不肯答应我一声呢?

爹爹，你是知道的。太妃要我逃走，要我逃到邯 郸去找信陵公子。她说：他一定能够保护我。我也 实在是想去呀，我是怎样的渴想着再能够见他一面 呀!他那磊磊落落的宽厚的态度，的确是做人的一 个模范。我也知道，他一定能够保护我，能够体谅 我，但我能够去吗?能够到他那儿去吗?我知道，那 是不能够的。怎么也不能够。

他是太阳，万一我要走近了他的身边，我就会焦 死。我会要遮掩了他的光。我只好是一颗小小的星 星，躲在阴暗的夜里，远远的把他望着。

我如果到了他那儿，我知道，别人会以为我们是 为了儿女的私情才做出了那种种的举动。他那舍生 取义的精神，他那悲天悯人的志趣，他那神机妙算的 智谋，他那赴汤蹈火的勇气，那是多么美好的，多么 有光辉的呀!但我一去便要给他蒙上了污秽。

我去，他是能够体谅我，他一定能够体谅我。但 是别人能够体谅吗?天下后世的人能够体谅吗?要 使天下后世的人不要对于他有丝毫的误会，这是我 对于他应该尽的责任。

不，我知道我是不能去的。我绝对不能去。我

要留在这儿，永远留在这儿。我也并不怕死。死有 什么?一个人生在世上再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和希望 的时候，死不是最甜蜜的吗?

爹爹，你知道，我是早就没有什么乐趣的人。宫 廷的生活在我看来只是牢狱，我不想生儿育女，我也 决不愿意为那暴戾的人留下罪孽的种子。我还有什 么任务留在这世上呢?

是的，我知道，死便是我的任务!我得把这项任务完 成，来报答你，来报答他，我们父女的恩人。我要完 成这项任务，我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不要假手 于人，我不要那暴戾的人在这项任务上来帮助我。

侯生先生就是绝好的榜样啦。爹爹，你的老友， 侯生先生他是自杀了。他本来是可以逃走的。唐雎 先生都决定逃走了。唐雎先生假装着跳井死了，此 刻要带着侯妹妹，侯先生的女儿， 一同逃往邯郸去。 但是，侯生先生他却不肯逃走。他要向天下后世的 人表示：信陵君的朋友就是这样的人，有担当，有勇 气，有智谋，有良心，而且不怕死。是的，我也是信陵 君的一位朋友啦!我是一定要完成这项任务的， 一 定要凭自己的力量来完成这项任务。 ……

在表白中后隅有郴子声。侯女、唐雎由左后隅 再入场。侯女手敲竹梆前行。唐雎随后右手执杖， 左手持相士招帜。

**侯** **女** (行至台阶前)如姬夫人 ……

**如** **姬** (起立)啊，妹妹，你还是这样叫我，我恳求你，请你喊 我姐姐吧。

侯 女 好，姐姐，我已经向我母亲告了别。

如姬(走下坟台)那很好。(向唐雎)唐雎先生，你转来了。 唐 雎 是，我们转来了。你的主意打定了吗?

如 姬 打定了。

唐 雎 你怎样?是不是跟着我们一道去?

如 姬 不，唐雎先生，我决定留在这儿。我要永远留在这 儿 。

侯 女 姐姐，你为什么?你留在这儿是很危险的!国王一 定要杀你啦!

**如** **姬** 不要紧的，我不怕他。

侯 女 他一定要杀你的，你跟着我们一道到邯郸去吧!千 万请求你啦，姐姐!(挽着如姬。)

如 姬 不，妹妹，你不要替我担心。我是不怕他的。你好好 同唐雎先生一道去，趁着天还没有亮，你们赶快动

身。迟了，就走不掉了。 唐雎是的，迟了是不好走的。

侯 女 不，我一定要姐姐同我们一道去。太妃吩咐过我，要 我永远跟着你。-

如 姬 只要你不忘记我，那就算是永远跟着我了。妹妹，你

赶快同唐雎先生一道走，不要迟疑。 侯 女 你到底打算怎样呢?

如 姬 你不要问我。我也有我顶好的办法，你请安心去吧。 唐 雎 是，去有去的办法，留也有留的办法，都是很好的。

侯 女 那么,我也要留在这儿。

如 姬 那可不好，你是不能留在这儿的。你应该去跟着信 陵公子，尽你应尽的任务。你平常不是说过，你愿意 当女兵吗?你愿意同男子一样做些有意义的事吗? 那边有女兵好当，也有很多有意义的事让你去做。

侯 女 你又为什么不去呢? 如 姬 我有我不去的道理啦。 侯 女 是什么道理?

如 姬 妹妹，你此刻不要问，你将来就会知道的。你快快同 唐雎先生一道动身，迟了是危险的。你很危险，连唐 雎先生也要被你耽误。

侯 女 啊，我怎么办呢?

唐 雎 (向侯女)孙女儿——我以后就这样叫你了，你要听 你姐姐的话，也要听我的话。我看，你是应该去，你 姐姐是应该留。去有去的道理，留也有留的道理，不 过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了。

如 姬 是，是应该赶快动身。妹妹，你不要再迟疑。你到了 邯郸，见了信陵公子的时候，说我祝福他。还要请他

不要耽心，我留在这儿不会受委屈的。 侯 女 太妃不知道怎么样了?

如 姬 太妃，我相信也是不会受委屈的。反正我们这儿离 邯郸不远，等你们到了那边的时候，我们的消息也就 会传到了。请你放心去吧，不要迟疑。

侯 女 (欲泣的神气)那么,姐姐，我就听你的话!(一纳头 跪地，拥抱如姬之膝以示告别。)

如 姬 (扶之起立)我祝你一路平安。 侯女无言起立，仍依依难舍。

唐 雎 (向如姬)那么,如姬夫人，我也祝你一路平安。 侯 女 (带喜色向唐雎)姐姐也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唐 雎 ；是的，你姐姐也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和我们的路 道不同，不过我们是要会面的。我很知道，我们实在 是向着一个方向在走。

侯 女 那我很高兴，我希望我们能够在邯郸会面。 如 姬 是，我也很希望。

唐 雎 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如姬夫人，再见。(拱手揖 别。)

如 姬 (亦揖别)再见。

侯 女 ：姐姐，那我就走了。 如 姬 祝你 一 路平安。

侯女复敲竹梆，导唐雎由右前方下。侯女频频回顾 如姬，犹有依依不舍之恋。如此者有间。

如 姬 (自语)是的，我也要走了。走到那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但我却有点放心不下，我不知道太妃是怎样了。 唉，我是怎样的希望，能够飞回城去，和她再见一面 呀!(向大梁城回望)哦，城头上的火光也熄掉了。 我们出城的时候，听见人说，那暴戾的人要把信陵公 子的家人斩尽杀绝，要把信陵公子的住宅一火而焚， 太妃此刻怕已经都化成了灰了。我为什么怕他，要 逃到这儿来呢?我为什么不让他把我剁成泥，烧成 灰，向天空中吹播呢?我为什么不留着同太妃一道 遭难呢?啊，我依然是一个怯弱的人呀!

是的，我想回去，我要回去再看太妃一眼。即使 她是已经烧死了，我要看见了她的灰，我也才瞑目。 我要回去，我非回去不可。(回顾父墓)爹爹，你是知 道的，太妃把我当成女儿一样看待，我不知道她的生 死存亡，我实在是死也不能瞑目。你让我暂时回去 一下，再到你跟前来吧。(将行，却又停步。)

不，我不能回去。我还得完成我最后做人的任 务，我不能够让那暴戾的人来帮助我。太妃，她已经

给了我一件很可宝贵的东西。(从怀中取出匕首来) 这会帮助我自己的解放!任你暴戾的人怎样束缚 我，限制我，虐待我，把我当成你的马儿，当成你的玩 具，但在这最后的一瞬间你却不能把我拘束了。

(对匕首)啊，你灵妙的匕首!你是我的解放者。 人把你制造出来，创造了死；人把你制造出来，也创 造了生。你，死的创造者!太妃把你给了我，我是很 感激她，也是很感激你的。此刻由你所创造出来的 死，便是有意义的生。我知道，如果我把你用在那暴 戾者的身上，那是把生路给予了多数的人；如果我把 你用在我自己的身上，那是把生路给予了我自己。 我是要活下去的，永远自由自在地活下去。我不能 够死在那暴戾者的手里，我不能够奴颜婢膝地永远 死陷在那暴戾者的手里。

(复昂头向大梁回望)哦，你，你暴戾者呀!你不肯把 人当成人，你把一切的人都当成了你的马儿，你的工 具。你把死的威胁来恐吓一切的人，你要使一切的 人都变成没人性的你的奴隶牛马，你的摆设玩器，我 现在要把人的尊严指示给你了。你所制造出来的死 是不足以威胁人的呀!死倒成为了我们的朋友，成 为了我们的创造品的时候，你的威权也就一切都完 结了。暴戾者呀!你要知道，人是能够自行创造死 的，这是人的尊严，这也是我的尊严。我此刻要把这 种尊严指示给你啦!

(忽生警觉)啊，有人在喊叫，有人的脚步声，怕是追 我来了。但我在这最后的一瞬间，却还想见见人的 面孔，听听人的声音。人，始终是可爱的。(以急骤

的步武登上坟台，了望)啊，来了，来了，左右两面都 有人来了。有的打着灯笼，有的打着火把。男的、女 的、老的、少的，有不少的人啦。他们的确是来追我 的。我要向他们喊出。(大声喊出)你们是谁?你们 在找寻什么?

群 众 (内声)我们在找寻如姬夫人啦!!

如 姬 (将匕首藏入怀中)我就是，我就是如姬夫人，我在这 儿呀!!

群 众 (内声)哦，有人喽，有人喽!如姬夫人找着喽，找着 喽!

舞台前部左右两侧同时有群众登场，左为女人群，有 第二幕之妪甲、妪乙在其中；右为男人群，叟甲、叟乙 在其中。

如 姬 你们是奉了命令来找寻我的吗? 妪 甲 我们是自己来的。

叟 甲 国王已经下了命令，在全城搜查你啦! 叟 乙往邯郸去的路上也派了人去追!

妪 乙 国王很生气，要想伤害你。

如 姬 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他要找我，他现在把我恨入骨 髓。不过，我也不怕他了，他现在也把我无可奈何 了 。

妪 乙 我们很关心你。

妪 甲 我们很想把你藏起来。

叟 甲 你平常是很关心我们老百姓的啦。

叟 乙 就和信陵公子一样，你是最关心我们的。 妪 甲 我们都是受了你的恩。

妪 乙 我们怎么样都想把你藏起来。

叟 乙 就是弄得家丧人亡，妻离子散 …… 叟 甲 我们都不怕。

如 姬 多谢你们。我自己也是晓得躲藏的，要藏在他怎么 也找不回去的地方。你们知不知道太妃的消息?

叟 甲 太妃吗?已经赐剑自裁喽。 如 姬 (惊愕)什么?你说什么?

叟 乙 国王已经拿宝剑给她，让她自杀了。

如姬切齿无言。

妪 甲 太妃才叫好呢。国王说你偷了虎符，太妃却是说：虎 符是她偷的，和你没有关系。

如 姬 (出自意外，一分凄绝地)太妃是那样说的?

妪 乙 可不是!可是那位大个子朱亥的女儿就太不好了。 等太妃死了，却一口咬定是你，把你说过的或许没有 说过的话通同向国王表白了一遍。因此国王气上加 气，命人四处找你，还说就把东海的水抽干，都要把

你找到呢。

如 姬 (于十分凄绝中向大梁城远景凝目， 一会之后，忽然 号出笑空)哦大妃从那儿来了!(向大梁城指出。

主 出

城头现出魏大妃的幻影。人众均向所指方向凝视

*城* *为*

*之。*

如 姬 太妃，我能够再见你，我是多么高兴呵!请你等我， 我一定要到你那儿来的。(抽出匕首，于群众凝视 中，刺胸倒地。幻影消失。)

群众闻倒地声，均回顾，见如姬情景，妪甲与妪乙抢 上坟台，扶起之。如姬已奄奄待毙。

妪 甲 (惊叫)啊，不得了，如姬夫人自杀了。

妪 乙 你们还有方法搭救吗?还有方法搭救吗?

群众均惊愕动摇，不知所措。叟甲与叟乙奔至台阶， 但未即上。

叟 甲 刀伤在什么地方? 妪 乙 刺穿了胸膛啦!

叟 乙 那还有什么救呢!

如姬(在妪甲、乙扶持中)我很高兴。你们看，(指向和大 梁城相反的 一 面)信陵君也从那边来了。

空中现出信陵君的幻影，人众向所指方向凝视。

如 姬 啊，公子无忌……我祝你为人民保重……永远地 ……保重 …… (气绝。)

幻影消失，群众均俯首示哀。舞台转暗。

**第** **二** **景**

舞台转明。月巳隐没，天空现出晨曦。

台之正中已垒起一座高坟，其上满布香花。

群众俯首环坟而立，中有执乐器者，复有于竹篮 中满贮香花挂于肘上者。

沉黑有间，群众中一执鼓者，适立于坟前，忽击 鼓三下，于是乐器齐鸣，歌声合唱，提花篮者以手掷 花于坟上，环墓而行。

晨光渐渐强烈，终于大放光明。

群 众 ( 合 唱 ) 信 陵 公 子 ， 如姬夫人，

耿烈呀太阳， 皎洁呀太阴。

铁锤 一 击，

匕首三寸，

舍生而取义， 杀身以成仁。 生者不死，

死者永生，

该做就快做， 把人当成人。

千秋并耀， · 万古流芬，

大公啊无私， 仁至呀义尽。

**—** **—** **在歌声返复中幕下**